

萬花鏡

著 廬 蹇



版社會式株書圖民國

萬花鏡序

自從「三星黨」及「劍血忠魂」問世以後，寒廬先生的聲譽，立刻傳遍了遐邇。一鳴驚人，後來居上，不但爲滿洲大衆小說界放一異彩，而高山流水，曲多合衆，作者亦堪自慰。

因此，寒廬先生爲應出版界的要求，爲酬愛讀者的雅意，在超速度的工作下，又完成了這部「萬花鏡」。豐富的體驗，流利的文筆，再加上興奮的熱情，本書的內容，比較前兩部如何，當然不問可知。

「萬花鏡」不但是一部偵探小說，並且充分描寫着社會的情況，人與人之間，物與物之間，鉤心鬪角，爭強奪勝，諸色諸相，諸情諸景，無不活現於「萬花鏡」上。是使讀者目瞪口呆，恍然有悟，於消閒助興之外，更增加了不少涉世知識。

尤當提及者，本書的主旨，完全依據東方固有的道德，從事於砥風勵俗，懲惡揚善，灌輸處世知識，鼓舞國民意氣，在社會教化上，亦有其相當的價值。至於，故事的生動，文筆的流利，情節的離奇，穿插的微妙，那更是作者的餘技。

出書不多，開卷有益，既請速讀，更希速覽！

——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輯部●

偵探
小說

萬花鏡
上卷

寒
風
書

是一個春光明媚的節令。北京京師警察廳偵探長李智，坐在他的辦公室內；面前辦公桌上，堆着十餘份新聞紙。李智手拿一張晨報；抬起頭來，向他對面坐着的偵緝隊長王用勤，指點着一段新聞，說道：「王老弟請看這一段新聞！這萬花鏡三個字，還是初次見於新聞紙；這一小段新聞，雖然無關重要；但社會上閱讀的人們，却是初見；難免要作種々の解釋和猜測；又不知將編出多少五花八門的笑話來。」說罷便將報紙遞給王用勤。

王用勤接過報紙；略一屬目，便放在一邊，笑道：「無聊得很。一羣纨绔子弟，爛木頭滾在一處；拿着他們父母辛苦所積的金錢，揮霍造孽，玩弄女性。同時又有一些跟着金錢跑，而出賣靈魂的下流女人，自己甘願供他們玩弄。正是買金的遇着了賣金的，各得其宜。這雖然是一種風紀問題；但不過於妓館小班的花姑娘們，減少一點收入；與社會和地方，是沒有

甚麼影響。我以為新聞紙上登載這一段，是浪費筆墨，根本就沒有登載的價值！說罷將報紙送還李智，向李智一笑。

李智將頭一搖，笑了一聲，然後說道：「老弟你所說的，雖然也有理由；却是太庸淺了。你應當將現在社會的動向，與這件事混合着思索，那樣才對。假若在三年以前；發生這種——周喻打黃蓋；顧打顧揀——的趣劇。那麼你的這個理論，纔是對的。因為這些執袴子弟們，只知道享樂；既想胡鬧，而又膽小；充其量也不過作成幾件——和誘的姦非罪——而已。現在的社會，却大非昔比。當這女權膨脹，女子解放運動，達到最高潮的時代；一班智識階級的女性，都要跑到社會上；爭先恐後的要作新時代女性的先覺者。一方面先求得經濟獨立，做一個職業線上的新女性。一方面實行社交公開；第一步當然是到交際場中，和社會的人們接觸。這一般新女性，可以說全數是有資產的小姐。貧寒小戶的女人，她們根本就不敢思想解放。因為經濟獨立與她們的生活是有危險的。還不如倚賴着父兄或丈夫；每日作些本分的家庭工作，而博取兩頓窩窩頭吃，較有把握。有資產的新女性們，自然與出賣靈魂的她們不同；她們是拜金主義；並不選擇對方的才，貌，誰有錢便可供誰玩弄。新女性們恃着她的金

錢和才色，定然要嚴格的選擇對象。由於多數男人之追求，而衍成女性玩弄男人，也未可知。萬花鏡這些老牌子的執袴子弟們，必不足以當新女性的青眼。但是由於這些新女性的財色所吸引；像上海所白黨那一類的入們，難保不出現於北京。他們利用執袴兒的金錢，而加入萬花鏡雙方合作；施展他熟慣的拆白手段。新女性們便有被視為是一隻馴順的山羊；或是一隻活爨的松鼠；而遭獵取的危險了。那末這個無聊的萬花鏡之動向，我們豈可毫不注意？」他說罷還是微笑着。

王用勤在聽李智談話時，並不插言；但頻頻的點頭以表示他同意。直待他說完了，還是低着頭默然不語。過了五七分鐘的時間，他才自恨的將大腿一拍，說道：「真正該死！萬花鏡中的一些寶貨，我從前聽着一個人對我說過，彼時因為他們是無聊，我毫未放在心上，現在連對我說話的人是誰，我都想不起來了。一個人也不知道，從何處入手注意他們？」說罷面現焦急之狀。

李智見了，便鼓掌大笑。

王用勤驚愕的望着李智的臉面，不知他因何發笑。

李智笑了一回，才徐徐的微笑着，說道：「老弟！你這種性情，幾時能改？他們又不是真個的作出犯法之事，需要偵察逮捕。我所說的，不過理論上的猜測；實際上能不能那樣，還不一定；你何必着急！從此以後，加以注意，還不遲晚。別發這種無用的急了！走吧，咱們到新世界去逛吧。」說罷又向用勤一笑。

王用勤也赧然的嘆嘯一聲笑起來。站起身將想要去換件衣服，去逛新世界，忽聽桌上電話鈴響；李智伸手拿起耳機，說道：「我是偵探長，你那兒！……西單牌樓燕京旅社四十號……死因不明，好，我馬上就去。」掛上耳機笑道：「一日偷閒，都不可得。咱們別瞧活人去了；瞧死人去吧。是一個少女死在旅社裏；致死的原因，還不知道；你若真喜歡去看，即可就走！」

二十分鐘後，李王二人來至燕京大旅社；該管的署長和派出所的巡官及二名警士，都立在旅社門前。彼此互行敬禮後；署長便笑道：「這件案子，我們是毫無所知；報告您也沒用。我們聞信趕來，便將現場嚴加保存；等候您來察看；死者的一切，您直接問旅社的人們吧。」

李智點頭笑着說了兩個好，便走進旅社門內。見是一所兩層的四面樓房；樓上樓下房間很多。旅社經理在前引導着，走至樓上的西北角。這裏也有一名警士監視着，一些人都立住脚不往前走；經理手指着極西端的一個房間。顫聲說道：「就在那屋」

李智極和霽的向署長說道：「諸位少待片時，兄弟兩個先進去看看」說罷便同王用勳向前走，留心屋外的情形。見這房間外面很黑暗，雖然有個窗，却被胡仙堂完全遮住，門還閉着。李王二人推門走入屋內，見房內並不黑暗。是由西窗透入的光線，這外間是待客室，裏間臥室的門虛掩着。二人走進臥室；見北牆也有一扇窗，電燈還在燃着；屋中光線也很充足，靠西牆一張網絲床上垂着白羊布幔帳，床前地板上放着一雙绣花女人拖鞋。李智將幔帳揭起，掛在帳鉤上。見床上躺着一個少女，面龐兒生得很爲秀美；雖然戴着雙眉，滿面表現着哀怨神情；掛着兩條淚痕，仍不損其嬌麗。一條黑亮的髮辮，壓在自己的身下。身穿一件天青色湖縐袂袍，二藍春紗散脚袂褲，蛋青色的絲襪。忙俯下身去檢看眼皮，眼珠已定，早死多時了。見她右手還握着一條手帕；李智由她手中抽出來；見片片淚痕，手帕還濕着。這使李王二人不無同情，便同時各自發出一聲嗟嘆。

李智覺得這條手帕有異，便舒展開細看。見手帕絲質極佳上，面畫着花鳥，十分生動，似出名筆，絕非市上販賣品。在角上畫着一個不規則的正多角形的紅圈線；圈內畫着一隻手，用楔指食指中指，三個手指捻着一枝花。此外別無可異。

李智曉得這條手帕是有關係的，便揣入衣袋內。再看她的床裏面，折疊着三床絲面棉被；只有一個鴨絨枕，枕在死者的頭下。掀開牀幃向牀下看，只在一邊擺着三雙高跟鞋，別無他物。放下床幃；將折疊的棉被抖開看時，見由被內落下一個香牛皮的小提包；打開看時，裏面除了精巧的化妝用具一套之外，還有一疊銀票；數了數是三百二十五圓。又由皮包內得名刺十餘枚；上面印着（新女性共進會會員，趙玉英）字樣；此外並無他物。再將第二牀棉被抖開看時，由裏面落下一個紙盒，及一個小瓶，與兩張仿單；一看就知道這是安眠藥片的外裝；盒口的封緘紙並未折污，瓶塞兒也是未經多次啓閉的痕跡，瓶內的藥片却只剩了五片；瓶塞兒也未蓋嚴。

李智嘆息着，和王用勤說道：『這位趙女士是決心不活了。她服下去一瓶安眠藥片，便是發見的早，也決難救活；想必她在服藥片時，還有五片未服，突然有人進來；她惟恐來人瞧

見，急遽的將藥盒藥瓶連仿單，一齊塞入折疊的棉被裏面。這瓶藥想必是昨天臨時才買的。看此情形，必不是蓄意已久的自殺，這是突然而起的自殺念頭，便匆遽的實行了。」

王用勳點點頭；便將三牀棉被抖開；見並無異狀；便將三牀被仍舊折疊放在原處。

同時李智便將室內的表面察看一遍。然後喊旅社的經理和服役這房間的茶房，二人進來。

李智手指着衣櫥，問道：「這衣櫥的鑰匙在那兒？」

那茶房戰々競々的走到床邊；掀起死者身下的褥角；取出一條細繩，拴着兩枚鑰匙；轉身遞給李智。

李智將衣櫥開了，見裏面掛着四件衣服，別無他物。又將衣櫥內抽屜的鎖開了；見抽屜內放着一個氣枕；氣枕下面是一雙男人用的拖鞋。拿起氣枕用口一吹，立時脹起來，並不洩氣；氣枕外層的白布枕套，已竟被頭髮上的油質汚了。一服特異的香味刺入鼻內——這香味與死者頭上的髮油香味，迥然不同；大概是男人分髮用的髮臘氣味——再看那雙拖鞋；還是新的。一般，似用的時間很少。除此之外，抽屜內並無他物。檢查掛着的衣服，也無可異之處。又

到靠東墻放着的八仙桌旁邊；將桌子抽屜拉開，見裏面亂扔着幾個小紙包兒；打開紙包兒，

見是茶葉，白糖，糖菓，殘餘的點心等物。再看另一個抽屜內，却比較着齊整一點；信紙，信封，綿紙，銅墨盒，水筆，漿糊瓶等物，都有秩序的放在裏邊。將信紙細看，連一個字也沒寫。查看已遍；並不見信件及別人的照片名刺等類物件。

李智和王用勤在八仙桌兩邊坐下。請署長也到屋中來，一同聽取旅社執事人的報告。

旅社的經理拿着一本店簿，走過來放在桌子上；打開店簿，用手指着說道：「這位錢女士是去年十二月租的這間房子；論月租的，先交了兩個月的房租。並不是每天在此處睡；一個月只有十數夜睡在這兒；白天也不長在這兒，也許來了待一會兒就走，也許待半日又出去——時間也沒有一定，早晚不定何時。她也沒有男女朋友來訪；也沒見她和別人一同出入；並不欠柜上的房租；對待我們柜上的人們，是很有禮貌的；化錢也大方，並不刻吝；柜上所知道的，就是這一點兒；詳細情形，請您問茶房老李」說罷行禮退在旁邊。

李智便向店簿細看；見寫着錢子文，年二十歲，通縣人，到北京在美國人馬博士家，補習英文和數學；十二月十二日來店居住。看罷點々頭；便叫茶房。

見那茶房老李，年約四十歲；面上帶惶懼的神色；像貌和眼睛，顯露着奸狡的形狀。聽得

叫他；他慢的走過來，行了一個八十度的鞠躬禮；滿臉賠笑的說道：「老爺！您二位要問我甚麼話，就請您問吧」說罷又勉強的笑了一笑。

李智很和藹的向他說道：「這女客死在你們店內，按理說你們櫃上是脫不了干係的；你是伺候這房間的茶房，干係自然更重一些。現在我告訴你們，不要驚惶；我已判斷明白了；她是服安眠藥片而自殺的；與你們並沒有多大的干係。但是你們必須將你們所知道的，關於死者之事；一個字也不可隱瞞，詳細報告我；我好明白她為甚麼要自殺。她自殺的原因不明，你們的干係是脫不掉的！千萬不要迴避責任，隱瞞事實，而向我作不誠實的報告；以為「一問三不知，神仙怪不的」你們若那樣作；那就是往自己的身上，兜攬殺人的嫌疑！你聽明白了？將你所知道的，詳細報告我吧！」

茶房老李陪着笑說道：「是。是。您哪。北京城不論大人小孩兒，誰不知道偵探長愛民如子；遇事給商民摘落，恩典沒罪的人，不叫受牽連。甚麼事經您的眼睛一看就透，您睡着都比我們醒着明白；誰敢和您說謊！並且也得分一分是甚麼事；我的老爺子，這人命關天的事，也敢說謊？我們經理平常就語遲咀笨；這一攤事越着急越不會說話了。本來他坐在櫃房

裏，樓上樓下六十多號房間，客人們的事情，他那兒能都知道。不像我們當茶房的，在客人的屋裏出入；客人的事，容易知道。若說這位錢小姐，真是高尚的女子，她對誰都是極和霽，又大方體恤貧寒人。在這兒住了三四個月，我伺候得對不對，都包涵着；連沉下臉來的時候兒，都沒有過。她在這兒宿的時候兒少；白天來的時候兒多；也沒有男女朋友來找她。若是一個男客呢，我們當茶房的，在屋裏伺候着端茶捧水，提話引話的也能以打聽打聽；不在這兒宿的時候兒，是在甚麼地方睡？怎麼不見有朋友來拜訪呢？甚麼話都許說！她是一個大姑娘；人家雖然和霽，我們當下人的，那兒敢放肆！像這一類的話，一句也不敢問；只能看見她的形容態度，事情是一點兒也不知道！前兩三個月，她總是很喜歡的面目；到近半個月以來，她的形容改變了。來的時候兒總是皺着眉，走路低着头無精打彩的。有兩次我還看見她的臉上有淚痕。有一天我拿話探了探，我見他手托着腮皺眉發愁；我就說：錢小姐怨不舒服嗎？時令不好！買點兒藥吃或是請大夫瞧瞧？她只搖搖頭，並沒說話。往下我那兒還敢問。近來有四五天也沒來；昨夜十點多鐘才來。我給沏了一壺茶放在桌子上；搭訕着問；小姐還買甚麼不買？她搖搖頭；我給斟了一碗便退出房來。到十一點半之後，我將才走進外屋；她

便問是誰？我回答說；小姐叫夜飯不？她說不叫！我沒進裏間屋，便退出去了。到一點多鐘，我去問過用水不用。在外屋間，她沒言語。我拉門進來，見她面向床裏和衣睡着；我沒敢驚動。怕她受了夜涼，就將慢帳替她放下來；輕々の退出房來。到今天十一點鐘，我在外屋揮掃屋子，聽裏屋還沒動靜。我故意的挪椅子使出大响聲。聽一聽還沒動靜。我怕她病了。因為昨夜我看她面色很不好，便大聲喊她醒々，喊了幾聲她不答應。我知道不好，自己一個人又不敢進屋去看。我又不敢嚷，一曬全院的人們都來了，怎麼辦？我忙着跑到柜房去，說與經理。經理聽說就嚇得哆嗦起來。還是帳房先生膽氣正；同經理和我一陣來到這屋。推開裏屋門，我大着膽子又叫兩聲，還不見答應；帳房先生忙到床前，掀起帳子，見她仰面好好的睡着；我不敢再驚動，忙低聲叫先生放下帳子。先生有主意；他嚴敢叫（錢小姐）。叫了幾聲，她還不醒。我也大膽了；走到床邊用手一推她的腿，不料她的頭和身子，都隨着腿搖動了。嚇得我退了兩步，不敢再去推她了。先生說；這是死了吧？不是挺屍了嗎？經理說：像！先生說；快報告警察去，這事不可大意。我們三人跑出屋去；經理就去報告；您猜我怎麼樣！我也忘了進屋了；就站在樓梯口兒，一直哆嗦到巡官來。被一位警察老爺拍了我一巴

掌；我才明白是巡官來了。巡官看着我只是笑；我也不知他笑甚麼。那位老爺說：在那屋哪，領我們進去呀！巡官說：廢物，怕甚麼？你見過死人會跳起來，掐死活人？還不都是活人埋死人嗎？我一想當老爺的，他說的話沒錯兒。我才敢跟着他們三位到這外屋。我不敢進裏屋；經理隨後趕來了，正好，他領他們進屋來看；我躲到我住的屋內，直到您叫我，我不敢不出來，才上樓來了。這就是我的口供；別的不知道，不敢胡說。」說罷他又行了一個九十五度的鞠躬禮。

李智微笑點點頭，說道：「你很誠實！一句也沒留，都說了嗎？」

茶房狡滑的陪笑，說道：「您先前已竟吩咐我們，叫我們詳細說；我那兒敢不全說呀！」

李智指床上的屍體，說道：「她姓錢嗎？」

茶房愕然半晌；面現驚疑之色，說道：「她由去年來，就說叫錢子文；所以我們店簿上也寫的錢子文；我們也稱呼她錢小姐！您哪認識她嗎？」

李智由她那小皮包內取出一枚名片，放在桌上，指着說道：「她不是趙玉英嗎？別人不知

道，還在罷了；你怎麼也不知道呢？」

茶房愕了半晌，囁嚅着說道：「這個，我，我，小人真不知道。」說罷又行了一個一百度的鞠躬禮。

李智冷笑了一聲，問道：她的男朋友，姓甚麼，叫甚麼名字，你總該知道了。」

茶房面色驟變，搖着頭說道：「不知道，沒見過她有男朋友來找她！」

李智哈哈大笑，說道：「我問的是在隔壁房間內，曾經住過幾宿的；梳着光亮的分頭，她那個男朋友！」

茶房遲疑着說道：「不知道哇；沒見過她有那樣兒一個男朋友哇。」

李智將面一沉，冷笑一聲說道：「在去年十二月到現在，隔壁房間內，就沒宿過一個梳分頭的漂亮小白臉兒的客人嗎？」

茶房忙行了一個一百零五度的鞠躬禮，說道：「您哪恕小人的記性不好；我實在想不起來了。」

李智笑向署長說道：「勞駕，老兄。請叫兩名警士進來。這小子再裝傻，就綁回去問！」

署長應了一聲，便到門口喊來二名警士。

茶房老李着了慌，再行鞠躬禮沒法增加角度了；索性改了舊禮節——單腿曲膝，深々の請了一個安——說道：「您別生氣；我不是笨，實在沒記性；有沒有那樣的客人，我思不起來了。」

李智一拍桌案，厲聲說道：「糊突東西，還敢支吾搪塞；死者的密秘，如何能夠瞞得了你！若說櫃房的人不知道，我還相信。像你這樣狡猾的東西；她在這屋和情人同宿，無論怎樣嚴密，也瞞不了你的耳目。分明是你受了她的重賄，替她作眼，遮飾外人的耳目。她活着你替她嚴守密秘是應當的；現在她已竟死了，你還守甚麼密秘。再不說實話；你一定是受了那男子的重賄。和那男子同謀，引姦欺騙逼死這女人。這件和謀殺人的嫌疑官司，小子你就去打吧！看你還能狡猾到那兒去。」

王用勳插口說道：「還不快說實話，必得帶回警所去，受了刑才說嗎？」

茶房很惶恐的向旅社經理望了一眼，又深々の請了一個安，愁眉苦眼的說道：「二位老爺明鑑；我不敢說謊，實在沒記着，您叫我說甚麼？求二位恩典我吧。」

李智忽的站起身來，厲聲說道：「還想支吾，真是賤骨頭，不用刑訊是不肯說的！」又坐在椅上柔聲溫語說道：「噢，我明白了；你是恐怕說出來，櫃上把你算了，砸了你的飯碗！那不要緊，我和櫃上說饒恕你這一次，下次不許再作這樣事；難道你還不敢說嗎？」

經理在旁焦急的說道：「老李，偵探長這樣恩典你，這一次不論是怎樣，我不怪你就是了；你快說吧！是那個姓劉的嗎？」

茶房向經理搖了搖頭，滿臉堆下笑來；向李智又行一個九十度的禮，諂媚的笑着說道：「謝々李老爺的恩典！可是李老爺您怎嗎曉得我知道她有一個男朋友呀？」

李智哈哈的大笑起來，用手指點着茶房，說道：「你這東西真夠上狡猾了，到現在還不肯自己說出口來。竟敢試探我是不是用詐語，詐你的實話；我對你說了；好叫你知道你自己的那一套鬼化狐，是欺哄不了人的；以後少弄這一套！這個死者名叫趙玉英，是新女性共進會的會員。她却用一個錢子文的假姓名，來租這房間。這院中五六十號房間，那一間屋不比這屋強？爲甚麼偏要住在這黑暗的屋內呢？分明她是希圖僻靜就爲得是嚴密，以便利她自己的私事。她既不長期在此住，可見她別處必有住處；她一定是拿這兒當她作私事的地方。她

一個人，只有一個枕，却有三條棉被；又都是有人蓋過的；蓋被的除她之外，必然還有別人。氣枕也是寢具，爲甚麼不放在外邊？若是新的或是洩氣不能用的，收在衣櫥內也罷了；偏又不洩氣而是個舊的。分明她是假裝規矩人；外邊只有一個洋枕，表示她是單眠獨宿；實際上到和人同宿時，便將氣枕吹起來使用。那氣枕套兒被髮爆油得很重；女人沒有使用髮頭的必要；死者的頭上也沒有這種髮臘氣味；可知她有一個梳分髮的男友，曾經多次和她在此同宿。再加上那雙男人的拖鞋，更足證明不誤。她用假姓名，住僻靜屋子，藏起枕和拖鞋；又不和男友同行，這幾樣便證明她和人幽會，是極守秘密的。那男子若來找她；或與她同來；就不能密秘；或者被人疑感她是野鷄。只有男子也裝作旅客，來佔用隔壁這間房子。待到睡覺時，由隔壁屋走出來，趁人不注意或是院內無人，一溜便溜進這屋裏；除去你一人之外，別人的耳目都可遮瞞。用重賄買通了你；你不但舉發他二人的和姦；還替他們作眼。留隔壁的房間不讓別人的客人佔；或者還許有傳書送簡打電話相談等事。你說對不對呀？」

茶房陪笑說道：「偵探長您真高明！真怪從前三星黨那些黨匪們，都失敗在您的手內。您真和神仙一樣兒；沒有能瞞得了您的事。這一件事，叫您這一說，簡直和您目睹眼見的一樣

兒；我那兒還敢不說實話。她實在是有一個情人，姓徐名叫徐有恒；她給我二十塊錢，叫我不要往隔壁房間內讓客人，徐有恒來了就叫他住在那屋；晚間我給馱着；看無人在院內時，便叫姓徐的到她這屋來。我給她們守秘密，打眼，是實在的；別的事沒作過。姓徐的是作甚麼的；住在那兒；我全不知道。我這是實話實說；求您恩典我吧！」

李智點了點頭，說道：「徐有恒是怎樣的一個長像，你細說給我聽聽。」

茶房說道：「他是一個細高挑身材；白淨面皮；很重的兩道眉；眼睛不很大，長得笑縫兒的；兩耳鬚風，在耳垂上有個耳鉗子眼兒；左嘴角邊，有黃米粒大一顆黑痣；說話有些南邊口音；永久穿着洋服；分髮梳得光亮；手裏拿着一支方竹的手杖，有大拇指這樣粗壯。這是想得起來的；以外我也沒留心！」說罷又勉強的笑了一笑。

李智取出手冊，簡略記入。又問道：「你可知道他是一個作甚麼的？大概由他二人談話中，你也能聽得一些口風。他們同宿了有多少時候？這店簿上面可以查得出？店簿上的名字是徐有恒嗎？」

茶房搖搖頭，苦笑着說道：「老爺您哪是最聖明的！他們兩個好容易到了一處；真是刻

千金的時光，那兒肯叫我在屋內打攪？只要徐有恒一進了這屋，我連外間屋都不能站腳了。應該用的東西茶水等々，都在他沒進這屋之前，先預備好。他進來便關照我——去吧，用你時再喊你——便將外屋門關好。直到次日晨起，我見外屋門開了，才進來洒掃屋內。因此他們見面說甚麼話，我一點兒也沒聽見過！他們兩個好像全不得自由在此住宿；並沒有在一處連宿兩夜的時候兒。同宿一夜；過幾天，也不知在那兒約會好了，再來同宿一夜。一共算起來，也不過十數夜宿在一處；在二十多天以前；半個多月沒見徐有恒到此了。那店簿上面的名字，全是假的。他來一回，改一回名字；只有第一次，寫的是徐有恒，錢小姐也稱呼他徐先生；這個名兒許是真姓吧。」

李智搖搖頭，又問道：『死者接的來信，也寫錢子文？她往外發信，都寄給甚麼人；你可記得？還有她是否時常打電話，她要的電話號碼，你可曾留心聽過？』

茶房搖着頭說道：『沒有哇；連一封來信也沒接過！也沒見她往外發信。有時她提筆寫信，寫定了她自己揣起來；並沒叫我送過；寄給誰我更知道了。她掛電話的時候兒很少；雖然也會掛過電話，我並沒留心聽過，所以都不知道哇。』說罷含着慊意的一笑。

李智方要再問，見一名警士走進來，說道：「檢驗吏來了，問偵探長察看完了沒有？現在他可以不可以進來？請偵探示下。」

李智點頭說道：「請他進來！」

檢驗吏隨着警士走進屋來，拱手笑道：「不知偵探長是否察看畢事：我就進來打攪；對不起得很！」

當他走進來時，李智，王用勤，署長，都起身讓坐。聽他如此說；李智便笑道：「法醫先生太客氣了。我早已察看竣事；現在是聽取茶房的報告，也問完了。喝碗茶歇一歇，就請您洽公吧。」

檢驗吏喝了一碗茶，便開始檢驗。檢驗結果；週身並無傷痕，口腔亦沒有毒質，斷定確是服安眠藥片過多而死的。填了尸格；向李智笑道：「偵探長請您接續洽公；我的檢驗手續已畢；我還有別的事，要失陪了。」

李智此時已將那安眠藥片的瓶兒；及那香牛皮的小皮包；氣枕並男子拖鞋；都包在一處。向署長道：「我馬上就到新女性共進會去；查明死者的住址；好通知她的家長，到此領尸。」

這尸體暫不必動，派一個人看守着便可以呀；我們要告辭了。」說罷同法醫王用勸便一齊走出旅社，到門外分路自去。

李智同王用勸（見前）新女性共進會，去拜訪會長，要深查死者的一切。

這新女性共進會，是一位尙曼如女士倡辦的；大家就公舉倡辦人作會長。共進會附設着（新時代女性技能補習所）有許多的會員；會員中爲充實自己的技能，入所補習的人；也有一百多名。補習所設備的很完善；請了六七位教員分任各種課程。所裏有宿舍，有廚房；廚房是爲補習員練習烹飪而設；宿舍雖供補習員住宿，但出入自由，宿否任便，並無人監督管理。對於會員及補習員們，僅收少數的會費及補習費；大部的經費，是由會長尙曼如女士獨力擔任。社會上一般聞人們，對於這位尙曼如女士的熱心教育；都表示着敬仰，因而尙女士的名聲，也很崇高；越增加了她的號召力量。女子解放運動，她是中堅分子；極獲得新女性們的信仰。

她的父親名喚尙耀先，原籍是北京人。少時攜着妻妾胡氏，跟隨一個美國人，到舊金山去營商；年久致富。生下二男二女；長男名叫湯古；娶了一個駐舊金山的華僑畢姓的女兒，名

叫若華；是一個染美國風氣最深的女子；極會操縱丈夫，而又極其浪漫的。易古除却懼內任床頭人擺弄之外，又嗜酒又賤博。毛病雖不小，却無一技見長。長女名叫曼雲，生得窈窕柔媚；貌美麗，性浪漫，和她的嫂嫂若華，正是一對兒。次子名叫易今，專喜呼朋引類，玩笑游蕩；飲博之外，更喜玩弄女性。他們一家七口人，經濟完全獨立；是個十足美國式的家庭。解放自由，誰也不干涉誰的行爲動作。尙耀先發了大財；想起年幼時在北京聽講評書的說；西楚霸王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自己便決定帶着全家回北京。於是乎北京城的交際場中，就添了一個洋式紳士；每日裏交際應酬，真是日無暇晷。他的老婆兒胡氏，每日裏張府李宅爭着來請；酒食聽戲逛公園之外，便是夜以繼日的打麻雀牌。只有她這位次女尙曼如，却不和她家這些人同流和污。她有高深的學識；秀麗的面目；清雅的風韻；而又是健全的體格；內心裏燃着火燄着一般的教育熱情。因見國內女界萎靡不振；她便聯合同志，奔走呼號；提倡女子解放，社交公開，經濟獨立，婚姻自由；設立新女性共進會。鑑於女人們多數沒有自立的能力和學識；她便在共進會裏附設技能補習所；以便無能自立的女人們來補習。她自己有很多的財產，這補習所的經費，就完全由她擔任。她的這個事業是很偉大的，也值

得社會人士們景仰。她在北京城內便成了一個名人；想望顏色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哩。

李智，王用勤，二人坐在共進會的客廳裏；各刺由傳達人給傳入，尙女士還未走出會客之時。忽見一個六旬上下年紀的老翁，拄着手杖走進客廳；面上的神色，十分惶遽。那傳達人說道：「請您在此稍候，我進去稟知會長；她即刻就會出來的；她來了您有甚麼話和她說吧；和我說甚麼也是沒用呀！」說罷便持着老翁的名刺走入裏面。那老翁並不和李王二人爲禮；將身向一張沙發上一坐，才坐下去，藉着沙發的彈力，他又立起；在地下盤旋着走幾步，又到另一張椅上坐下；一面扯出一條手巾來拭汗。看那情形，真和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兒，坐不穩立不安的；口中時時嘆氣；不曉得他有甚麼憂急的事兒，致於如此。不便問他，只有看他着急。

門簾起處，那傳達人先走進來，說道：「我們會長出來了。」說罷便將門簾高挑；隨着便見一位姿容秀美，身體婀娜，衣服樸素，氣度雍容的少女，走進屋來。李王二人忙立起爲禮。却見那老翁迎着面兒，將她攔住；惶急的說道：「會長……」

那位尙女士被老翁這一攔，不及和李王二人爲禮；只向二人點點頭，招呼一下。然後轉過

而來，和鶴的說道：「老先生請坐講話！」便讓那老翁在一個靠牆的半圓形茶几傍邊，椅子上落坐；自己也在對面椅子上坐下；含笑問道：「老先生有甚麼見教？請講！」

那老翁此時却不着急了；他用狐疑的目光，將尚女士上下的打量。那尚女士見他不開口講話，只得又說一句，請教。那老翁遲々疑疑的說道：「女士，您是尚會長？」說完他又拱拱手兒。

尚女士嫣然笑道：「是的，我就是尚曼如！因為爲我太年青，一般初見的入們，容易誤會。所以我每逢在會見生客的時候兒，先使傳達人關照一聲；免得誤會；老先生有話請講吧！」

老翁慊意的連連拱手，說道：「啊，會長，請原諒；鄉愚無知，您不要介意。我是趙玉英的父親；寒舍有一點兒事，急於要找她問問。方才傳達室的那位說：她昨夜並沒在此住宿；可是家裏也沒見她回去。請問會長，您可曉得她往甚麼地方去了？假若您若是不曉得的話；可否求您給打聽打聽同學的姊妹們；她們或者也許有知道的！玉英她從前也在外面住宿過嗎？我想您一定會知道的。」他說完又拱一拱手。

的女士毫不經意的，笑道：『老先生不必客氣！本所是爲成年人補習而設；與一般的學校不同。這會是提倡人類自由的，那兒能再干涉個人的自由呢；在此住宿的會員們，是絕對自由，誰也不干涉誰！所以她們之來去和往甚麼地方去；我是根本就無權過問的。至於和同會的會友們打聽的話，也恐怕是白費事。有甚麼要緊事，也得等她自己回來；我們是沒處找去呀！』說罷一笑。

李智立起身走過來，略一鞠躬說道：『會長，請恕我冒昧；我要和這位趙老先生談談；同時您也可以聽聽。』說罷便取名刺授給老翁。

老翁見一男子橫來插嘴，面上頗有不愉快的顏色。接過名刺來，見是鼎鼎大名的偵探長李智；忙立起身來，連連拱手說道：『有眼不識泰山，方才失禮，請您原諒；這一點兒家庭小事，豈敢勞動您的大駕；連到此處來驚動會長，我都覺得很抱歉的：：』

李智攔住他的話，說道：『老先生不是這樣說法兒，這裏邊有事，不然在您二位談話中，我也不能遽然加入。實對您說吧；趙女士的去處，我知道。我瞧你的態度很惶急的，必然有甚麼要緊事。請您把這件要緊事，先對我說了，然後我再對您說令愛的一切。說完了，

我還可以領着您去見令愛；請您說吧。」一面說着便坐在另一張椅子上。說完了微笑着以待他的答覆。

趙老翁疑惑的問道：「李先生您認識我的女兒嗎？她和您是……」

李智笑道：「我和趙女士是今天初見，並未交言；從前並未見過。關於她的一切行動，是另外一個別人對我詳細講的；請說您的事吧。」

趙老翁點頭說道：「寒舍是只有我們老夫妻和女兒三口親丁。還有一個女傭人；是相隨多少年的人。昨天我開錢櫃；見缺少了一張莊票——是在天來蚨銀號，存款三萬元的莊票——我問賤內；她說沒動。我打電話問天來蚨銀號；說已經由小女取來了。還是二十天以前取出來的。您請想她一個上學的少女；爲甚麼要取出這樣大宗的鉅款？這不是太奇怪了？因而我急於要找她問問，這筆款她要作甚麼用？以外並無別事。李先生是在那兒看見的她？她的一切都是甚麼事，請教請教。」說罷又拱拱手兒。

李智點頭道：「這就是了；尚女士請恕我冒昧；我同王隊長要到貴所的宿舍裏，察看趙女士的行李物件；請您允許！」

尙會長和趙老翁都面現驚愕之色。尙會長說道：「趙女士是作下犯法事了？」

李智說道：「您不要多疑，她並不是犯法；不過有察看必要而已。」

尙會長曉得這是公事，便不再說甚麼。立起身來親自引導；李王二人跟着出了客廳，趙老翁也隨在身後。一同來到宿舍裏；正值上課時間；屋中只有一個女用人看屋子。尙會長指着一個床，說道：「這就是趙玉英的宿處」

李王二人走過來，見床上只鋪着一條薄褥，一條毛毯；床裏邊折疊着一床舊棉被。又打開小木箱看時，裏邊只有兩件衣服拆疊着；還有一個六寸的半身照片，却正是死者的本像。李王二人方在詳細搜查。趙老翁在一邊說道：「奇怪，這是玉英的床鋪？她由家裏拿出來四五天棉被！都弄到那兒去了？還是淨挑好的拿出來的；莫非當了？——不能呀！——沒斷過錢哪！衣服也不對！今年新作的，一件也沒有；真是奇怪？……」

在趙老翁不斷的自言自語中，李王二人已搜查竣事；却是毫無所得。此時下課的鈴響動；接着便見六七十個女會員，嬉嬉笑笑的陸續跑進宿舍。見了這種光景，一個個都驚訝的立在各自床前，向這邊望着。李智觸動機智，便向尙會長說道：「這件事却是大家的一個良好警

戒；我打算在這屋當着衆位女士們，發表這一件不幸的事；不知是否可以？」

尙會長聽李智說出不幸二字，玉容失色；忙說道：「在那兒發表都可以；既然可作大家的警戒，還是在這屋說相宜，我來先向大家作個介紹。說着間便用手指着李智等三人，這一位就是北京城萬民的保障，偵探長李先生，那一位是鼎鼎大名的偵緝隊長王先生，這位老人家是我們同志趙玉英的父親。趙同志現在發生了事故；李王二位先生是公事，到此搜查趙同志個人的物件。至於趙同志發生的是甚麼事故，我請大偵探長李先生發表給大家聽；也好作大家的前鑑；以後有則速改，無則加勉；大家要注意的聽着，請李先生發表吧。」說罷向李智微一鞠躬。

李智選定一個適中的地方，站在那裏說道：「抱歉得很，鄙人沒有良好消息報告給大家；却帶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因為衆位和趙女士是同志，當然都十分關心的；待鄙人報告完畢時，作一個結論，再請衆位給鄙人一些幫助。現在我先將關於這件事我所知道的；和我所猜測確認沒錯的；報告給衆位聽。趙女士利用到貴所來補習，脫離開父母的的監護，便搬進宿舍來住。她在外面由極密秘中，結交了一個男友；這個男人名叫徐有恒，但是否是真名

實姓，現在還未判明。趙女士和徐有恒熱戀着，因為家裏，貴所裏，都不得自由與男友往來；她於是在去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單牌樓燕京大旅社租了一個房間，是樓上四十號。她為保密秘，而用了一個錢子文的假名；店簿上寫着，二十歲，通縣人。在美國人馬博士家補習英文，所以住在旅社內。房間是月租，先付了兩個月的房費；她並不每日去住；隔三五天在那兒睡一宿，白天去的時候兒却很多。她賄買通了旅社的茶役，將隔壁的三十九號房間，空閒着不往裏讓客人；燕京大旅社有六七十個房間，豈能日日滿員，所以留房間一事是極容易辦到。空閒着這房間，專留着徐有恒裝作一般的旅客，到旅社時，便指定要住三十九號；再由茶役的幫助，趁院內無人行動時，徐有恒便閃入四十號房內。他們二人便由極密秘裏，得以雙雙同宿。一共也不過同宿了十數夜，據我的猜測——那徐有恒必然是用了手段，軟欺硬騙的使趙小姐不勉為其難。於是由家中偷出來一張三萬元的莊票，自己去兌出現款，而全部付給徐有恒。何以知道她是全部付給他了？因為我見趙小姐的皮包內，只有三百多塊錢。可知這筆款是全部付給徐有恒了；這大概是個一月之內，二十天以前的事。徐有恒得了三萬塊錢，便杳如黃鶴連面兒也不見了。趙小姐必然是用盡所有的方法，也沒見着徐有恒的面。或

者也許由何處得到徐某是爲騙錢，而並不要人的消息。她失戀被騙的痛苦之外，又加上家裏這三萬元莊票的竊盜案發覺了。逆料她的父親必要窮究，問她這筆款弄到那兒去了；這也是個極難回答的問題。於是她失戀，被騙，竊盜，三件事的逼迫；遽萌短見——昨夜她便買了一瓶安眠藥片，到旅社內將一瓶藥片全都服下去；僅剩下五片未服，也與全服相同，是萬難救活的了。她的屍體現在燕京大旅社四十號房內；請趙老先生速買棺木，去收屍吧；官廳方面已經檢驗過了；判明服安眠藥片自殺致死的……」才說到這兒，忽聽趙老翁愛啣一聲，往後便倒。幸而王用勤立在他身旁，早已注意防備着；便從旁一把抱住老翁的身體，未能倒下；將他放在他女兒的床上，連連呼叫。

此時屋中起了騷動；有洒一掬同情之淚的；有哭喪着臉互相小語的；更有兩個女士一面流着淚，奔到老翁身旁，捶拍呼叫；並沒有一個面現喜色或稱頌之表情。

亂喊了一陣；會長已取來一杯白蘭地酒，給老翁灌入喉中。少時老翁啜約一聲，便大哭起來，那二位女士在旁一面哭着，一面勸；勸了半晌才止住哭聲。

在此時間中，李智已將各人都觀察一遍，的確沒有可疑之人。見老翁已止悲聲，便舉手高

聲喊道：「請大家肅靜！鄙人的報告還未終結；我還要繼續着說幾句；請衆位靜聽報告！」這時騷動的聲音，才逐漸平靜下去。却還有唧唧噥噥的小語者。

李智便高聲說道：「鄙人得到報告，是今天上午十一點三十五分；我們二人忙趕到旅社時，是十一點五十分；我去到房間內還希望救治；但一檢視眼睛，使我失望；眼珠兒都凝定了；心臟脈搏都已停止；想是在天明以前便已死去。我由她的皮包內檢出名刺，才知她不叫錢子文，是這兒的會員趙玉英；又檢出那個安眠藥的瓶兒，才知她是服藥自殺。但是她為何要自殺呢，必然有一個理由；我盤詰茶社的茶房，才知她和徐有恒熱戀。她雖然是自殺，而不是徐有恒殺死的；然而徐有恒不騙她，她焉能自殺；這徐有恒是脫不掉關係的。不過鄙人所知道的，僅僅是報告給諸位聽的這一點兒而已。諸位和死者是同志的朋友，當然希望給死者報了仇，而使死者瞑目；請給鄙人一些幫助。諸位中自然有和趙女士很近的朋友；關於趙女士結交男友一事，必然有些耳風；若能將徐有恒的一切，詳細見告；於替死者報仇上，關係很大；社會上這種惡人，也留不得，請諸位萬勿姑息才是！」

李智說完這番話，見守在趙翁身邊的兩個女士之中，一個肌膚豐妍的立起，拭淚說道：「同

慮們雖然一樣的都在一處，但長和玉英姊盤桓的，只有我姐妹二人。我們雖很親密，這件事她却是極其密秘；從來也沒聽她漏過一句口風。近日我們見她愁眉苦眼的樣子，曉得她有難心之事；問她時，她說：家庭專制，不肯解放我自由；近日好像要包辦我的婚事，我已聽得些消息，因此發愁。她用這一篇話掩飾，我們兩個自然相信，也就沒深追問；那兒曉得她竟弄到這步田地。對於李先生實在抱嫌的很，絲毫不能有所幫助；雖然怨死者自違太深，同時也自恨粗心，愧對死友。」說着便失聲大痛。

李智見此想形，料得不着任何線索；便和王用勤陪着趙翁去領屍盛殮；尙會長及那二位女士——死者的朋友，也一同坐車到旅社去。李智便給他們介紹了署長；關於這收屍的一切手續，由署長指導着他們辦。李智只取了那個氣枕和那一雙男子用的拖鞋，及那安眠藥片的瓶兒，和用勤同走出旅社。

走在途中，王用勤說道：「這件案子，您拿這幾件東西有甚麼用呢。最可恨的是那徐有恒，這個女人簡直是他逼死的！」

李智道：「這三件東西，不過是落案的證物而已；你恨徐有恒，便應當設法逮捕他！光恨

一團又有甚麼用處哇。」說罷一笑。

王用勤笑道：「誰不想要逮捕他；無奈他的住址職業都不知道；連姓名的真假都不知道；怎樣入手偵察呢；大哥您有法兒嗎？」

李智笑道：「連姓名都不知真假，難道說像貌也是假的？你忘了聽我再說一遍；細挑身材；白淨面皮；兩道重眉；笑咪咪的兩隻眼；兩耳隔風；左耳有鉗子孔兒；還有一個特徵，左咀角邊有一棵黑痣；說話帶南方味兒；穿西服；梳分髮；手拿一枝方竹的手杖；由他這像貌上，不可以入手偵察？最容易着眼的，便是那方竹手杖；在北京城內恐怕找不出多少根來吧；其次便是左嘴角邊的黑痣，和左耳上的鉗孔；怎麼說無從入手偵察呀！」

王用勤說道：「這一些我全記住了；假如眼前有這樣的一個人，我自然會伸手逮捕他；現在北京城人海中，尋找這樣一個不知姓名職業的人；恐怕不容易吧；偵察也得有個範圍，難道好似：『手』的一樣去撈？」

李智笑：「上午說的話，過午又不記得了；你不會仔細思量一下！這種類似拆白黨的人，和『麼人容易結台？由那兒不是一條入手偵察之路？」

王用勤點頭笑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由獵艷團那群花貨近旁着眼；好，我就專着這條路進行一下試試看；有了那樣一個人，再作第二步的打算；你說這樣的辦法好嗎？」

李智點頭道：「對了；這才是辦事的道理！你回去叫隊員注意着探訪就是了；也不必着急！」

兄弟二人一面談着，走回警察廳；王用勤自去囑付隊員們，大家留意那樣的人；遇到時探明他的一切，回來報告；切記莫叫他知道；隊員們領命，自去留心訪察。

旁晚時，李智到天外跌銀號；他和這銀號老板金作人，是極親近的朋友；見了面，談起趙玉英這件事；金作人也是只知道趙玉英來兌款，以外甚麼也不知道；李智掃興而歸。

過了幾天，探訪的依然毫無頭緒；王用勤便焦燥起來；李智開導他一番，勉勵他仍常的進行着；自然有水到功成之日。王用勤只好點頭。

又過了幾日；這一天李智在前門外，撞見一個朋友；叫滿恒謙，是永豐金珠店的掌櫃。被滿恒謙扯到櫃上，定要好好的喝一場；李智却不過，只得由他；喝着茶，閑談了幾句話；他便去吩咐廚房弄菜。李智一個人坐在櫃房內，覺得寂寞；便信步走到櫥櫃裏面，向玻璃櫃

中，圍看陳列的各種金珠首飾；真是五光十色，極盡匠心技巧之能事。」

正看之間，忽見一人走進來，要取他定製的一對耳墜子；那學徒便向貨櫃內取出一個一寸見方的小紙盒兒；打開看時拿錯了，這盒兒裏面原來是兩個燒藍點翠的金錶墜兒；放在一邊，忙去另尋耳墜子。幸智隨手拿起那裝錶墜兒的紙盒兒，取出錶墜兒。見一個是三角形；一周金線圍着，當中是黃色地兒；一隻白色的手；捻着一枝花兒；紅花綠葉碧梗，顏色很爲鮮明。那一個是五角形；也是黃色地兒；花樣與前一個相同；看罷心中一動。

此時滿恒謙走過來一看，便笑道：「您喜歡那花樣？您如喜歡也給您鑲一個三角形的，好嗎？」說罷拍着手兒大笑不已。

幸智見他笑得蹩蹩；料到內中必有文章。便將那兩個錶墜兒連紙盒都拿進柜房去，笑着問道：「這是給誰做的？內中有甚麼文章，請老弟您告訴我；這個啞謎我不懂呀！請說吧。」

滿恒謙笑着說道：「這並不是甚麼啞謎，這是他們獵艷團會員的標識。這標識都是由咱們柜上給製的；裏邊的花樣兒都是一律——一隻手撚着一枝花兒——外邊的輪廓形狀，並不相同；二角形，四角形，以至多角形，種種的都有；却沒有一個正方形的。也並非全是錶鍊的墜

兒；也有西服領帶上的領針；也有徽章樣兒後面附着撇針的；還有西服襯衫上的袖扣兒；一共製出五六十個了。聽說這花樣和形狀是有講究的，我猜不出有甚麼意義；請大哥您猜一猜吧。」說罷狡獪的一笑。

李智說道：「這有甚麼深微奧妙的含意；這花樣兒分明表示採花之意；外形作多角狀，分明表示他們三角戀愛以至多角的戀愛；大約是以多為能吧。這種不道德的胡鬧，居然他們還要弄個標識；豈不可笑。你說要替我製一個，也好，就請你替我製一個；我却不要三角形的；我要一個不規正的多角形西服領針；輪廓便照這樣兒製造就行了。」一面說着，便由衣袋內掏出趙玉英死時手中握着的那条手帕；將手帕角上那個花樣，指給滿恒謙看。滿恒謙見了，十分詫異；瞠目半晌，說道：「大哥，您那兒來的這條手帕！給我瞧瞧，您告訴我，從那兒得的？」一面說着便撿過去，展開細看。

李智說道：「方才你和我弄狡獪，因為我有兩個內人，你要給我製一個三角形的；我們是三角戀愛？真正掏氣。現在我也浪漫一下，加入獵艷團，來一個多角的；比三角不是還熱鬧？」

滿恒謙說道：「我還以為您不知道哪，原來您都知道呀！這條手帕的來路，您得對我說。您若一定不說，我拿着這條手帕，往嫂子面前出首去。」

李智說道：「好！你竟敢挾制我。你越挾制，我越不說；看你還有甚麼法兒。」

兄弟二人說笑半晌，李智才將趙玉英一事說了；便問他獵艷團裏可有朋友？滿恒謙說道：「那一些人們，那兒能和咱們作朋友；雖然認識兩個，也是片面的，人家並不認識我。您若想偵察他們，明天有一個機會；請您在十二點以前來。因為定製這兩個銀鑿兒的，約定明天十二點來取；您藉機會和他談談，豈不是一個入手之路。」

李智笑着點頭，少頃酒菜上來，二人入座同飲；直喝到天晚，都帶着七八分酒意；才停杯罷飲。李智坐車回到家；一着興和一妻一妾閑談；便將新女性共進會附設技能補習所的情形，細說一遍。他的二太太手藝，自己向來是抱憾知識短淺；今天聽一有技能補習所，便和大太太吳英才商量，自己想要去補習；吳氏自然是很贊成的，便代她向文夫請求允許。這是一件正當的事情，李智也自然同意，便應許了她補習。只以為她去可以多得點兒知識，學一些技能；豈知後來竟演出一幕已婚的一對夫婦，而重新戀愛的喜劇；這是後話，暫時不

提。

次日李智上班之後，于曉珠便到新女性共進會去接洽；接洽妥協，當日便作了共進會會員，入所補習技能。從此于曉珠便每日早飯後，到補習所受業；到傍晚課畢回家；這且不提。

李智那天十一點前，便到了永豐金珠店；與滿恒謙見面，二人談笑許久；已到十一點四十分了；滿恒謙說道：「快到十二點了，大哥到前屋攔櫃裏面坐着等候他吧；穿西服不像個買賣人的樣兒，您換上一件大褂兒。待他來到，我支應他一步；在這工夫您就和他攀談；大約總能得一些線索。」

李智便脫去西服；穿上滿恒謙的湖縐長衫；在面上抹了一片青痣；在攔櫃裏面坐候。

到十二點已過十餘分鐘，才見一個四十多的酒糟鼻子，走進屋來，到攔櫃邊說道：「我前幾天定做的兩枚鑲鑲兒，大概做出來了！我取鑲鑲兒來了。」

李智忙站起讓坐，一面向屋裏喊道：「恒謙！取鑲鑲兒的客人來了；做好了沒有呢？」

滿恒謙由屋內空着手匆匆的走出來，向那人點頭拆腰的笑道：「早已做好了！今天早晨年

青的徒弟們揮掃屋子；不加小心，將那枚三角形的鏤鏝兒，由玻璃柜上給弄掉地下。這方磚石頭一般的硬；一個燒藍點翠的活兒，怎能禁得住這一擰？將花朵兒和手指給擰崩了。他們怕我說，便叫做房裏給補上。早飯時，我想起您定親的是正午來取貨；我再看看，嘿，這分兒難看就不用說了。氣得我鬧了他們一陣；立逼着將面子全部起下去，另點另燒。您想這東西本是一個美術品的玩藝兒；弄得不好看，不用說您沒法兒往外帶；我們也沒法兒交貨。咱們這是多少年頂門市的買賣；與那推出門不管的買賣不同；您怎麼忙，也得把活兒做齊整了。我到後邊去催催，叫他們快點兒做；您喝碗茶略等一會就得；我們老板陪着您談談，對不起，我要夫陪。」說罷點點頭，匆匆的走進去。

李智便將那酒糟鼻子讓進柜房落坐；徒弟去沏了茶來；斟在碗內獻上來；李智擎着茶碗說道：「請喝茶！貴姓啊，台甫怎麼稱呼呀？」

酒糟鼻子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放下茶碗答道：「賤姓呂，草字少陽；願教老板貴姓啊？」李智謙恭的答道：「免貴，賤姓李呀；您的公館住在那兒？這兩枚鏤鏝兒是自己用呀，還是送給朋友呢？若是自己用，還不如兩個一樣兒好看哪。」

呂少陽說道：「我們主兒的宅子，在南池子九十五號；主兒姓張，兄弟我在張宅當管事的；我家是保府人；這兩個鑲墜兒，是上頭交下來的活計；指定叫到您的寶號來做；是自用的或是送人，我可沒聽見說；大約是送人吧，以前已經由寶號做過兩三個了。」

李智道：「貴宅的主人是甚麼爵位，在那個部裏作事呢？」

呂少陽道：「我們老主人在世時，曾作過兩廣總督，工部尚書。老主人下世之後，二位少主人都沒作事。大少爺在交通部有一分兒掛名的差事；也不去辦公，那不過是借老人的光兒。二少爺應名兒在大學上學，一個月也未必去一闖。他們哥兒兩個都在家納福；還不老實；成天和一些少爺班子的朋友，吃喝嫖賭，無所不爲。男朋友之外還有些個女朋友；甚麼小姐太太少奶奶，讓我看全是野鷄。可倒熱鬧，也像老主人作官時一樣兒，每天車馬盈門。男的女的連兩位少奶奶，都在客廳裏混雜亂騰。雖然當下人的爲賺他幾塊錢；他家的事管不着；可是看着真不順眼；您說這是甚麼年頭兒！」說罷長嘆。

李智點頭道：「您是規矩古板人，自然看不下去；現在這個時代，大概是興這個。我們有一家老主顧，交往了幾十年了；那家老夫人在世的時節，很作了幾任大官。現在他的少爺，

並不作事；和貴宅一樣兒，有一些男女朋友，每天在家胡鬧。還立了一個獵艷團，也不知是甚麼意思。他們宅裏管事的吳二爺，和我交的很近；也同您一樣兒，看不下去自己生悶氣。他來了我就勸他；咱們是爲的賺錢，他家的事好與壞，與咱們有甚麼關係呢；何必生些閑氣，自找苦惱呀！他那天對我說出這獵艷團的名兒，我簡直不懂是甚麼意思；你老兄可曉得這甚麼意思嗎？領教領教。」

呂少陽翻了翻眼皮，又眨了幾下眼；沈吟着說道：「獵，艷，團，這名兒好耳熟；我好像是聽誰說過！可是甚麼意思我也不懂。這年頭兒新翻的花樣太多，咱們簡直是一點兒也不懂！」李智見他如此說，料想他是真不知道；便又轉換一個話題。見他拿着一寸節竹的手杖；便取過拂拭細看；口中誇讚道：「您這枝寸節竹的手杖是真講究；還是一根活竹子；節兒也長均勻；您拿的又在意；從根到稍一點兒殘破也沒有；這條手杖就不容易得；在北京城化一百塊錢也未必能買得着這樣完整的！」

呂少陽滿臉堆下得意的笑來；點着頭將左手大拇一豎，說道：「李老板真可以，您真識貨；玩這種東西，就是講究的完整；若是將竹皮兒一撞破，就不上講究了。這是一個朋友，

他是吃長隨飯的；跟官在四川任上；費了多少事，才選出三根均勻完整的來；帶回北京，送給我這一枝；那兩枝他帶回張家口去了；去年有人給我一百二十塊錢，要買我的；我沒捨得賣！」

李智道：「二百也別賣呀！這是很難得的東西；還有一種方竹和十二元辰竹；都是不容易見的東西。十二元辰竹，我在上海見過一枝；竹子上面長出十二屬來，您說奇怪不奇怪。方竹是光聽說，沒見過；您是講究這個的，不知您見過沒見過？」

呂少陽笑道：「您說那十二元辰竹，又名叫地支竹，我聽說過可沒開過眼。若說方竹，我可瞧見了；在北京城也就是這一根，以外我沒瞧見過！這枝方竹有大拇指這樣粗壯，製成一根手杖；彎的地方並不薄，竹皮兒也還沒殘破；就是余的主兒欠工夫，怪可惜的。」

李智故作驚喜，說道：「您是甚麼時候兒瞧見的，是近日或是從前？」

呂少陽道：「以前見過，是近日見的。」

李智道：「這根方竹的主人，姓甚麼，叫何名字，住在那兒，您大概知道。他是個甚麼身分，作甚麼事的呢？假如我們到他府上去拜見，請看看他的手杖；他能夠允許？」

呂少陽笑道：「這人姓余名叫余志恒；以前他說住在金台旅館；現在搬到那兒去了，我不知道。他是個闊少，並沒當差；和我們主人是朋友，差不多天天到宅裏去灼。在一個月以前，他出了一鱗外城；現在回來了。您若想開開眼界，瞧瞧方竹；您可以在晚六七點鐘時；長到我那兒去；遇見他在宅裏，我可以拿出來給您瞧瞧；他不定那一天去，那一天不去；所以請您多去幾次。」

李智拱手笑道：「還得給您添麻煩！」

呂少陽道：「您說遠了；弟兄們不是越處越近嗎；那兒能說到麻煩呢。」

二人正在談得入港；見滿恒謙手托紙盒兒由後屋走進來；說道：「對不起，勞您久候。您瞧々；別看您等着取；活兒可不能作草率了；管保帶得出去；您請看吧。」

呂少陽看了點頭，說道：「不愧是正經門市，真說到那兒，就辦到那兒；我要告辭了；李老板，得暇的時候兒請到宅裏去；您別客氣呀！」說罷拿起錢鏰兒，揣入衣袋內，告辭而去。

滿恒謙笑道：「怎麼樣呀？」

李智笑而點頭道：「已竟得到線索，此後便容易着手了。」二人又談一會兒，李智才告辭而去。

李智回到警廳；叫王隊長派了兩名精細隊員；將余志恆的像貌及種々特徵，詳細說了；命他們到南池子九十五號張宅的附近去。若見這樣一個人，手提一支方竹手杖走出來；那就是余志恆！他的假名叫徐有恆；可以不動聲色的尾隨着他。看他到甚麼地方去；探明他的住處，回來報告。隊員們領命而去。

次日上午，便等候隊員的報告；却不料等了兩天，也沒見來報告；李智的心中未免有些狐疑；第三天上班不久，忽聽電話鈴聲；還以為是隊員們報告消息；伸手拿起耳機，向電話機說道：「喂，我是偵探長，你那兒？……經廠胡同七十號馮家……死因不明……啊，我就去。」便掛上耳機；取了應用物件將才要走，見王用勤走進來；便說道：「又出了人命案，高興去就馬上跟我走。」王用勤毫不遲緩的跟着走出來。

二人來到經廠胡同，見一名警士立在一家人門前；見門封兒上寫着碗北馮寓；那警士行禮之後，便高喊一聲（偵探長來了）李王二人走進院中；該管的署長已迎出來。署長的身後，還

有一位身體魁偉五十多歲，滿面官僚氣派的人；署長說道：「您二位來了；請到屋裏我再介紹。」便將二人讓進客廳；署長指着那人說道：「這是本宅的主人，馮瑞桐觀察；那一位是李偵探長；那一位是王隊長。」三個人彼此互換了名刺；謙遜着落了坐；馮觀察開口先說了一些客套；然後才報告此案的始末。

馮觀察感喟長嘆一聲，說道：「寒舍除我夫妻及小妾之外，便是死的這個小女。雖有兩個小兒，大的才六歲，小的才三歲；還都小哪。我一家親丁只有這六口人；內裏雇了二名女用人，外邊連車夫廚役，共是三名男用人。小女名喚湘雲，今年二十歲，是高中畢業。去年我由湘南道卸任，到北京來時；原打算叫她入大學。不料到京以後，她便和兩個同鄉的女士，一齊加入新女性共進會。整天宣傳女子解放，對家裏便要求解放，自由，平等，經濟獨立等々；鬧得我也不高興希望她入大學了。她自己也不張羅入大學，只和一些同志的姑娘們，在一處瞎講究；回到家來便嗷々着要求解放；我以為這是時代的潮流；我們怎能不順潮流呢？我便允許她一切自由；她自己也覺悟學業荒廢得可惜，便入了共進會附設的技能補習所去補習；將行李也搬到宿舍裏去了。她之後我覺得耳根清靜許多；只有每逢星期例假之日回

家。回來便嗷々着說；同志中某家的姑娘已經完全自由，經濟也獨立了；她的父親是一位老商人。還有某同志也完全解放，經濟獨立，而她的父親是一個不識字的農人。我的父親是讀書作官的人；反不如商人農人明白潮流；雖然口頭上允許我解放；而實際上我還是不得自由。經濟不獨立，便談不到自由；難道我不是父母所生；把金錢看得那般重；把我看得那樣兒輕。她每逢回家便嗷々這一套，把我也嗷々急了；我便和她說：你想要經濟獨立，根本上就不可能。我們是大家庭；我和你伯父叔父並未分析，家裏一草一木，也是三股共有的；這時豈能因為你而分家！便是你一人分出去；也得將全部的家產統盤計算，每人應得幾何；有了大概的標準，才好分給你；這是容易作的事嗎？她說道：女兒原沒敢分家！雖然像咱們這樣的大家庭制；是不合現代潮流的。但那不是女兒應當提出的問題；女兒豈敢覬覦祖遺的田產。只希望現在父母手裏這一些財產中，給女兒劃出一部分來；也無許統計，按人數均分；只求父親隨便撥出一筆款來，使女兒這一生有了確定的基本資產就成了。多撥幾千女兒也是化得着的；少撥一些也沒關係；女兒終究是父母的骨血！假若女兒致富了，還能不孝養父母嗎？即便父母都已年邁，還有姨娘和弟弟；她們借女兒一點光兒，也是應當借的；此時何必

清算多寡呢。我也是被她嗷嗷昏了；竟賭氣由銀行存款中，撥給她三萬五千塊錢；任她自由處理；從此她便經濟獨立了。這還是去年冬天的事；今年二月末，我因為有事，到長沙去住了一個多月才回來的。前幾天我無意中在舊新聞紙上瞧見趙玉英自殺的那段記載；真是養女如養虎，使我不寒而慄。我便到銀號一打聽，撥給小女的那三萬五千塊錢，她已全部提出。回來問賤內，她也不知女兒作甚麼用了；我便覺得不好。區區的金錢，倒是小事；恐怕鬧出意外的笑話來。我便到共進會去叫她回來；在那兒也沒法子說，我想叫她回來再細問她。她却說現時正在考試，不便回家；待考試完了一定回去。過了二天，我又派車夫去接她；會裏的傳達說她出去了。兩天也沒見她回來；直到昨夜十點半以後，她才回來。我見她紅頭漲臉的，問她怎的了。她說：染了時令症，我已經代回藥來，今晚吃下去明天就會好了。我見她那樣兒，就沒忍得問她錢款一事。她回到自己屋去，便蒙頭大睡。到今晨僕婦進去，見她還蒙着頭；也沒敢驚動她。九點來鐘她娘見她還沒起床，便親身去喚她；呼之不應，揭起被頭來看時，早已挺尸了。她娘哭喊的一吵，我才知道；忙跑過看時，心臟脈搏都已停止了；料難施救。但究竟是自殺或是被害，不能判明；因而我命家中人都退出來，不要弄亂了現場，

便用電話報告署長；此事還勞李兄的大力，察看明白，以解我的疑惑；勞駕勞駕。」

李智便立起身來，要去察看尸體。馮觀察陪着一同走到最東頭一間屋子；見門還掩着。推開門走進去；見尸體睡在床上，還垂着半幅幔帳；將幔帳掛在鉤上；到床邊揭起被頭，見死者是和衣仰面而臥。容豪很秀美，面上並無怒恨驚懼悲哀之狀；枕邊也沒有淚痕。檢看眼睛和脈搏，確已早死不能施救。一條棉被都蓋在身上，並無壓在身下之處；床裏鋪的白布褥單兒，也很平整的，並無折拗揉搓痕跡；兩手指甲也不變色，口腔中也沒有毒質；屋內各處也沒有可異之處；茶几上茶碗中還有半盞殘茶，試一試並無毒質；揭開茶壺蓋兒看時，見裏面還有半壺殘茶。李智點一點頭，便將桌子的抽屜拉開，各抽屜都看了並無異狀。又略一沉吟，逕將死者身下的床幃掀起；俯身看時，便說道：「咦，在這兒哪；那一團報紙包的是甚麼呀？大概是安眠藥片的空瓶及紙盒兒吧！」馮觀察便喊老于，見一個僕婦走進來。

馮觀察指着床下問道：「小姐床下那個紙包兒，是甚麼呀？」

僕婦說道：「沒甚麼呀。地板是前天擦的，我爬進床底下去擦的呀！有甚麼還能不……」她一面說着便跪在地下，再伏下身去扭環一看；說道：「是個紙包兒，八成是少爺扔進去的。」

吧。」她一面說着便爬入床下去，伸手向外拿，那紙包却開了；掉出一個瓶兒來；她拿出來說道：「這是裝甚麼的呢……」

馮觀察一把由她手裏搶過來，將瓶兒一搖幌，却是空瓶；向地下一擲，長嘆一聲，說道：「罷了，傻丫頭何致於此？偵探長您真有先見之明呀！這孩子果然是服安眠藥片而自殺了！咳，何必呀。」說着潛然淚下。

署長說道：「既是服安眠藥自殺的，就別叫法醫來檢驗了；趕緊打電話請他不必來吧。」一個警士答應一聲便去掛電話。

李智道：「貴府的人們都請到屋裏來；我再解釋一遍，免得疑惑。大凡人若是吃下去別的毒藥，以致身死；在死前藥性發時，他一定要翻身打滾。若翻身打滾兒她身下鋪的褥單兒就必然有很大的折縐揉搓的痕跡；她身蓋的棉被也必然壓到身下去；死者的指甲必青黑，口腔中必然遺留毒質。若是被人用甚麼法害死的；她在睡夢中驚醒的瞬息之間，面上必有驚懼或憤怒的形容。由小姐的面上看，她毫無哀泣之狀；可見她早已下了必死的決心；因為造成這死的原因，並不是家裏人們，而是她自己；所以她只有愧對，而無怨恨。既無傷痕，又無懼驚

憤怒之容，可見並非被人所害。她並沒翻身打滾，可見她吃的不是毒藥。那末她怎麼死的呢？那就只有多服安眠藥片了。我猜度她在會裏便下了必死的決心，回到家來死，好免得連累會上。她回來時便買了一瓶安眠藥帶回來，所以她對觀察說：我已帶回藥來了，今夜服下明天就會好了。她回到這屋內，僕婦給她沏來一壺茶；她就用茶水將一瓶藥片全服下去，因為藥多，所以喝了半壺水；她這算大事完畢，要撒手西歸了；所以她甚麼也不思想，平心靜氣的等着死，故而面上毫無哀泣之狀。看她不脫衣服，蒙頭而臥，豈非決心等死嗎？大家都明白了，決不要再猜疑了。至於她爲甚麼要死的原因，我還得慢慢的搜查；待得到證據時，再到府上來報告吧。（轉面向馮觀察說道）我們到客廳去坐，她們好替小姐換衣服，預備成殮。」

馮觀察引導着回到客廳；馮觀察說道：「小女之死雖是由於自殺；造成自殺的原因，還未明白，我心裏總覺是一塊病。這雖然是一件屑瑣的小事，但我以爲有澈底審查的必要。因爲近日我到共進會裏去，才知道那邊住宿的會員們，是自由出入；既是自由出入，便有了外宿的機會；難免有奸人行拆白欺騙的手段，以致小女墜其術中，造成她的自殺。這種人是社會

上的危險物，不可不除；我意欲拜煩大偵探長偵察一下，不知您能否有閒暇辦這瑣事？」說罷用希望的目光，望着李智。

李智慷慨的說道：「人命事大；便是觀察您不見委，我也必要設法偵察的！因為這是我的職務；社會上有了這樣不肖分子潛伏着，必將不斷的發生被害者。您不必掛在心上，這件事交給我辦吧；您還得料理死者的身後一切，我們不便在此久談；我要告辭了。」

馮觀察拱手道：「謝謝謝謝，希望您馬到成功。偵察此事所需的費用，完全由我擔負；您可以隨時到寒舍來取；千萬別客氣！」

李智只淡淡的笑了一聲，並未回答。立起身來向馮觀察告辭，和王用勤逕自走了。

午間李智來到新女性共進會，傳達人傳進名刺；少頃門簾起處，尚會長如璧月祥雲一般含笑走入；彼此互相行禮後，各自就坐。李智不暇作客氣常套，開口說道：「對不起尚會長，不幸得很，我又帶來一個不幸的消息；來報告給您。」

尚會長立刻就玉容改色，疑訝的說道：「呀！又是不幸？莫非做同志中又發生了事故？」

李智點頭道：「是的！貴會的會員又有一位自殺者。自殺的方法還是多服安眠藥片；昨夜

死在她的家裏，今天早晨才發見已死；這個人就是馮湘雲女士！」

尚會長戚然說道：「馮女士她竟自殺了？她是完全得到自由的人，爲甚麼還要自殺？李先生，她自殺的原因，您可以見告嗎？」

李智道：「她自殺的原因，連她的父母都不曉得！我受了她父親的委託，偵察她爲甚麼要自殺；所以到貴會裏來，請求您的協力，」

尚會長感着一雙蛾眉，玉容慘淡的說道：「慚愧得很；關於會員們的一切行動，我是向不干涉；所以她們的事，我是毫無所知；對於您的偵察，怎能有所補助？請李先生自己搜查吧。」

李智曉得她講的是實話。便不再說甚麼；逕請她引往宿舍去搜查。

到宿舍時，會員們都在講堂，屋內無人；尚會長指給馮湘雲的床鋪；李智便注意的細加檢查；將她的遺物挨次察看已過，却並無有關係之物。這使李智太失望了；不由得暗自焦急；便將小木箱中堆着的一些書，全數取出來，一本一本的翻動着看。除了課本之外，還有幾本小說和雜誌；課本之中並未發見甚麼；又將小說拿起翻看。忽見一本小說，封面畫着男女二

入相抱跳舞，上面印着愛之花三字。翻開看書出的內容，原來是一本白話體的戀愛說部；翻到最末的一頁，見那一百紙與後面的封皮粘着；只將三面紙邊粘在封皮上，當中都虛空着。料想裏面必有文章；便用小刀輕巧的將粘着之處割開；不覺心中大喜，失口呼道：「密祕在這兒哪！」

尚會長聽了便過來看；見小說的後面封皮內側，附貼着一枚二寸小像片；是一個分髮的青年男子半身像；封皮內側還有鋼筆寫的兩行字；上一行是（湘妹紀念）下一行是（水心贈於北京）

李智將這一本小說放在一邊，繼續察看另一本小說；直到看完了所有的小說雜誌，却是別無發見；嘆息一聲，只得罷手。

尚會長說道：「有了這像片和姓名，您便容易入手偵察了！」

李智搖頭說道：「也不見得容易入手！這照片當然是馮女士的對象無疑。但這水心二字，恐怕不是真姓名；或者是他名字的偏旁，也未可知！只有一個姓名不確實的像片，此外甚麼都不知道；僅々根據這一點，來入手偵察；豈不是很不好辦？希望再得一些充分的證據或情

息；才好偵察。待會員們下課，請教一下看是如何；這樣辦可以嗎？」尚會長點頭表示同意。

停了一會兒，一陣鈴聲响後；接着便聽得一片雜亂的步履聲和嬉笑聲，漸近宿舍；魚貫走進來幾十名新女性。她們原是嬉笑的，進屋一見會長和偵探長；一個個的面孔，便立時變為嚴肅。她們也似知道又發生了不幸；都用驚疑的目光望着尚會長和李智；有的也彼此互相注視着，默々無言。

尚會長見她們已都走進來了，便高聲說道：「大家注意，我們會中又發生了不幸；我們的同志馮湘雲女士，又自殺了。偵探長李先生爲了要偵察她自殺的原因，因而到此搜查她的遺物；並沒得着相當的證據。爲了給死者報仇，希望得一些證據和消息。關於馮女士社交的事跡；那一位同志有曉得的，可以儘量的說給李先生聽；以供李先生研究這一案的參考。千萬不要緘默着不言語；我想已死的馮同志，冥々中也在期待着哪。那一位和她友誼深，請到她那屋去和李先生談々。」她說完了，用着期待的眼光向衆人望着；却並無一人答言，仍舊互相觀望着。她候了三四分鐘感覺到失望；便又高聲說道：「大家要看清我們目前情勢；凡在

本會的會員，當然都有相當的覺悟；立志要替全國女界解放運動作前驅；要到女性職業線上去作戰士，和男性競爭；要掙斷舊禮教下，家庭的羈絆。社交公開和男性接觸，是在所不免之事。馮同志是已竟完全自由的人；並且還護得基本資產；她爲甚麼要自殺呢？她自殺的原因，現在雖未判明；但可斷言決非由於家庭！既不關係家庭，當然是由於外界；那末她自殺的原因，必由社交而生。小失意不至於自殺；便是被騙，失戀，也不到輕生的地步；大概必是被人愚弄而喪失了她所有的資產；而她所期待的也完全絕望；使她既無臉面對家庭，又沒資產自己生活；意志薄弱不肯忍苦耐勞去奮鬥；便決然的自尋死路了。大家請想，我們新女性共進會的會員，才和社會接觸，便連次發生自殺慘劇。這固然是由於死者的社交知識太淺，易於受男性的誘惑；而又意志薄弱沒有奮鬥的精神所致。但慣於玩弄女性的男子們；若不施展毒辣的手段，欺騙，遺棄，誑詐金錢；又何致於她們自殺呢？這種慘忍的男子，我們必須以全力對付他。對他們講求反擊報復的手段；替社會除去害羣之馬，給被害而死的同志復仇，這是我們應盡的義務。趁着偵探長偵察的機會；我們揭穿了拆白匪徒的真面目，國家自有法律懲治他們；比較我們私人對他們施報復，豈不難易懸殊；真是事半功倍！大家若有

所知，不乘這時候兒說，還待甚麼時候兒才說呢？」她說完了又候了幾分鐘，還是無人回答；她長嘆一聲，赧然的對李智說道：「偵探長！我太抱歉了；對於您竟絲毫幫助也沒有；這只有求您勉為其難啦。」

李智點頭說道：「這也是沒法，我只得盡我智與力而向茫茫人海中去偵察了；尙會長費心之處，鄙人謝絕。」說罷行禮告辭而去。

李智將那本小說——愛之花——攜回警廳；取下那枚照片兒，送到照像館叫放大了洗十張；以便各隊員及各署按照像片偵察此人。照片兒洗出，分發之後，靜待報告。

一瞬之間又過了五六天；不但後一案的這位水心先生毫無形影；連前一案的那個余志恒，也未見面。李智的心中不免焦躁；欲親往南池子張宅去打聽那呂少陽，又怕有人識得本來面目；打草驚蛇反為不美；只得另想別的方法去探詢呂少陽。

次日旁午時分，李智到永豐金珠店和滿恆謙見面。談笑一會兒閒話；見屋內沒有別人，才將自己來意對滿恆謙說明；煩他到南池子去一躡。

滿恆謙笑道：「我到那兒怎麼個說法呢？」

李智道：「你去見了呂少陽，就說我們李老板從十數天以前就說要拜訪您來。不料在應酬的席上，多吃了幾杯酒；回到家去，也不知怎麼鬧的，由台階兒上掉下來；左臂也摔腫了，左腿也瘸了；因此不能出門。瀾雖然是癩，可是還沒忘了那支方竹手杖。和我說若是往東城去的時候兒，順便到南池子，見呂爺打聽打聽拿方竹手杖的那位先生，他住在那兒倘若呂爺不知道，就拜託呂爺，等那位先生到張宅去的時候兒，煩他往柜上掛個電話。我倘若對付着能夠出門，我好去開々眼界。你如此說法，再和他客氣幾句；他必然能夠答應；或者由他的口中還許能以得知余志恆的去向；倘若連他的住址都打聽來，豈不更妙。老弟你替愚兄辛苦一闖吧。」

當下滿恆謙便欣然的走出去了。

一點鐘以後，滿恆謙回來了；拍手笑道：「這一篇謊話他竟信以為真；他說：余志恆回北京來住了六七天，又往天津去了；到現在還沒回來。等他回來時，必往張宅來；他幾時來，我幾時往柜上掛電話。還叫我替他捎好兒，問候您哪。」

李智點頭道：「怪不得隊員們都沒見着他；原來他不在北京呀！」又和滿恆謙談笑一晌，

方寸回去。

過了幾天這日傍晚時回到私宅；他的二太太于琬珠說：補習所裏又立一個褒貞會；會長演說此會的宗旨；大意說（女人不要把貞操看輕了；未結婚的女人，在洞房花燭夜之前，無論對於任何入也要保守着女貞；便是自己為未婚夫，也不可任他嘗試。已經結婚的女人，除了夫婦之間；以外更不可有近身的男友。因為那是愧對本夫的良心問題；一時不檢，便要終身抱憾；而且也容易使夫婦的感情破裂，演成離婚的不幸。同志中有這個自信力的，才可以加入褒貞會；若沒有堅決的自信和把握，不加入褒貞會也沒關係。但是倘若加入褒貞會，而再不能保貞；那時節本會必要執行嚴酷的刑罰。褒貞會的會員是彼此互相監視的；失貞操者，衆共棄之。三年之內貞操無玷者，到那時本會長必有相當的褒獎。大家都要自己嚴格的思想思想，不要因一時的虛榮，而驕然加入本會！志願入會者，遲早報名均可。褒貞會成立之後；便要設立一個社交研究班；不是褒貞會的會員，不允許她入研究班；這種限制是含有深意的，大家久而自明）當時志願加入者有二十多名；我其實也不是想要研究社交；加入與不入都無關係；不過因為你的臉面上着想，我也就報名加入了。回來和姐姐說，姐姐說我作的

對！可是沒和你商量，不曉得你的意思如何？」

李智笑道：「這是你自己的心志，我怎能替你作得主呢！你若自己猶疑，那便是驀然加入了；將來若被會衆嚴酷的懲罰時，我也是愛莫能助干涉不了！」

他的大太太吳英才先笑起來；于囑珠還當正經話聽；見大太太望着她笑；自己一想，不由得白瞪了丈夫一眼；自己也笑起來。

夫妻三人說笑了一陣，于囑珠說道：「她們在美國生長的人，畢竟比我們臉皮厚。尚會長一個還沒結婚的黃花少女；她不但甚麼都明白；我這樣的貨色都說不出口的話，她竟會滿不在乎的說出來。不但我是少見多怪，連同會的人們也以爲奇特呢！」

李智點頭道：「尚會長的確是一位不平凡的女人；她的設施，都具有深意；令人欽佩；只不知她的家世如何；是甚麼樣兒的人家，有這樣兒的好教育呢？」

吳英才說道：「那倒不在乎門第！豈不知蓮出淤泥，珠出老蚌嗎？」

三人談笑一回；李智忽然想起南池子張宅，不知是何景況；那個署名水心的人，也難免是他們一路；何不乘夜到張宅去探看一番；或者得些消息也未可知。想罷便對兩個太太說了；

自己換好衣服，也不開大門，便越牆而出。這一夜正是下弦時節；月暗星明，天氣清爽；大街上還有許多行人來往走；看錶時還不到十一點鐘；作這種窺探事，略嫌早些。仗着今夜月光不明，還不妨事；到南池子尋得九十五號，見門外停着四輛自用車；車夫們湊在一處談天兒。便閃在牆角一探龍爪，聽下窺聽；一個愁聲的說道：「今兒晚上又不能早散；小李你信不信？」

一個啞脖子的說道：「那可沒準兒；你怎麼知道不能早散呀；沒事兒造謠言。」

愁聲的說道：「啞，瞧你這個勁兒；我造謠言！你敢和我打個賭嗎？」

啞脖子說道：「打賭你也是瞎說，擡大運，你能有甚麼把握？」

愁聲的說道：「你別管哪；若是在一點鐘以前散，就算我輸；若在打過了一點以後才散，就算你輸；你敢賭個東道嗎？」

一個尖嗓子的說道：「喂々，等一會兒；您二位賭東道可別忘了我們倆呀！」

又一個結巴啞說道：「對：對了；你們倆賭上兩隻鴿：瀰雞；再：賭上二：二斤酒；和四
十個燒：燒餅；咱：們四：四個人吃；二：位看好：不好？」

啞脖子說道：「統共不過兩塊錢，那不是小意思嗎；誰和誰也過得着；何況又不準一定是我輸。我倒沒甚麼；就怕小劉三兒輸了，該着坐纜了；他把錢化了不交柜，他媳婦兒能答應嗎？頂燈兒，找舊坑兒，雖然沒瞧見，刷尿盆兒我可開過眼了。」說罷三個人都笑了。

憨聲的說道：「居家過日子，誰家沒有入出裁；誰也別笑話誰！她管着不叫我化錢，也為的是過日子；雖然有人笑我怕老婆，不夠英雄，可是人家行的正，八個人抬不過禮字兒去，不聽人家的話行嗎？怕老婆總比戴綠帽子光彩一點兒吧。」

結巴咀說道：「你說這：這話，誰帶綠：綠帽子呀？挑：明：了說，別含：含糊。」

啞脖子說道：「小劉三兒，不怪人家說你缺德；你缺德就缺到你的咀上了！弟兄們天天兒在一塊兒，都說你笑你挺好的。我不過說了一句刷尿盆兒，你就急了；抖落我現眼的底；我可是帶過綠帽子！你說的好，那不是為的過日子嗎？我雖然帶綠帽子也不過是担個名兒。我的媳婦兒又沒叫他怎麼的，不過撲撲抱抱啗幾口；我還比當忘八的高着一等兒，這院兒裏就有兩個活忘八，你敢去給他抖落抖落嗎？」

尖酸子的說道：「別鬧別鬧；您二位真不真假不假的，到底兒是怎麼回事兒呀？」

啞脖子說道：「那兒呀，是那麽一擋子事！起先我和一個太監住街坊，他就是王老公。王老公瞧我們那一口子長得不錯，愛上了，就煩同院的德二奶々給說；要和我們那一口睡一夜；他情願化五十塊錢，以外還給一個金戒指。這個事娘兒們當然知道我不吃這一水；就沒敢答應。過了一個多月，偏趕上要過年了，那二年我混的也不大好，弄了個債主臨門。王老公又添了十塊錢，煩德二奶々說；德二奶々趁病打癩腿，死說活說的才把我說修服了。您想々六十塊錢若住頭等班子，該住幾夜；何況他又是個淨身的太監，陪他睡一宿又能怎麼的。起先以為人不知鬼不覺的，落着六十塊錢應急；還了饑荒之外還可以添兩件衣服過個肥年。不料後來德二奶々往轉子房兒勾我們那一口子，她不去，就把德二奶々得罪了。逢人給宣傳，說我們那一口子跟王太監睡；我在那院兒裏沒法兒住了，才搬出來。因此知道的就說我帶綠帽子！就是這樣兒一碼子事；您說劉三兒今兒個對不對呀？」

尖酸子的說道：「還是這麼一回事呀；那不算甚麼；朋友們挺好的交情，別因為說笑話兒犯了心；得，揭過這一篇兒去；可是劉三弟你怎麼知道今兒晚上不能早散呢？必有個叟兒，你說出來吧。」

惹聲的說道：「這是那兒的事；無心中一句話，傷了朋友，我真是他媽的缺德咀；得啦小季，讓哥々這一步吧；明天我受罰，咱們東來順喝一場兒，您回去可千萬別對弟妹提呀！今兒個是該着你少輸個東兒！我一說你們就明白了。住在長巷下三條館裏那個小子，他姓雨也不是姓玉，帶來一個天津衛的小娘兒們；長得真漂亮，也真會浪。下車的時候兒，正趕上我們的主兒從東口兒來到；那姓雨的一給介紹；那小娘兒們把小咀兒一咧，那個笑勁兒真得說夠瞧的；往院裏走那幾步俏步兒，真得說壓倒劉喜奎，氣死金玉蘭。來了這樣的一個天仙，這家的兩個活寶，輕易能放她走嗎？還不定想甚麼法兒留住她，多守一會兒是一會兒；你們想，能夠早散嗎？」

啞脖子說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呀！好哇劉三哥，您還套我哪；這個東兒真險些輸給你。結巴把牙都磨齊了，靜等着吃我哪。可是神佛默佑，不叫我輸；你先饒兩天再說吧。」

四個人同時笑起來。

李智心中一動，暗自思想；車夫說姓雨姓玉；那余志恆說話帶些南方的口音。說余字發音不清，車夫說雨爲玉，也未可知。車夫們也沒甚麼正經的可談，還是到院裏去看々吧。回頭

向四外望了望，見並無行人；便將身一躍手攀牆頂，身體向上一聳，上了牆頭。見院內無人，便跳落院內；藉牆角隱着身體，探頭窺看；見正房中燈光輝煌人影幌動；一片喧嘩笑語之聲。便由東廂房後面轉到正房後。見有幾棵樹，大約是桃杏之類。近北窗處有幾株矮樹，大約是海棠。便將身閃在海棠樹下，藉着玻璃向屋裏瞧個清楚。見東首一場麻雀牌局，是二男二女。西首一場撲克牌局，圍着一圈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數一數是六個男的三個女的。靠東牆一張烟榻，上面擺着烟具；一男一女對臥吸煙，女的腿邊坐着一個男子。在打麻雀的女人身後，一面兒站着一個男人。聽他們一面賭着一面說笑；真似不知道天地間有愁苦事。再向各人的臉面上詳細注視；見坐在烟榻女人腿邊的那人；梳着光亮的分髮；白如傅粉的臉面；兩道又黑又長的眉毛；一雙笑咪咪的眼睛；兩隻鬚風的耳朵；左邊嘴角旁，隱々綽々似有一顆黑痣，左耳是否有鉗孔兒，因為距離稍遠看不清楚；就這長像兒，已證明他是余志恆。見他和那臥着的女人，口講指畫又說又笑；看那女人不過二、三、四歲；面上塗着脂粉，所以瞧不出烟容；團臉兒尖下顎，也有六七分姿色。因為屋中人聲嘈雜，辨不清余志恆講的甚麼話。正在注意着細聽；忽見那女的笑着向余志恆曲在床上的大腿根兒處，狠力的

搯了一把。這時才聽清他的聲音。聽他嚷道：「噯哟喂，大少奶，痛煞哉。」那邊躺着的男人笑道：「余老弟，這回吃了橫虧；疼得打起鄉談來了。」那女人也斜着俏眼笑道：「小缺德兒，我叫你胡編排着轉彎兒罵人；我給你搯破了變成愈口；缺德的東西。」

見余志恆一面自己揉着腿，還向那女人扮鬼臉兒。口裏不知又說了一句甚麼話；那女人忽的坐起身來，一把搯住了他的臉蛋兒。他却一躲也不躲，口中只是「噯哟喂，噯哟喂」的哼着；將手伸上來握住女人的手。那女人並不撤回手來，仍舊搯着不動；笑着說話，似在問他還罵人不罵。余志恆握着女人的手，口內哼々着聽不清甚麼話；那女子又用腳向他背後踢了一下，方才撤開手往回撤。余志恆的手還握着不放；那女子又在背後踢了一腳，余志恆才肯撒手。李智曉得這兩個是打情罵俏的調笑；只可惜圍着撲克局的那些人，不住高聲喊叫說笑；以致麻雀牌局的人，及打烟圍的人，這兩邊說話都聽不清。有時那邊不響了，才可以聽清三句兩句；這是無補於事的。

李智站在窗外海棠樹下，就如同看擴音機不良的電影一樣；但見他們動作，聽不清他們說話。看了一點多鐘，才見那夥麻雀散局；可是撲克牌那邊，更吵得厲害了；少時烟檯上的

人。也換了班；那余志恒隨在那女人的身後，又擠到撲克桌邊的人羣裏去了。

又過了半點來鐘；見兩個僕人模樣的人，進來搭桌子擺匙箸；想必是要開夜宴。料他們在吃飯的時間，不能如此亂吵；必要談些正經的話；由他們的談話中，好得一點兒消息。便耐着性子等候着；少時酒菜擺上來，僕人相請入坐；那場撲克才散了。見僕人向和余志恒調笑的女人叫了少奶。屋內騷動半晌，才安靜就坐；那幾個女人和叫來條子一樣，都夾在男客中間坐着；也不分甚麼賓主。此時大家雖然也說笑，却不似方才那樣的吵了；見一個水蛇腰的男人立起擺手，大家都肅靜了。

聽那男人說道：「今天王小姐遠道而來；鄙人特備這一席小酌，替王小姐接風洗塵。望王小姐及衆位都盡興的暢飲；今夜作一個通宵歡聚，那一位也別走；待酒已盡興之後，我們再玩撲克或竹戰或牌九，都可隨意；酒和菜都預備的很多，希望大家不要留量方是！」

他說完了衆人鼓了一回掌；隨見在他身旁立起一個女子；向席上略一點頭，先來一個媚笑。那一双俏眼的目向光，闔席諸人掃了一周；聽她說道：「鄙人蒙張先生如此錯愛，實在感激之至；又得和諸位盤桓，真是榮幸萬分；張先生真有孟嘗君，孔北海之風，令人欽敬；

鄙人冒昧到府上來打攪，自己很覺不當；反蒙二位張先生和二位張太太的招待；使我感愧交併；感情厚意我先謝々。」她說完了向席上點了點頭；在座的衆人便敲起肉梆子來。肉梆子還是肉聲，他們鼓掌是下過工夫的；竟能將兩手拍的比木梆子還響得脆。假使李智若不是立在窗外得瞧着他們鼓掌；但聽那響聲的韻味；誰也想不到是人拍的；簡直連一點兒人的韻味也沒有！

李智最注意的當然是余志恒的言動；無奈他並不正式談話，只和那位女人眉來眼去的咕咕；忽聽方才立起講話的那位男主人說道：「王小姐府上都有甚麼人？」

王小姐說道：「先父病故在廣東藩台任上；現在只有家母在堂；還有兩位兄長，都在金陵大學畢業；現在南京不久一定到北京來；那時我必領着家兄到府上來拜望！」

那位男主人連說了幾句不敢當，往下又沒有話說了；只好舉杯勸酒。

李智立在窗外聽了許久，見他們又猜拳行令的吵起來；曉得聽不見甚麼正經話；便輕輕的離開窗下，由原路越牆而出；逕自回家。

次日上班，便叫派兩名隊員；到南池子張宅門外守候；偵探那余志恒的行動。隊員領命去

後；李智自己暗想，昨夜車夫說那姓雨的，住在長巷下三條的會館裏。昨夜他們既然通宵不睡，今天必然晝寢；在下午二三點鐘以前，他們未必起床；到二三點鐘時，我到下三條去看，若能有機會得知他住的屋子，豈不大妙。

正在思索，忽聽電話鈴聲；拿起耳機問時，原來是滿恒謙；他說：「方才接呂少陽的電話，說那個主兒昨晚回來了；現在宅內；老板若來就請急速來吧。因此特意掛電話通知。李智笑道：『我已竟曉得了；他若再掛電話時，你說說老板的腿還沒好，不能出門；便謝々他就完了。』說罷掛上電話；處理別的案件。

到下午二點多鐘，李智化粧作一個老翁形狀；躬腰駝背的走出警察廳；坐洋車到長巷下三條胡同口兒下車。一步一步的慢慢走進去；果見有一個會館；便在近傍坐着休息。直候到掌燈時分，也沒見余志恒回來；自己肚子也餓了；不覺啞然失笑，這半日是白辛苦；大概他必另有住處，未必長住會館，轉身便走。才走了幾步；見一個飯館子的送外賣的小孩兒，提着食盒由會館走出來；便向他問道：「啊，你又來送飯來了；你見着余先生嗎？」那小孩兒說道：「余先生是余志恒嗎？他早就走了！他住的那屋，現在是高先生住着哪；

「你找余志恒幹麻，是要錢嗎？」

李智道：「對了」

小孩兒嘻嘻的笑了兩聲，便提着食盒飛跑而去。

李智到前門外飯館子用飯；因為昨夜睡的太晚，令夜不再去偵察；用畢酒飯，便回家休息。

次日上班後，一名隊員進來報告；說道：「昨天奉命偵察那余志恒，我二人在張宅附近守候到下午四點半鐘；見走出一個人來，手提着旅行用的皮包；那隻手拿着方竹手杖；往臉上看，與偵探長所指示的像貌相同。那胡同裏沒有洋車，他走出胡同才雇車；我們兩個也坐車跟着他。他到四牌樓二條胡同，春明公寓門前下車；我們兩個也下了車。他走進公寓去，聽一個人說道：「于先生回來了；幾時回來的！才下火車？」我們二人也走進公寓去；假裝要賃房子；在柜房和柜上入問長問短；我見那牆上掛着宿舍名牌；並沒有余志恒的名字；只有一個于之珩住在三十六號；想必是音同字不同，然聽錯誤了。臨走時我說；我想起來了；方才進來的那位先生，他大概姓于吧；他甚麼時候兒搬到這兒來的呀？公寓的先生說：不錯，

是姓于；他搬來夠兩個月了！我不便再多問，就告訴出來。我二人在胡同裏守候到六點多鐘，見他提着手杖由公寓出來；上車又回南池子張宅；我二人又跟他回南池子。直守候到半夜一點多鐘，他才出來；那胡同只有一輛洋車，他跳上去走了；雇不着車，我二人只得步行在他後邊尾隨着。出了花園口才有洋車，我們上車又跟他到春明公寓；見他立在公寓門外敲門；我們不便在那兒下車；到二條東口兒外才下車；大約他是回公寓睡覺去了；我兩個由頭條轉回來了！今天再偵察他，就得在春明公寓去守候了。」

李智皺着眉說道：「你們昨夜跟在他的車後跑時，他瞧見沒瞧見？」

隊員說道：「不能瞧見吧？我們離着車有二三十步遠；三更半夜的他那兒能注意呢！」

李智搖搖頭說道：「這種偵察法，太不妥當。你們跟着到公寓去打聽他，那就容易啓他的疑惑；又跟他到南池子，半夜又跟在車後裁；並且始終是你們兩個人；這都是破綻！應該先用一個人尾隨着，那一個遠遠的隨着；他回南池子的時節，用先前隨着的那人尾隨；兩個人替換着，以減少他的注意；夜間兩個人一同跟在車後跑，是更容易叫他起疑。應該一個在前頭快跑，後面的假作追前邊那人，而又追趕不上之狀；前邊的人，要越過他坐的車前面去；

後面的人在他的車後追逐；即使他在中途拐彎兒，進入別的胡同；還有後面的人跟着；前面的人反回來再跟在後面；黑夜之中這樣兒作法，才不致於叫他起疑心。今天你們化粧去吧；不要還穿昨天的衣服了；^(也)也不可隨便打聽，只探察他的行踪成了；去吧。」

隊員行禮轉身走出去了。

李智仍化粧作一老翁；走出警廳，逕奔長巷下三條；到會館門房，見了會館的長班；和他打聽余志恒的一切。那長班是北京人，又是吃長隨飯的；有甚麼不明白的。料這老翁必非平常人，也不能無緣無故的來打聽；余志恒又不是很規矩的人；在會館住時，拉了遍地的債；偷着走了；對於長班，連一文錢的好處也沒有；有人來打聽，自然不肯替他隱瞞。便說道：「那位余先生是一個沒把兒的流星，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到那兒去！會館的定章，凡是同鄉都可以住在會館；但須有同鄉介紹，才可以搬進來。他也是經一位同鄉介紹搬進來的；一件行李和一個藤箱網藍之外，別無長物。據他說：是由客棧裏搬來的。是那一家客棧，也沒人打聽；搬進來的不多日子，便在近處飯館子記帳；越欠越多，再換一家。住了兩個多月，欠債的人家都找上來了，向他要錢；他說了一個期限；支走了債主；把網藍藤箱都拋在這兒，

只將行李偷着搬走了；這是今年三月間的事。看他外表穿着很闊的洋服，腰裡頭百八十元的帶着；真不像個沒錢的樣兒。雖然有錢就是不得還帳，這也許是一種特性。還真有幾位闊朋友，時常叫自用車來接他。他走後債主們再來找，會館裏當然不負責任；我們也沒叫你賒給他！我一計算，統共才八十多塊錢的帳；他竟值得費一條路，您說奇怪不奇怪？他在這兒住的時候兒，並不夜夕在此睡；大約一個月中，只好在此住二十天；也不知他往那兒去，成天的不在屋。他拋下的藤箱網籃也是空的；除了一些破報紙別無他物。從走後到現在，連個面兒也沒朝一朝；他的去向，我實在不知道；並不是袒護他，不對您說！您想情，我是北京人；在此當長班是賺會館的幾塊錢；和他們南方人非親非友；我何必替他扯謊冤人呢！您說我說的這到對不對呀？」

李智點頭道：「年青人看着很不錯的；想不到竟是這樣的人品呀！得了；我謝々您吧。」說完了立起身來，告辭而同。

到夜晚十一點鐘；李智換好衣服，由私門走出來；坐洋車到南池子便下了車。慢々の走到張宅門外；見五六輛車停在門旁；車夫們湊在一處說笑。自己仍舊隱身龍爪槐下；聽車夫正

講七俠五義的故事；又見兩個人由南向北慢慢的走來；行至切近，才看出是派來偵察余志恒的兩名隊員。見他二人走過去了，幸智才越牆入院；仍舊轉到正房北窗外，在海棠樹下隱身，向屋內窺探。見屋內有十二個男子，七個女子，都在各桌邊坐着喝茶。一個二十五六歲的矮子，由一個花布套兒裏取出一個胡琴；定好了絃，便拉一段一黃過門。衆人拍手兒亂說，好，好！那位大少奶便向那天津來的王小姐問道：「王小姐，您聽着怎麼樣兒；可以叫他伺候一段兒嗎？」

王小姐笑道：「孫先生胡琴拉的真不錯！只怕我唱不好；大姐々請您先消這幾句，讓妹妹々先喝兩碗茶，潤潤口兒吧。」

大少奶笑道：「大少爺要求您唱一段兒，您怎麼先叫我唱呢；還是您先唱吧。」

一個留着平頭的說道：「誰先唱還不成呢？今天嫂子您就先起頭兒唱；你們七位都是會唱的，一位來一段兒，唱完了再輪回來；我這辦法兒好吧。」

衆人便鼓掌亂喊，對，對！

大少奶笑了一笑說道：「好，我先獻醜；可是唱甚麼呀？我唱烏盆計好不好？」

衆人又拍了一陣手。

矮子便拉起二簧原板；大少奶立起身來，唱了一段兒原板；還的確不錯，真夠味兒；唱完了，衆人又鼓了一陣掌；那個男主人便說道：「這回該聽王小姐唱了；您唱甚麼呀？」

王小姐飄了一眼笑道：「我唱不好，您必得叫我獻醜；沒法子，衆位包涵着聽吧；孫先生拉西皮倒板，我唱虹霓關！」

衆人拚命的一般鼓掌；那位男主人尤爲特別用力。胡琴拉了過門；王小姐立起身來，輕啓朱唇引吭高唱。只一句兩軍前閃出了伯黨小將的倒板；便有高過行雲之妙；衆人的鼓掌聲叫好聲雜作；直到唱完這一段兒，衆人是一句一鼓掌；她也唱完了，大概衆人的手也都腫了。

李智注意尋覓，却不見那余志恒；心中很爲納悶。此時屋內又換了第三位唱手；見一個穿着藕荷色西服襯衫的說道：「二少奶的拿手戲是別姬；老孫！你拉南梆子吧。」

一個年歲較小的瘦女人，亭亭的立起；便唱了一段霸王別姬；唱完了衆人雖然也照例的鼓掌，但聲音却不似先前那樣兒脆；大約是手腫了的緣故。

直到這七個女人都唱完了，還沒見余志恒露面兒；看錶時已到一點；久等無益，便仍越牆

出來；尋那兩名隊員也不見了；想已回去；自己也就回家休息。

次日上班，隊員進來報告，說道：「昨日我二人在春明公寓門外守候；到十一點多鐘，見他走出來；公寓門外停着三四輛洋車，他跳上一輛車去就走；我等他走出幾十步去，才上車跟着走；直跟他到西單牌明湖春飯莊。他走進飯莊，我們便在門外守着；他這一頓飯吃了兩點多鐘，到兩點半鐘他才醺醺的走出來；雇人力車到南池子張宅。我們尾隨到張宅，便在門外守候；始終也沒見他出來；直到夜半一點來鐘，他還沒出來；我們也就回來休息；大約他昨夜或者宿在張宅了。請示偵探長我們今天往那兒去守候才好？」

李智略爲思索，便問道：「昨夜十一點半以前，可曾有別人從張宅出來嗎？」

隊員眨了眨眼睛，說道：「似乎是曾有一個人出來，我離着遠沒瞧明白；史有聲離着近，我叫他來吧。」說罷便退出屋去。

少頃隊員史有聲白受采二人一同進來；史有聲說道：「昨晚十一點以前，我在龍爪槐樹下隱着；見由張宅走出來一個人，是個老頭兒；穿着青大褂，帶着草帽子，手裏拄着一根四尺多長的棍子；走路好像腿上不大得勁兒，兩條腿一拉一曳的走；臉面雖沒看清楚，可是我確

實瞧見他有鬚鬚了；見他往南慢慢的走了。還有十點鐘前後時，有一個身穿白褲褂的人走出來；那人也沒帶帽子，口裏哼々着唱，兩手拍着板，往南走去；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青人。以外沒瞧見別人走出來。」

李智點頭說道：「這事他已覺察了！大約前天你們追隨的太緊，露了像兒；使他覺察別給他掛了樁，在偵察他的行動；所以昨夜他用金蟬脫殼，化粧作老頭兒走出張宅去了。昨夜十點半以後，張宅內並無他的踪影；他一定回春明公寓去了；大概今天他又搬家。你們辦事太不加檢點；他這一作防備，我們就不好辦了；今天你們倆往春明公寓附近去守候吧。」兩個隊員領命而去。

李智目送他們走出門去；忽聽王用勤說道：「他們兩個的辦事能力，是差一點兒；還不如另派別人哪。起先我以為這樣兒的案件，容易偵察，才派他們兩個；不料這個姓余的小子還這樣兒滑！」

李智道：「你不要輕視他！試想，這案已發生許多日子，我們得到了甚麼證據；由此一點就可證明是個滑賊了。但是昨天他為甚麼要由東城特意跑到西城去吃飯呢？若說是有宴會，

又不是時候兒；那兒有十一點鐘請客的；一頓飯又吃了兩三個鐘頭；其中必有緣固。莫非他和明湖春相熟，爲着避我們的偵察，他要搬到明湖春住去？但是也似乎……」

電話鈴聲忽然作鬧；李智拿起耳機說道：「喂，那兒？我是偵探長……西單燕京大旅社又出了人命……我馬上就去。」說罷掛上耳機。

王用勤立起身來說道：「我也去。」

李智道：「去就快走。」說罷便取了應用物件，一同走出警察廳。

二十分鐘之後；二人到燕京旅社門前下車；一名警士立在門前，向李王二人行禮。二人逕自走入。見署長和旅社的經理在天井中站着，迎上來彼此行禮。署長皺着眉說道：「您說奇怪不奇怪；旅社的茶房老李，無緣無故的死在樓上四十號就是前次死人的那個房間怎樣兒死的還不知道。他們沒敢動，我也沒亂動；留着原姿勢以備偵探長檢察和研究，您二位先到柜房坐，聽他們報告吧。」

李智點頭一同進了柜房；那經理送上茶來；然後說道：「死的這個茶房老李，就是前次和您見面，伺候自殺的女客那個人。昨天晚間他還好々的；今天早起到八九點鐘時節；客人們

喊他，不見答應。別的茶房就以爲他出去了；便替他伺候客人；到九點半以後，還不見他回來；怕他在那一間空房裡睡着了；便挨着屋找他；別的屋都找遍了，都沒有他。四十號那屋，從那女客死後，永遠也沒住過人；他膽兒又小；白天他都不進那屋去，夜間他更不能進去了；大家都說不能在那屋。後來廚房的小打雜的，小孩子蹦蹦跳跳的跑進去一看；就大聲喊起來——說在這屋哪；我叫不醒他——我們跑去一看，見他躺在地下；我就知不好，那兒有在地下睡覺的呀。一摸他的鼻子嘴，一點兒氣也沒了；我忙叫大家都退出來；急速到分所去報告。叫打雜兒的立在門外看着，誰也不叫進去；署長來到也看一看就給您掛電話；那死屍沒人動過！」

李智立起身來說道：「咱們到現場看看去吧。」

經理在前面引導，李智，王用勤，署長，一同上樓；見四十號門外，立着一名警士。經理推開房門，李智先走進外屋查看；見桌子上和地板上，都蒙着一層塵土；是多日未經洒掃的形狀。除了由外房門到裏屋門逕直的有一些腳印之外，別的地方毫無痕跡。伸手推開裏屋門看時，見桌椅床帳的位置，依然如故；上面的塵土却揮掃潔淨了；八仙桌面兒上，也落着一

層薄々の塵土；可見距攪掃的時間不久；大概是昨夜攪掃的。老李的死屍橫躺在地下；頭向西脚向東，頭頂緊挨着床幃；右手向床下伸入；身體向左側面俯着。地板上掃得潔淨；連一個足印兒也瞧不見。將屍體翻過來察看時，見他二目瞪着，口張着，舌尖微出口外；脖項上有双手環扣的痕跡。解開衣服時，見全身並無傷痕。將屍體向旁邊挪開；檢查地板和床下時，見屍體左右的地板油漆，有擦損的痕跡。床下地板油漆，也有擦損的痕跡。再檢死者右手指甲內，有一些抓落的油漆含着；別處並無異狀。檢察完畢，命取一個褥單蓋上屍體；等候法醫來驗屍。便退出屋來，仍到柜房中落坐。

署長說道：「看那情形，好像是被掐死的；您說是不是呀？」

李智點頭道：「不錯，是掐死的！看那情形；想必死者伏身向床下取甚麼；凶手在後面突然騎在死者的身上；同時兩手伸到死者的項下，用力扣住咽喉；身體用力壓在死者的身上，使他不能動轉。屍旁地板油漆的擦落，是凶手的鞋底所擦；床下地板的擦傷，是死者拚命時，右手抓的；所以死者右指甲內有油漆層存着。現已判明他是被害而死的；他平常和誰有仇，或和誰不睦，經理知道嗎？這是有關係的，你不可隱瞞着！」

經理說道：「入命關天那兒敢隱瞞呢。老李這個人是很會來事的；樓上樓下共六名茶房；還有二個廚師付，一個打雜兒的；就屬老李年紀大；他又沒有得罪人的地方；誰能恨他呢！一向他們都是很和睦的！至於客人中，也都是老客人；從來也沒聽見客人和老李口角過；也沒聽見客人說他不好。昨天有兩個新客人搬進來；一位還沒走；那一位是家內來了親戚，地方狹小睡不開，臨時在這兒住一夜；早起就走了。老李又沒有家眷，別的情形更不能有。關於他的詳細，我知道的不很清楚；我將茶房都叫來；您問々他們，也許能以多知道一點兒；您看好嗎？」

李智道：「臨時住一宿的那個客人，你們認識嗎？」

經理道：「和我倒不熟識；和老李認識呀！」

李智道：「那客人是幾點鐘來的？你瞧見他的面目沒瞧見呢？」

經理道：「那客人來時，快十二點了；我正在天井裏站着；他走進來。手裏拿着一個包兒，高聲叫老李；老李出來說：吳先生您來了；請上樓吧。就將他讓進三十九號去了；我見他有四十多歲，黑面皮一嘴把的鬍鬚子；穿一個白大褂，也沒帶帽子。」

李智沉吟着說道：「住在樓上四十九號……他叫甚麼名字呀？」

經理取來店簿，翻開放在李智面前；見四十九號之下，寫着「吳春甫四十一歲；大興縣人。事由及職業都空着未寫。」

李智沉思半晌，又向經理問道：「昨天有人到旅社來找老李說話嗎？」

經理搖頭說道：「我不知道；我將伙計們叫來，問問他們吧。」

李智點頭；經理便走出去了；少時進來七個人，作一排立在面前。

李智說道：「你們的同伙老李，死的也太奇怪；凡在這院的人們，在此案未明白之前，都脫不了嫌疑。我固然知道，你們幾個人不會作出這樣兒的事來；當然是另有凶手；不過這凶手是誰？現在誰也不知道。偵察這個凶手，全仗蒐集報告；才可以找出線索，捉拿凶犯。你們和老李，照常在一處；他有事也瞞不了你們的眼睛；他也用不着瞞你們。關於老李的一切，不論大小事，也不論有沒有關係；你們凡有所見所聞；都要對我說。不論甚麼事，都不要隱瞞；便是與你們有關係，也不能纏累上你們。你們各自說各自的；誰知道甚麼，就說甚麼；現在就說吧；由南頭第一個起始說吧。」

南首第一個向大家望了一眼；又眨了半天眼睛；半晌才說道：「同稟偵探長，我們幾個和老李都挺好的；這一年多；我們連臉兒都沒紅過。現在他被人害死；不用說我們還都受着嫌疑；就是沒嫌疑，我們也願意給伙伴報仇！偵探長您不問，我們還得說哪；何況您又這樣開導我們呢；我所知道的，我先報告給您聽。老李他不姓李，他是旗人，他姓天理良心那個理。從前他家過的不錯，他還當過一回戶部的差事。後來他們屋裏的死了；一個五歲的小子也死了；他就沒心腸當差了；辭掉差事又挑了饅兒；他一個人滿處打游飛。幾年的工夫賣了個罄盡；才落到伺候人這一步。他的朋友親戚，見了面兒誰也不理；他更有志氣，也不去找他們求借。他的毛病兒是愛吃好的，又好喝酒；腰裏錢多，就下館子；錢少；就上大酒缸；沒錢就不喝。永遠沒見過有人來瞧他；也沒聽說他往誰家去串門兒。昨天晌午忽然有電話，找他說話；電話是我接的；我覺得有點兒新鮮。我問打電話的姓甚麼？那邊兒說姓吳；我告訴他姓吳的找說電話；他疑々惑々的，自言自語的說道：那個姓吳的呢。他去接電話時，我原想站在一旁聽一聽；偏巧三十號的客人喊我，叫我去買東西。我給客人買東西回來；小田對我說：老李有事出了；叫我照着看點兒。到兩點多鐘他才回來；喝得紅頭漲臉的；我問他在那

兒喝的；他說在飯館子裏；朋友請的。我將想要問個詳細，他歪々跼々的上樓去了；扎在三十九號空房裏，睡到五點來鐘才出來。因為事情忙，我也沒得工夫問他；到晚間睡覺時候兒，也沒見他；一問，原來他是前班兒的夜班兒，誰知出了這個亂子，我知道的都說完了；麥二弟該到你的班兒了，你說吧。」

麥二說道：「老李的事」我知道的還沒有呂頭兒知道的多。我倒沒有別的可說；說也和呂頭兒說的一樣兒，不過有一點兒現在我才覺得可疑；有沒有關係，我不知道。我說出來偵探長您哪酌核吧。昨天老李接電話的時候兒，說甚麼話找沒留神聽；他說完了電話，往樓梯那邊走着，口裏自言自語的道，是那位姓吳的呢？還必得去，甚麼事呢？我聽他自己叨咕；我心裏暗笑；不在電話裏問明白，自己念道有甚麼用；他上柜房去了一趟；又轉身出來，就和小田說：我有點兒事，要出去一闖；先生沒在柜房；回頭呂頭兒回來，勞駕對他說一聲兒；煩他替我照看點兒。說完他就走了。到回來他已經喝醉，我也沒問他；這事好像可疑吧，您哪。」

帳桌旁邊坐着的先生，忽然立起來說道：「麥二你這一說，把我也提醒了；昨兒晚十點前

後，他到柜房來；我問他在那兒喝的酒？他說道：「在飯館兒喝的，是朋友請的，我和您說一件事。我一個姓吳的朋友，家裏來了親戚；他家地方狹小，睡不開；他要到這兒住一夜；您給寫上店簿；就在三十九號吧。他念道着，我就把店簿寫了；以後那姓吳的來時，我和經理都在院子裏站着；見姓吳的上樓，老李便將他讓進三十九號。我心裏還尋思；白天老李喝酒必然是這姓吳的請的；不然他睡醒之後也沒出去，也沒有人來找他說話；他怎麼能知道姓吳的來住店呢！可是住店化店錢，也用不着先請客呀！又一轉念，也許請他喝酒的是另一個人。道兒上遇見姓吳的，定規上這兒住來，我也就沒在意。現在才知道，給他來電話的是姓吳，想必是這吳春甫叫老李到那一家館子去。請他喝酒，叫他給定房間，可是住店爲甚麼還得請客呀？再說他家既有親戚，也沒有自己到外邊下館子之理呀。我覺得這姓吳的可疑您說是不是呀？」

李智點點頭，又往下問第三個茶房。

那茶房說道：「昨天晚上間的夜班兒，是老李和我。他前班兒我後班兒。我一覺睡醒睜眼看時，已經到四點半了，他也沒叫我；我們是四點換班，我到院裏一看，也沒見他的影兒；我

以爲他白天的騷動兒還沒過去。必然是扎到那屋裏睡着了。到天亮也沒見他的影兒，也沒聽得甚麼响動。八點來鐘時，那三十九號的客人，空着手下樓走出來了。我給開大門時，他說：家裏還等着我買菜待客哪，又睡大發了。說着便走出去；我見他擔々然々的所以一點兒也沒犯疑。別的我不知道。」

再往下問，那幾個都搖頭，說不知道。

李智略爲思索；然後說道：「咱們到三十九號瞧去再說。」

王用勤立起身來；隨着李智上樓；經理跟在身後。到三十九號推門進去；見也是一間屋分作裏外間，外間屋並沒可異之處。到裏間屋看時，見鐵床上面鋪着線毯；是有一個人會躺着，的痕跡；再看屋中各處，也沒有異狀。李智向經理問道：「你昨晚見那姓吳的客人來時，手裏不是拿着一個小包兒嗎？怎麼方才那茶房說；他空着手走的哪？你見他拿的那包兒有多麼大呀？」

經理道：「我確實見他拿着一個手巾包兒，走進來的；那包兒有西瓜大，是個圓形的！」

李智坐在八仙桌旁椅子上，皺着眉思索半晌；伸手將桌子抽抽離出看時，見裏面一團亂報紙

和一些杏核兒，桃核兒，還有李子核兒，都是新的。便將那些果核都拿出來。把那桃杏子各自分開；數一數多少；又思索片時；忽然立起身來，直向外走；王用勤同經理部隨在後面；復又進入四十號房內，仔細搜尋。見一把掃地的苔帚立在衣櫥旁邊。李智拿起苔帚便向衣櫥下面伸進去掃；却掃出一些紙灰來。又由衣櫥內尋出一個大圓銅盤和三個五寸磁碟；經理說道：『甚麼時候兒老李把這東西放在這兒呀？』

李智微笑道：『這一定是昨天晚上晚間拿過來的呀！我且問你；昨夜來的那個姓吳的，他可是一個細高挑兒的身材，胸脯腆着走路嗎？』

經理說道：『不錯，正是那樣兒呀！』

李智說道：『還是到柜房去吧。』由四十號走出來，又走進三十九號，仔細察看一遍，還是一點兒痕跡也沒有。李智感着眉說道：『惡魔，可恨的魔鬼；真正刁滑極了；連絲毫痕跡也不留；可見他是個慣於犯法的。走吧，在這兒是白耽延，回廳吧。告訴經理候驗尸完畢，即行成殮。』

李王二人回到警察廳內；王用勤見李智的面色很不愉快；忍不住便問道：『大哥您對這一

案的見解怎麻樣兒，可以說給我聽々嗎？」

李智道：「你對這一案有甚麼見解，可以先說々吧，然後我再說。」

王用勤說道：「這姓吳的有可疑，是不用說了。但他爲甚麼要掐死老李呢？我實在想不出道理來！還是請大哥發表您的意見吧。」

李智笑道：「你的腦袋就不能更進一步的用々嗎？」

王用勤笑道：「誰不想用呢？想不出道理來，不是白用嗎，還是請您說吧。」

李智笑道：「你是倚賴慣了；假如叫你自己一個人去辦案，就不辦了嗎？凡事必要前々後々攏在一處思索，自然蛛絲馬跡不無可尋；不要死釘着眼前的事實着想。你只知那吳春甫可疑，你可知那吳春甫是誰嗎？就以眼前的事實說吧；一個月前，在四十號房間裏死了一個女人，現在又在那間屋內死了一個男人，若在愚笨或迷信的人們，必要疑惑那間屋內是有鬼崇，這當然是沒理性的胡猜疑。但這事實不也能說是偶然；在一家旅社，發生兩條人命在一個屋內；當然必有一些關係。我們就眼前的事實研究吧。死者膽小，因爲那屋死過人，他白天都不敢進去；所以四十號房間的外屋，積落很厚的塵土，他爲甚麼要在昨夜去攆掃裏間屋呢？」

自然是有人叫他去揸掃的，揸掃那屋有甚麼用呢？這豈不是一個應當研究的問題嗎？他平常並無親戚朋友來往。昨天忽然有人打電話叫他出去，他接完了電話，自己還不知道這姓吳的是誰。他假若和吳春甫認識，在電話裏吳春甫決不能不說名字。他也不能自己念道姓吳的是誰，他假若和吳春甫不認識，他也不能遽然請一個當茶房的喝酒；因為住一夜旅館，先請茶房喝一頓酒；也萬無此理。可見打電話又請他喝酒的人，名字決不叫吳春甫；和老李必然是認識的熟人；所以老李才喝得大醉而歸；遵着他的指示，寫店簿，留房間。這個假名的吳春甫來了，就住在三十九號。為甚麼必要住三十九號呢？這不是又一個可供研究的問題嗎。別的時候兒，他不揸掃四十號屋；偏在吳春甫來住一夜的時候兒，他揸掃那屋；可見他揸掃那屋多半是吳春甫所使了。吳春甫為甚麼叫他揸掃那屋呢？這又是一個可研究的問題呢。吳春甫進店之時，拿着一個西瓜大的包兒；出店，時空着手兒；他拿來的包兒裏，包的是甚麼呢？前一案，趙女士住在四十號；余志恒到旅社就在二十九號住；這兩號房間有相當的關係。這一案吳春甫又到三十九號；又能使老李不辭畏懼去打掃房間；老李又死在那屋。這前後二案，都在這兩個房間內，究竟二案有沒有關係，豈不又是一個應研究之點嗎？前案的嫌疑人余志

恒。他能覺察偵探的尾隨；又能用金蟬脫殼避開偵探的監視；並且還會化粧作老翁形狀；可見是個有相當知識和技術的惡徒。他昨天白日一個人由東四牌樓跑到西單牌樓去吃飯；一頓飯吃了三個鐘頭；又正在十一點半至三點之間。吳春甫給老李打電話，和請老李喝酒，也正是同一的時間。昨夜余志恒化粧老翁出張宅，是十一點；吳春甫店房是十二點。假設余志恒由南池子到東四二條春明公寓，再由公寓到西單燕京旅社；走路所需的時間，是不是得一點多鐘。這時間又恰合；而余志恒和老李又認識。從前必然會給老李錢化；因為金錢的驅使，老李方不避畏懼，進那屋去攆掃；這是極近理的。但余志恒爲甚麼搯死老李呢？這不是又一個當研究的問題嗎。由於這幾個應研究之點，而加以推想。我判斷余志恒即是吳春甫本人，吳春甫即是余志恒的化粧。化粧只能化臉面，身軀的高矮肥瘦不能化；我一問吳春甫的身軀，果然是細挑身材高身量；這和余志恒一樣兒。腆胸脯是穿西服的习惯；更證明我推想的不誤。這一案老李之死，至少我們得負着幾分責任。因爲白受采和史有聲兩個尾隨在余志恒的車後跑，使他動了疑心；他豈不曉得趙玉英之死，我們必要偵察他呢？一見有人尾隨，自然就感覺到危險；認識他而又曉得他和趙玉英的密秘之人，只有老李一個人。老李是一個最大的證人；爲了渾

滅這個證據，他才下此毒手。他決定了他的計畫；便於昨日十一點鐘前後，由春明公寓到明湖春飯莊。因為距離燕京旅社較近，以便老李必來；故到明湖春。在飯莊給老李掛電話，將老李請到明湖春；請他喝酒又打聽趙女士死的情形。然後必然說，和趙女士情同夫婦，如今她死了我要祭奠一番；以表感情，想到她死的屋內去祭奠，明着去旅館必然不許可；必須要暗着去才成。多給老李幾塊錢，叫他給留出三十九號屋子；又教給他怎樣說，代上店簿；去時我光頭穿白大褂兒；面上要作一些彩，免得有人認識。又命老李給預備裝上供祭品的碟子，並燒紙用的大茶盤兒。老李吃飽喝醉外帶得錢；同旅社睡醒之後，便暗將盤子碟子都運到四十號去；又替吳春甫寫了店簿。到十二點余志恒來到，他便引入三十九號；因為金錢所驅使，他才勉強大着膽子到四十號去擇掃潔淨；偏巧昨夜又是他值夜班兒，更不用慮了。在人們都睡眠之後；他將余志恒放進四十號去，用碟子裝了桃，杏，李三碟祭品，將冥鏹在銅盤焚化；祭畢，老李將銅盤碟子都放在衣櫥內；將果品送往三十九號；將紙灰掃到衣櫥底下去。這時余志恒不知扯一個甚麼謊，誣得老李伏身往床下伸手，大約是取甚麼；余志恒便突然騎在老李身上，同時雙手掐住脖項；終於將老李掐死。彼時天在四點以前，他恐啓人疑不敢即

時就走；回到三十九號不敢睡，閉着吃鮮貨消夜；把桃杏李都吃了，核兒扔在抽屜內；八點來鐘他才走了。起初我很疑惑他帶來的包兒，那兒去了。後來由桌子抽屜裏見了桃杏核兒，我才知道包內是鮮貨。但是已過十二點以後，即使喜吃鮮貨，也不能買這麼多呀！況且又是三樣兒，這決不是光爲吃。我一數那核兒，才知道三樣果品，每樣兒都夠一碟子裝的。可是放在一塊兒，也沒有西瓜那樣大的包兒；想必還有別的物件。我忽然想起這二碟果品若是上供的，必然還有冥鏹；所以我重到四十號細搜。結果搜出紙灰和盤碟，我才曉得他包兒裏果品之外還有冥鏹。同時又明白他是以祭奠爲名。而誑哄老李；使他自就死路；湮滅了他惟一的證據。這東西不但心毒手辣，而犯罪的能力也比一般匪人高得多呀。」

王用勤點頭道：「您這一說，我心裏也明白了；我也想到這兩案都發生在一間屋內，是有些關係。但是弄不清頭緒，就不敢胡猜；余志恒是小子如此狠毒；咱們現在可以逮捕他嗎？」

李智搖頭道：「你憑着甚麼逮捕人，他證明他犯罪的證人證物有嗎？既沒有證據，逮捕了他；就是咱們違法；憑着咱們的推想和猜測。是不能入人之罪的。若率爾逮捕，用刑逼問；這種奸刁惡徒，焉能不熬刑不招；他們獵艷團裏的一羣無賴子弟，對於他必要極力幫助；那

些人們不乏宦門後裔，或者大僚子弟。成事雖然不足，坏事却是有餘。光逮捕就是違法；再刑訊就該成爲故人罪了。我們得不着證據，不能奈何他；給社會除不了害；我們反要受瀆職的處分；豈不是笑話？你別忙：終究有時獲得他的證據；那時逮捕不遲呀！」

兄弟二人談了半晌，各自辦理公事；到旁晚時分，一同下班；各自回家。

李智到家，用飯休息；候到十點半鐘；換了隨身的衣服，携着手電燈及手槍；越牆出來，直奔前池子，到張宅時；還不到十一點鐘，見張宅門外停着六七輛人力車；車夫們聚在一處亂七八糟的胡說；派來的兩名隊員，坐在斜對大門的一棵樹下閑談。

李智仍隱身牆角向四外察看，見並無行人，便越牆進院；仍由東房後面，繞至正房北窗外，海棠樹下隱住身軀，由玻璃窗往屋裏窺探。

見屋內東首一場麻雀牌局；是三個男人一個女人；那女人便是本宅的大少奶。在她的下家兒，坐着的便是那余志恒；在大少奶身後還立着兩個青年男子，指々點々の說笑。靠西首一張圓桌而兒，圍着一圈兒人；坐着三個女人，四個男人，在四個男子的背後，立着三個妖淫的女子；打情罵俏的胡調。在三個女子背後，竟立着六七個男子。一齊說笑吵嚷起哄；將房

內吵得似青草池塘一般；一句正經話也聽不見。這場兒麻將，還比較文雅一點兒；不那麼吵嚷。攏着耳音注意的聽，他們講話還可以聽得出來。忽聽余志恒說道：『大少奶三副落地，要和一把么九對對兒呀！我最喜成人之美；給您一張最得意的吧。』一面說着便提出，一顆牌來一手舉着作欲下不下之勢。大少奶道：『快點兒打呀！捨不得就永遠留着，又何必拿出來呢。』

余志恒笑道：『我又摸不清您的口味，您又不對我說，我知道您喜愛甚麼呀。這張牌論說您應當得意，可是我沒有把握，究竟不知道您愛這個不愛這個；您若不要叫莊家和了；那還了得；我因此躊躇不敢打呀！』

他的下家兒說道：『志恒留神哪！她已經三幅落地了，碰上就是滿貫；她若是清的，你還得包呢！』

余志恒笑道：『大少奶！您可千萬別清啊！您若真叫我包，我可真受不了；您若是混的，還不大離；我就認可閉上眼睛撞一撞試々。』

大少奶似嗔似笑的說道：『那兒這些個詞兒，要打就快打呀！』

余志恒還是頑皮着說道：「神佛保佑着，她可千萬別清呀！她若清了可就了我的命了；您得意這個就給您吧。」說罷將手舉的牌往下一擲，說道：「么鷄。」

大少奶邪了他一眼，口內罵道：「缺德，狗咀裏吐不出象牙來，我碰。」說着便發出一張白板來。

余志恒笑道：「我謝々這位白板吧，大少奶若不是戀着白板，還真清了；這一來用不着我包了。」

李智立在窗外有半點多鐘，聽他們語帶雙敲的戲謔調逗；並沒正經話；少時四圍已滿，重新調坐。

余志恒笑道：「這回不錯大換班兒；方才您在上頭，把我弄得真夠受；這回我在您的上頭了，叫你嘗々滋味，試々我的這幾下子。」

他正說得高興，不防大少奶伸手就是一個咀把。這小子爲閃這個咀把，將脖兒一縮，身體向下一蹲；下頰正碰在桌子面兒上；他就又討饒又呼痛；鬧得大少奶也嫣然的笑了；這小子越法作出許多醜態來。

他們這種態度，李智如何看得慣；心中一動，轉身輕々の離開窗下；越牆出來；看錶時已將及十二點了。便逕奔東四牌樓而來；來到春明公寓，便攀登房頂；見院內各屋，一律漆黑；只有三四個房間內，有極小的燈光射出。跳下房來，到柜房門外看時；見柜房內還是電燈輝煌；心中未免納悶。若說是電燈線壞了，又有電燈亮着；各屋內又都黑着；不知是何緣故。由窗玻璃中向內察看；一眼瞧見牆上掛着一面大黑木板；上面寫着本公寓乃寓所性質，處々力謀消費節儉；希望寓客勵行早睡早起；既可強健身體；又可免去無益之浪費；各房間之電燈，以十二時為熄燈時間；到正子時一律熄滅，以省電費；欲用燈光者，請自備洋蠟；特此通告。看罷才知室內漆黑原來為此。便到各房門外細看號數：找到三十六號用手電燈照看，見門邊小木牌寫着于之珩三字；門上着鎖；便取投鑰匙開了鎖，掩入屋內。利用手電燈，先察看屋內。見一張掛着白夏布幔帳的鐵床，床上疊着棉被；箱架上放着一個假牌兒的皮箱；一旁放一個旅行用的皮包；地下放一張八仙桌子，兩旁放兩把椅子；將桌子抽屜拉開；見裏面放一些零用東西和舊報紙，亂糟的扔着。還有一些名刺及扯開的信件；細加檢看，書信全是致別人的，並無一封是致他的。正看着手電燈又滅了。試了試，原來是電池受潮濕所

致；只得退出房來；到一間有亮光的房外看時，見一人隱几而睡；面前放着一本書；銅盆裏上面粘着一支洋燭；油在墨盆蓋上，堆積了一堆；燭剩有二寸來長，還燃着光亮兒。這夜東北風颯得甚大；李智不敢開窗進去，恐被風吹入，驚醒那人；便到前面房門邊；試了試門並沒門；李智輕々開門閃入屋內；到桌邊先將蠟燭吹滅。見他還睡着未醒，便放心大膽的取下蠟燭就走出來；再到三十六號房內，身邊摸出洋火擦燃，點上洋燭；放在地板上。將旅行皮包打開，也放在地下，蹲着使身體遮着燭光，免得光線射到窗上。將皮包內的東西仔細檢查。除有一套西服，三件襯衫之外，並無重要物件。見有一盒名刺，印着余志恒三字；還有十餘枚別人的名刺；便檢看一遍，也沒有甚麼高上人物。由下邊又翻出幾封信來；看第一封乃是向他要欠債的信，放在一邊；又取第二封查看；才看了兩行，忽覺有風自北窗襲來；心中暗說一聲不好。忙抬頭看時，見北面洋式雙扇窗已開；忙將身向旁一倒，雙腳踢滅燈光。同時槍聲忽然作响；李智就倒下之勢，向北一滾；已滾至北窗根下；一面取出手槍，輕々の貼着北牆立起；窗外第二鎗又响。因為是個黑暗之夜，發射的火光，看得很清；李智對着那發出火光之處，開鎗射擊只發了一銃，便聽得有脚步声向北跑去。李智忙由北窗跳出來，

向北便追；追出約有三十多步，見黑壓壓的一片高牆；黑夜中又瞧不見賊人踪影；還得防他伏在暗處狙擊；耳中忽聽有自轉車的音聲；忙冒着危險躍上牆頂。見自轉車的車燈放光，已離此走出約有二三十丈遠去；展眼出了胡同，連影兒也不見了。此時公寓的電燈也不講節省了；各屋一律放光；人們亂糟糟的說話。李智恐被人瞧見又多周折；忙跳出牆外向三條胡同西口走去；看錶時，還不到一點半鐘。一面走着打定主意；再到南池子張宅仍立在正房後窗外窺探。見余志恒坐在那裏打牌，像並未動地方一般；但他頭上的分髮却亂了許多。看他兩肩一抬一抬的輕動，那是氣喘之狀；又時時縮下身去將下頰搭在桌邊上，向北窗注視。李智豁然醒悟，破綻在此；忙一蹲身向旁移動兩步；方欲再看究竟，忽聽余志恒唱上二簧了；唱的不好，氣兒還不聯屬；心中暗笑；他是爲表示安閒，却暴露了弱點。忽又一轉念，他這時很沒唱的必要；枯燥無味的這樣拚着命的噯，大概是暗號兒吧？我且試々再說。想罷便將腳下立的足跡，用腳隨便平一平；一聲身揪住樹枝；借着樹枝的顫動勁兒，一翻身便到了另一棵樹上；轉眼之間，到了北牆。將身體伏在牆頂上，向院內窺察。

此時見東房山裏，手電燈光兒搖動；走過兩個人來；手內都端着手鎗。他們像十分小心的

樣子，一步一步慢々の向前移動；用手電燈不住的向四外照；走望北窗外李智立足之處，便停止了不往前走。又用電燈向地下照；那一個便向樹根附近照；二人低着頭似找針一般的尋找；半晌也沒瞧見甚麼；兩個人同時直起腰來。一個說道：「他媽的，瞎嚷甚麼！那兒有人呀！」

另一個說道：「屋裏頭像忘入吵鬧一樣兒的吵着，外頭還會有作賊的？沒聽說過有那樣兒的笨賊，那兒熱鬧往那兒偷去！」

前一個說道：「不知道怎樣獻慫勤好了，想這特別的招兒；顯露他知道的多，眼神兒好；妄造謠言說賊在窗外立着；他媽的，你溜噓，哄娘兒們，沒有高招兒了；他媽的不會投胎認母嗎；造這謠言有甚麼用呀。」

另一個說道：「喂，二哥，這小子別是作了甚麼犯王法的事，跑到這兒來臥風兒來了吧；他怕衙門的老爺們出長批；往這兒來訪查他；他才疑心生暗鬼！」

前一個說道：「若說他是造謠呢，方才大家都明々瞧見海棠樹下有脚印兒；作賊的不趁着這屋裏熱鬧，到跨院裏人都打盹兒的屋裏去偷；走了又回來，還站在這兒瞧熱鬧；有這個理

嗎？」

另一個人說道：「海棠樹下的脚印兒，還不定是甚麼時候誰踏上的哪；他就拿着作題目；若真有人，請問他從那兒走的呀！他會飛嗎？這近處樹下全是浮土，從土上走連一個脚印兒也沒有；那成了踏雪無痕了；有那樣兒工夫還能作賊嗎？」

前一個說道：「走吧，咱們回去還睡那半截兒覺去吧，真是他媽的噍天鬼兒；那兒的事哪，」

他二人咀裏嘟囔着走回前院。李智暗自好笑。料此時春明公寓裏必然還亂着；該管警察聽得鎗聲，一定去查問；還不定亂到何時。若不去察看，又恐他將證據消滅。便由牆上跳下胡同中，匆匆走去。

到春明公寓時，不便再跳牆；便去敲門；裏面有人道開門，見不認識，便問找誰。李智說：「我是李偵探長，分所有人在這兒嗎？」

那人說道：「您請進來吧，分所的巡官和王巡長都在這兒哪。」

李智走進來，那人門上街門，將李智讓進拒房，巡官巡長見偵探長來到，忙立起行禮；請

李智上坐。

巡官陪着笑說道：「您怎麼知道的呀？部下正爲此事犯愁，沒法兒報告，真是件特別的新鮮事兒；我報告完了，您也必定說新奇了。在一點二十三分時，我巡查將回去不久；想略睡一會兒；忽聽鎗聲一發；我忙站起拿過制服要穿時，又聽得一發鎗聲；我說不好，這恐怕是明火；快着去救援。我將說了三四句話又聽一發鎗聲；分所門前的值班警士說：聲音在二三条胡同方面。我和王巡長及兩名警士忙着拿鎗跑來；進胡同口兒就聽這院內許多人說話的聲音；院內燈光明亮。我知道這院的規矩是十二點熄燈；必然是這院出了事，所以這時又開電燈。敲門進來；他們經理對我報告；說道：方才我們從睡夢中被鎗聲驚醒；正抬起耳朵來聽時；接着又一鎗：已竟聽明是在本院。我忙着翻身起來，披衣下床；又聽得一鎗；我不摸頭腦，這樣緊着放鎗，不是玩兒的；嚇得我又趴在地下。聽了聽不放鎗了，人們亂嚷起來；我忙出去各屋察問。是有人宿的屋子都問到了；也沒有受傷的；也沒有丟東西的。問完了我將才回拒房；巡官就到了。據客人們說，鎗聲是由三十六號屋內發的。三十六號的客人，今夜沒回來睡；沒人的空屋裏，怎麼會放鎗呢？巡官怒哪聖明，您去看吧。我聽他這報告；覺

得奇怪；叫他引我們到三十六號門外；見客人們許多在院內站着的；我便問三十五號和三十號的客人；的確聽明是三十六號屋內放鎗嗎？那三個客人說，聽得清楚；鎗聲是靠北面放的；頭一鎗把我驚醒，還不準知道確是那屋；接着又放兩鎗，還有個聽不清楚；當中只隔一道間壁；我見三十六號門上的鎖，已竟開了；我們走進屋去看時；屋內果然沒人；北窗開着；一個旅行皮包，扔在地下；地下還有一段洋臘頭兒還有兩棵鎗彈穿入地板內，那一鎗，不知射往何方去了；此外並無別的可異之點。我到北窗外去看；雖然有些足跡；也不知是怎樣的情形；北牆却有爬牆的痕跡；牆外三條胡同內，地面上有自轉車痕跡；出了西口兒就不知往那去了。我回來把弟兄們打發回去；和經理正研究此事。他說：看這情形；必是一個作賊的，進三十六號行竊——偷去沒偷去還不知道；得于先生回來才可以明白，作賊的有個仇人在暗中跟着；趁他行竊不敢聲張的時候兒開鎗打他；打了三鎗就跑了；作賊的並沒受傷；也急忙跑了。我說：這樣兒說法兒，太牽強；我看是兩個賊人同夥行竊；因為分贓不均，或者別的問題；二人結下仇恨。今夜又一同到此：一個巡風一個行竊；巡風的趁他行竊時，想要開鎗打死他的伙伴；所以打了三鎗就跑了。行竊的自然害怕被捉；也就急忙跑了。我們正在胡

亂猜想，您就來了；您看這是怎 一擋子事呢？請您費心吧。」

李智搖頭說道：「不必胡猜亂想，就按實在情形報告便可以！經理請過來，我打聽幾句話；三十六號的客人，他叫甚麼名字？是作甚麼事的；幾時搬進公寓；以前認識不認識；他的品行如何；今夜往那兒去了；你將你所知道的詳細說々吧。」

經理說道：「三十六號的客人，名叫于之珩；是南京人；是個有錢的少爺。從前我們這兒住着的劉縣長，是他的同鄉；他不斷的長來，因此認識。他到北京是來謀幹差事；由三月間就搬到這兒來；雖然住在這兒，統共也沒在公寓吃過十頓飯；他起床又晚，起來之後就出去；也不知他每天往那兒去。白天回來的時候兒極少；夜晚回來也在十二點以後。他化錢很充裕，也很大方；沒見出來有甚麼不規矩之處。前些日子上天津去了一趟；回來還不到十天。他是三天有兩夜在外邊宿；至於宿在那兒和往何處去，我是一點兒也不知道呀！」

李智又問道：「他可有女朋友來往嗎？」

經理搖頭笑道：「沒瞧見過，不知有沒有。」

李智立起說道：「領我到三十六號瞧瞧去！」

經理在前引導，巡官和巡長都跟在李智的身後；一同走入三十六號；由地板上揀起旅行皮包，放在八仙桌上。李智將皮包內物品細看一遍；又將信件也全看了；並無可作證據之物。再將紙製的皮箱打開，見裏面放着幾件衣服及舊襪舊衣之外，別無他物。曉得這個滑賊，已將證據湮滅了；只得罷手。

四人重又回到柜房，李智略說幾句話；便作辭走出公寓自回私宅。

次日上班便命史有聲自受采兩名隊員；在春明公寓守候余志恒；偵察他的動作；二人領命而去。

是夜十一點時，李智仍到南池子張宅；仍舊到正房北窗外。不敢立在樹下；便攀着房簷椽頭，翻身上房；伏在房簷上，由玻璃窗向屋中窺探見男子十幾名，女子七八名，坐了一轉圈兒，說笑笑々。却不見余志恒在座；由天津來的那位王小姐，也沒在場。他們說笑許久；忽聽一人說道：『今天得早一點兒散，主人心緒不佳；咱們走了主人好早些休息。』

那邊一個留着長髮，和女人一樣兒往後梳着的人，立起說道：『我來的太不湊巧；今夜初次來，又趕上主人心緒不佳；只好改日再盤桓吧。』

那張大少立起搖手說道：「俊生兄，您怎麼聽李小東的話呢！您沒聽大家說嗎？爲人若信李小東；當了褲子出北京——您如果也要當褲子出京，就信他的話；今天您二位是新客人，我歡迎的了不得；那兒有不高興的道理。我願意像三國上那位融四歲一樣兒——坐下客常滿；壺中酒不空——只要有朋友在座，我就喜歡。若是陰天下大雨，沒人來；光剩我們家裏的人們；我就覺着愁悶不打一處兒來；喝口茶都不是味兒。長和我在一塊兒的朋友們，都知道我這個毛病兒；所以鬧甚麼樣的天氣，他們也必來。您二位和我處長了，就知道了。」

一個白面的小胖子說道：「我們當然不能疑心您是因爲我們來而不高興；那未免太埋沒了賢主人好客之心了。可是小東的話，也不能無因而發，必然有一件別的事，使您敗興。您別管；我問々小東吧；喂，小東；你說伯南兄心緒不佳，他爲甚麼心緒不佳呀？」

李小東搖頭惕腦的笑道：「反正有件事兒，可與在座的都不相干；我可不說。」

大少奶說道：「缺德，說話又不明說；半吞半吐的；難爲你還是一個男子！」

李小東說道：「您這可是不知好人的心；我爲了您才不肯說出來；反倒招您罵我；這是那兒的事。我若說出來，您可別生氣；您若生氣可對不起我。若不叫您聒了罈子，您也不認識

我是誰！大家瞧々今天少一個人不少呢；就知道我不是造謠了。」

大少奶說道：『放屁都不臭，余志恒那個討厭鬼兒走了，我釋甚麼罈子？』

李小東笑道：『這與小余沒關係；女客裏面不缺一個人嗎？釋甚麼罈子，釋醋罈子嗎。』

大少奶笑道：『噢，你說王小姐呀；誰愛和誰好，就隨便和誰好；我也犯不上吃醋；叫你這一說，不知道的就像我真是醋缸醋簍一般；其實我真不在乎；你們弟兄才好吃醋哪！還說我嗎？』

小胖子說道：『啊，余志恒走了；他往那兒去了呢？王小姐是誰呀？』

李小東說道：『王小姐是志恒的朋友；同時也是伯南兄的好朋友；志恒不知道有何事故，晚車都不等，早車就走了；他走倒不要緊；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把王小姐帶着一陣走了；伯南兄所以心緒不佳；張大嫂所以就醋罈子叭叭；他兩口子硬說我李小東扒瞎！』

張大少笑道：『你胡編排吧，招的她回頭又擰你的咀；我可不管呀！』

此時李智才知余志恒走了；心中暗自着急。目的已失，在此無益；跳下房來便回轉私宅。次日史有聲報告，說余志恒一日未歸；請示今天的辦法：還往何處去偵察。

李智說道：「人都早走了，還偵察甚麼；昨天早車他就走了！」

王用勳命史有聲回隊休息；史有聲退出之後，王用勳說道：「這個余志恒真是一個滑賊！他作了兩條命案，我們連一點兒證據也沒得着；結果他還跑了；不知他還回來不回來？」

李智說道：「他走了也好，在這兒我們還得偵察他；他的殺人證據我們一點兒也沒得着豈不是枉費精神嗎。」

王用勳道：「我們國家的法律定的真缺德！分明他是殺人的凶犯；因為沒有證據便不敢捉他；任他逍遙法外，法律給匪人當了護身符，令人實在不平。」

李智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也是沒法子的事呀！一招棋錯，滿盤皆空；我們若不叫他加了防備；消滅了一切證據；何至於此；凡事當自責不憤，憤懣有甚麼用呢。」

由此之後，李智也往張宅去探過兩次；始終未見余志恒的踪影。轉瞬月餘；這三案中一個余志恒是跑了；一個水心是連影兒也沒見着。平日責任觀念極重的李智，雖然外面故示鎮靜；而內心的焦急，是難以形容的。事情偏往一處趕；李智正在感眉沉思，忽聽電話鈴响；拿起耳機說道：「喂，你那兒！我是偵探長……李廣橋一百八十號周家……甚麼？……被害

原因不明……我即刻就去！」說罷掛上耳機說道：「又是一條命案；我們快走吧。」

王用勤隨着李智來至李廣橋一百八十號，見警士守在門前；二人走進院中，該管署長迎着行禮畢，讓進屋中，本宅主人過來相見。署長請李智落坐；叫本宅主人先報告經過。

本宅主人是一個五十多歲舉動文雅的人；見他眼中含着熱淚；勉強抑止着悲哀說道：「鄙人名叫周企元，是光緒乙酉科舉人；曾任工部員外。娶妻蔣氏；生下二男一女；長男硯秀在漢陽作事。次子名叫硯田，在中學讀書。小女名叫硯芬今年二十歲，中學今年暑假時便要畢業。自幼許字內侄蔣棫生；我打算在小女中學畢業之後，便叫他們結婚；每天她是早出晚歸，按步就班的上學。我家中是一個雍穆的家庭；小女對於我夫妻也十分孝順；學校中也沒聽她說有甚麼不相宜。對於她夫家，論說是男女大了應當迴避；我們是姑表作親，況且近年來又高呼女子解放；我豈能不順乎潮流而限制她。所以他們一對未婚的小夫婦，也時常一同出去逛々玩々；看她和表兄也很相愛，並無不滿意的表示。寒舍親丁之外，只有一個女用人執炊；在我家已有十四五年了；是一個無兒無女的老寡婦；為人十分可靠的。昨天是星期日，前兩天他們就約會好了，要去逛萬壽山。昨天晨起棫生跑來相邀；我見天氣晴朗，一時高

與；只留女傭老方看家；我們全家四口加上女婿五個人，逛了一趟萬壽山。昨天掌燈以後，我們才到家；喝了半天的茶，天已十點；棧生才走。我們因一日疲乏，也都睡下；夜間也沒聽得有甚麼鬧動。今天晨起，我們都嗽洗完了，還不見小女起床；她弟々就要去喊醒她；拙荆疼愛女兒，攔住硯田不叫去喊。硯田說：姐々不起來就要耽誤上課了。他母親說：昨天你姐々實在太乏了，咱們空手走，她還拿着酒和食物；自然比咱還乏；別驚動她，叫她多睡一會兒；今天告一天假，不上學吧；硯田你若覺疲乏，也休息一天吧。硯田說：這算甚麼！姐々總誇她體力強健；我還沒覺怎麼樣，她就起不來了，看她以後還誇不誇！說着就上學去了。直到十一點快要開飯了，她還不起來；老方便去叫她；怎麼叫也不言語。老方將門門撥開了，進去一看；不料她竟高掛在炕罩的花格橫木上，自縊而死；嚇得老方高喊不好了，小姐上弔了。我和拙荆忙跑過那去；將女兒解下來，放在床上；摸她的鼻孔和心口兒，一絲氣息也沒有了；舌頭也伸出來了。好端端的爲何自縊；令我十分疑惑。久仰李智大偵探長闡微抉疑，剖晰毫髮；智力超出常人百倍；所以我就報告署長，煩署長轉請閣下；求您費心檢察判斷；以却鄙人之疑。我總覺她沒有自縊的道理；勞您駕看々吧。」

李智點頭立起身來，周企元在前引導，到東屋推門進去。見一床挾被蓋着尸體；將挾被掀起，見尸體仰面躺着；身上穿着睡衣；兩眼努着，舌出唇外約半寸；滿面似有怒容；尸旁放着一條洋縐白汗巾；細驗脖項，赫然露着手指環扣的痕跡。肉皮都紅了；分明是先掐死，然後又掛上的。再細看床上鋪着的白布褥單，並無污沾及折縐痕跡；便將脖項掐痕指給周企元看；然後察看前後窗戶；見前後窗戶都是很容易啓閉的；南窗裏面有樺棍兒樺着；北窗的樺棍兒已開。旁邊窗紙破了一個格兒，紙向裏倒，是由外面掀的窟窿；上扇窗也沒閉嚴。向窗台上面及窗格內仔細察看，以爲必能遺留指紋；不料滿屋都看遍了，雖然有兩處，也是有指而無紋。此賊必然預防留下指紋，他是帶着細線手套兒來的。檢察已畢，叫她母親查點死者屋內的財物，是否丟失。仍同周企元到西屋落坐。

周企元說道：『小女屋中並沒有財物；她隨身穿的衣服之外，屋內放的都是些書籍，和粗重物品；她自己也沒有積蓄；化一塊錢也得臨時和母親要；她那邊那兒有財物呀！』

李智說道：『周先生你可曾給令婿送信嗎？』

周企元道：『我已竟煩街坊陳二去了，還沒回來；大約小婿也快來了。』

李智道：『令親住在那兒，請把他家的家世對我說々；越詳細越好。』

周企元面理疑評之色；欲言又止的神情，已被李智看破；便說道：『令愛慘死，案情離奇；關於她的周圍之人，我都得明瞭；才好判斷原因，捉拿凶手，替慘死的令愛報仇呀。』

周企元說道：『原來爲此！敝親翁是我的舅兄，名叫蔣多祥；是由京監捐了個內閣中書；後來俸滿放出去作了一任同知。他又謀幹着太監李蓮英的門子，一步登天，就放了淮慶知府。一任知府很贖了幾兩銀子；他生了三個兒子，並無女兒；長子名叫兆光，在父親任上喝酒打人慣了的；回到北京還是那樣兒胡鬧；嫖小班兒喝大酒外加賭錢。這一回在南頂和人打架，失手打死了劉太監的怪兒；這一場人命官司，打了一年；銀子化去也過萬；才算落了個新疆充軍；到新疆不久就死了。次子名叫兆靜，每天花天酒地狐朋狗友的鬧。在寶局號輸了；他的朋友給他出主義，在他家請羣人玩牌九。黃總管的兄弟輸了；有人告訴牌九是羶的，骰子是鉛灌的；黃總管的兄弟當時就將牌和骰子抄起來。送到九門提督衙門去，這場兒官司又化了一萬多銀子，才得平安回家。他頭一天回家，他哥々の死信兒是第二天到的。他父親一着急得了緊癱瘓，三天就死了。老三名叫兆昆字表棫生，比兩個哥々大不相同；中學畢業後又

入大學，現在京都大學上學；再有三年就畢業了。會說一口好英國話，聽說還會作英國文章，人的長像兒也漂亮；今年二十五歲，很規矩的跟着他母親度日。交的朋友也沒有匪類，全是一些王孫公子。一會兒他來了，您瞧見也得喜愛。母親愛外甥女兒；幾次三番的和拙荆說，要娶小女作兒媳婦；拙荆却不過情面去，又和我說，結果我們又作了兒女親家。這就是蔣家的一切事；別的我也想不起了。」

李智道：『蔣家的資產還有多少呢？』

周企元道：『資產叫他那兩個哥哥都弄沒了；如今只剩不到一萬元的產業；他母親手內還有點兒現款，這幾年大概也化完了。』

正在說着，忽聽一個女人聲音；一進街門就放聲大哭起來；口內兒長兒短的叨咕着；直奔上房而來；周企元說：這是我們親家，就是小婿之母。隨後一個長隨模樣的人，走進屋來；說道：『我到貴親府上送信；老太太聽說小姐死了，就哭起來；我問少爺沒在家嗎？周家請少爺去呀！她哭着說：少爺上天津去了；我親自去瞧瞧我的孩子吧。連衣服都沒換，就和我一同來了。』

周企元說道：『老二您辛苦了，請歇着去吧；我再問々她，械生往那兒去了。』
他二人一同走出去，聽東屋哭得正在起勁，又聽周企元相勸的聲音，過了半晌，那屋的哭聲已止。周企元走過來說道：『這是那兒的事，上天津去作甚麼呢？敝親說：小婿今天上午九點的車，同着學友往天津去了；大概得在天津住幾天才回來，他母親也不知到天津的住址；電報和信都不能發，只好等他自己回來吧。』

李智沉吟少頃，說道：『令垣的像片兒，府上有嗎？請拿來瞧瞧。』

周企元說道：『有，有！』便轉身取來一個鑲着花邊硬木鏡框的照片，放在桌上。

李智拿起看時，見是一個六寸片兒；這人的像貌很清秀，梳着分頭，穿着洋服，神氣很洒脱的。便向周企元說道：『這張照片兒我拿去看々，過幾天再送回來，他家的住址在那兒？』

周企元說道：『他家住南鑼鼓巷二百二十號，照片您請拿去吧。』

李智將鏡框拆開，取出照片兒，又在照片後面寫上他的姓名，住址，年歲，用紙包好，掖在衣袋內；然後說道：『令愛同她的未婚夫既然長出去，可曾在蔣家住宿過嗎？還寶東屋的北窗兩個窟窿，早先就有還是新破的，您不知道，可以問々用人。』

周企元說道：「小女也到舅母身旁去住過，不過偶爾去一次，住一二日就回來，從過年以後，只住過三四夜，竄竄騰騰待我問々。」他走出去過一會兒回來，說道：「用人老方說：北窗昨天還好々的，這窟窿必是昨夜有賊人進來弄的。」

李智立起身來，叫周企元領着，到後院去察看，到北窗外見房後是一片小園；種着許多花草，碧草如茵鋪遍地面，想尋找足跡，却是很難，任你怎樣細看，也沒得到甚麼證據。直尋到北牆根下，見短牆頂上的浮土，有一段被擦落，牆外是胡同，更無踪跡可尋了。李智指着牆頂說道：「凶手是從這兒出入的；他到窗外，搥破窗紙伸進手去撥開窗樺棍兒；推開窗戶進入屋內。到令愛床邊，正值她面向床裏俯身而臥；凶手便壓在她的身上，也許是騎在背上，雙手伸過去環扣脖項。令愛驚醒必然認識凶手，所以面現怒容，而無驚懼之狀；然已無力抗拒；結果被他掐死；掐死之後，他怕死者復甦；或者還是別的作用；他將令愛的汗巾繫在炕單花格橫木上；將尸體抱起，將汗巾套在脖項上；作成自縊之狀；他仍由北窗出來，將北窗拉上，以掩飾來路。仍由此處越牆而去。令愛的死因，確是如此。至於凶手是誰，毫未獲的證據；尚須偵察。待檢驗吏驗尸之後，再行成殮吧。我偵察如有所得，再隨時報告給您

吧：我要告辭了。」

周企元在後相送，口中說道：「小女慘死，偵察凶手全賴偵探長費心；此案若得明瞭，凶人伏法；寒舍不但生者感激大德。就是死者也可冥目了。」

李智，王用勤，辭別署長和周企元，自回警廳；到警廳自己的辦公室內，喝茶休息。命差役將隊員金堅叫來取出蔣械生的像片兒；命金堅到照像館去，將這像片兒翻版另洗五張；金堅領命而去。

王用勤見李智喝着茶，一語不發，只管尋思，忍耐不住便說道：「大哥您也不說話，也不知道您的葫蘆裏賣的甚麼藥；怪悶人的。我的理想，這一案大概與蔣械生有關係；怎麼那樣湊巧，他今兒個就有事上天津呢！我看他是藉口躲避！」

李智笑道：「你只能見到這一點兒嗎？此外就沒有可以着想之處嗎？」

王用勤笑道：「雖然亦有可疑之處，我覺着沒甚麼關係；我說的是最要緊之點呀！」

李智搖頭笑道：「這話不對！凡研究一案；應當將所有的一切事實，攏在一處，加以研究，不論有關係沒關係，一點兒也不可忽略；那才對哪。先想及死者，她父親雖然不是老頑

固；可也離着解放還遠的多；還有未婚夫監視着；她當然不會和別的男子發生關係。她既然時常和未婚夫一同出遊，又時常在蔣家住宿；可見她對於未婚夫絕不憎嫌；既不討厭本夫，她就決沒有親密的男友了。既然沒有男友，她的死，就不是爲妬姦吃醋爭風；那末她死必然另有原因，並不是她自己作坏事，自己找死！再想及蔣家那一方面。蔣棫生的父親，既是一個捐班兒，當然沒有多大的學問；他却善於運動，化錢買知府作；撈了許多銀子回家；作脏官的人，那兒有好品行。他的大兒子那樣兒凶暴欺壓人；二兒子又那樣兒的敗家惹是非；他的家教如何，也可想而知了。蔣棫生生長在這樣兒的家庭中，焉能不受傳染，他父母對於兩個大的沒教育，獨對於小的有了教育；天地間也沒有這種理呀！不過他長得模樣兒好一點兒；又趕上這年頭兒大學容易入——私立的大學有甚麼限制，只要交學費，沒有不錄取的；上課時誰來誰不來沒人管；一學期不上一天課，也一樣跟着考試——這樣兒的大學生有甚麼價值呀？大凡女人多數是偏向着娘家人的；周企元雖然是個舉人出身；他沒見過大世面，只不過在部裏當個主事；並沒放過外任；所以他的見識淺眼光短；八成兒他還懼內。他的太太愛喜內侄，想把女兒給內侄作媳婦；當然和丈夫說內侄有多少好處。周企元沒見識的人，也不知考察；

以耳爲目的也。幫着老婆說內姪好；糊裡糊突的就把女兒許給蔣棫生；這惡因就如此種下的。周小姐也是一個眼光短知識不充足的人；因爲自己家不富有，顯着舅父家有錢；見表兄是大學生，比自己身分高；他又會說洋話，越覺着是一位特出的人才。他又時常領她逛_各，吃頓館子，買點兒東西；小人家女孩兒的慾望，容易滿足；所以她對於未婚夫是極滿意的。由於昨日游葛壽山，她不辭勞_乏自己拿着酒食；不肯叫蔣棫生拿着；便可知道很疼愛未婚夫了。再想夕_夕蔣棫生本人；他既生長在不良家庭中；若在好學校規矩讀書，也可以改善思想。他又入了私立的大學——他若有好成績，不希圖隨便曠課，豈肯入那個飯店式的大學——可見他是成壞，不用功，好游蕩。他能將周家的老少哄得全喜歡他；可見他是很狡滑的。狡滑的人再成年的游蕩，焉能不學壞；他籠絡住周小姐的芳心，自然由着他的性兒，早已試行入洞房了。男女之間，在沒得同宿以前，他是又愛又想；及至已經同宿之後，日久生厭；這是缺德男子的通病。由於昨日游山，他不替周小姐拿着酒食，毫不憐惜她勞苦；便可證明他的愛情淡薄。蔣家不過有萬元的資產；再經蔣棫生化用，此刻的資產還未必夠一萬元；他既不是闊家的執袴子弟，而又專務游蕩；必然和匪人聯絡，習成拜金主義；入獵墻團學拆白，也有可

能！再試想昨夜凶手的形景；跳牆進院還罷了；由北窗外逕直在窗樺棍兒近旁伸進手來，撥開樺棍兒推窗進屋；若不熟悉樺棍兒在何處，怎能碰得那樣兒湊巧。這就證明決不是外人作的！他到床前就壓在死者的身上，同時雙手掐住脖項；這種動作，除了蔣械生別人不敢如此作。因為人是會抵抗的；倘若先掐她的脖項，她雖睡然着，在驚醒的同時，她一定要手脚亂動身體轉側，拚命的掙扎；凶手必然失敗。所以必須壓在她的身上，才可以制止住身體轉側和手蹬脚刨；但在拚命時，也不能完全壓住使她一點兒也不動。依我的猜想；他壓在周小姐的身上而掐脖項時，周小姐驚醒見是未婚夫；還以為他是掏氣鬧着玩兒；所以不行抗拒。因被掐難忍，猶以為他玩笑手太重；故而面上有怒容並無驚懼之色。就在這瞬息之間，她已竟被掐斷氣而死。這也是他的奸謀惡算，掐死便達到了目的；當時若掐不死，就說鬧着玩；周小姐也不會疑他行凶！這是我見死者床上鋪的褥單，毫無縐紋；所以想到這一層；她若抵抗用力，褥單上必有縐紋；揉搓的痕跡了；再由另一方面想；害死了人又不為錢財；周小姐又沒有仇人；掐死她與凶手有甚麻好處呢？掐死之後，又作成自縊之狀；這是甚麼用意呢？這個問題，只好為此解答才近情理。周小姐死，與別人都沒好處；只有蔣械生有另娶新人的好處。

作成自縊之狀，爲的是掩飾掐死的痕跡。爲甚麼要掩飾痕跡；我試作一個近理的假設。假設蔣械生是拆白黨，喜新厭故，對於周小姐的愛情轉換了。周小姐又沒錢，周家絕沒有豐厚的妝奩給她。同時他用拆白手段又迷戀了某小姐；某小姐是很有錢的，他爲了錢要和某小姐結婚。可是某小姐已曉得周小姐和他有婚約，逼着他和周小姐解除婚約，不解除不肯嫁他。他沒法兒解除婚約，才想弄死周小姐。昨天辦山回來；他知道一家人都疲乏了；以爲這是機會，殺心陡起。以鬧着玩兒作保險箱；倘若作事不成，就躲入保險箱裏去。他計算已定便跳牆進院；窗樺棍兒在何處，他自然熟知；由北窗進來，上床疊在周小姐身上，同時手掐脖子。周小姐驚醒，果然上當；疑爲玩耍不行抗拒；結果竟被掐死。他怕掐死的消息傳出去，與他不利；便作成自縊之狀，以掩掐死的痕跡。懸好屍首，他仍跳牆而去。知道今天必要找他；他心內自慚，到周家怕露出馬腳來；他扯說說上天津，其實不定隱藏在何處。過幾天見了某小姐，他必假裝悲哀；說自己因事上一闖天津，不料未婚妻竟在此時自縊而死；連一面承訣都沒得着；以表示他多情，好使某小姐嫁他。爲此一設想，這與現有的事實都符合，還都近情理吧？』

王用勤拍手笑道：「對！對！處處都近情理！說甚麼假設；我看簡直的一定是這們一回事呀！咱們逮捕蔣械生，就用這話一詐他；必然詐出口供來。這一回您別慎重了；前一案若依着我逮捕余志恒，他那兒能跑得了。我瞧只要我們認定了不屈枉他；就逮捕拷問；替社會除去這一害；担一點兒違法也願意。反正憑良心自問我們不爲的是私怨；慢說違法不過受點兒懲罰而已；便是撤差也甘心。您不是說，作警察官得有除暴安良的俠心義膽嗎？咱們逮捕刑訊並非是私心呀！」

李智搖頭笑道：「別說了，那兒有毫無證據，憑着臆斷就逮捕人的。還要使詐語，用刑訊；那豈不成立故入人罪的犯行嗎？我們還是努力搜查證據爲是；只要證據齊備，不用刑訊他也得招承呀！」

王用勤不敢再說，只搖々頭表示他的不同意；却微笑着望着李智。

次日金堅照片洗出，來見李智復命。李智便命金堅及其他二名隊員，各帶一枚照片；到南鑼鼓巷二百二十號附近；若見照片之人回來，便尾隨着偵察他的行動。注意，休要被他們覺察；金堅領命而去。

過了四五天，也沒見金堅等報告。這日下午三點多鐘，聽得電話鈴响；李智拿起耳機說道：「喂，我是偵探長！你那兒？……先農壇院裏……女尸……我即刻就去。」說罷掛上耳機；回頭向王用勤說道：「先農壇裏死了一個女子；我們快去吧。」

二十分鐘之後，李智王用勤二人，進了先農壇；該管的署長和分所的巡官，一同迎來行禮。這地方也有一個茶社賣茶；以備喜歡清靜的人們，到此處納涼品茶；領略這園裏的清雅樂趣兒。當時將李王二人讓進茶社屋內；此時天方午後熱度正高，茶社內坐着二十多位遊人；却都是上流社會的紳士。他們爲了躲避酷暑的炎威，到此處納涼享受這短時間的清福。及至聽說園內發生人命，就越不肯走，要聽々究竟是怎麼死的。

李智是九城馳名的人物；不論上中下級社會；認識不認識；心內都有個景仰和欽佩。此時見李偵探長進來，客人中多數立起致敬。李智忙恭敬的向衆客人行禮，又很謙和的說了幾句客氣話；然後在東南角上一張茶几旁邊落坐。茶社的侍者已沏上茶來；又打手巾送過來，李智接過手巾擦了面上的熱汗。喝了兩口熱茶；便向署長笑道：「天氣熱，辦事要緊，請您發表經過吧。」

署長回顧福巡官，叫他報告。巡官立起道：「這園子一到夏季便有很多的遊人來往；雖然比不了中央公園那樣兒的熱鬧，每日的遊人也不少。到這兒來的全是上中社會的士女；下級社會的人們，絕不往這兒來。園子裏面；除去負着管理責任之人以外，就是這茶社的人們，這麼大的一片園子，還有許多大樹遮掩着；二三十個人還各有各的事作；監察上是一定不能周到。至於遊人們，是到此消遣；事不關己誰肯注意；這是這所園子的情形。今天發見這個死尸的，乃是修理工木的園丁鄭五；他現在在外而，我將他叫來；叫他詳細報告；免得我轉述有個說對說不對的。李智點頭，巡官便將他叫進來。」

見一個四十多歲的黑瘦男子，隨着巡官走進來。看他的五官僚貌，是個忠厚老實人。他走到桌前，嚙嚙的一笑，說道：「老爺，俺叫鄭五；俺是給管園的傭工，專管收拾樹木栽花澆水的。這個月俺運氣低不順當，又鬧不舒服又碰見死倒兒；您說倒霉不倒霉。清晨早起俺擔水澆完了花，就快晌午了；俺吃罷晌午飯，想躺一會睡一覺歇歇；天又熱，蠅子，跳子，都一齊的狠咬；咬得俺也睡不着。俺想找個樹蔭涼有風的地方，脫光脊梁睡一會兒。一想若在這近處睡，許多的老爺太太們來遊逛；我赤着背不好看；挨昧心罵。不如到西北角兒去，那裏舊

靜沒人去；脫光了也不怕；俺就去了。到那場兒俺就脫了小布衫兒，往大柏樹的蔭涼處一躺；嘍！真涼快；俺就睡着了。一覺睡醒，看太陽影兒到了兩多鐘了；俺還捨不得那陰涼兒；又躺一會兒，睜眼間看。忽見離着大牆不遠的一棵樹下；一塊白布被風吹得飄蕩。俺尋思想必是牆外誰家晾衣服，被風颳進這院來；俺替他收起，他若是來找再給他；他還不得請俺喝一壺酒哇。俺爬起來就跑過去；到樹下一看，還是一個穿白衣服的人；是一個很漂亮的大姑娘；躺在陰涼裏睡覺。俺心裡想這才是奇聞哩；大姑娘摸着那裏就睡；倘若碰着壞人；輕了也得丟兩個垂々。俺就故意的咳嗽幾聲，見她不醒；俺又假裝着唱；唱又唱不好，只好使力氣嗆叫誰知他還不醒俺可就心跳了，頭髮也覺着發乍，心裏說；俺娘呀，你可別是個死的呀；俺乍着膽子到她身邊用手一撼動她；俺娘啊，她都挺尸了；嚇得俺腿都軟了。回身跑了兩步，就擗倒了；爬起來又跑；擗了好幾跤，才跑到管園的先生那裏。俺對他說有死屍；在西北角樹下；他還問俺幾個；娘的，一個還不夠受，還想幾個。他叫俺上分所報告去；俺不去；他說；您不去就是您弄死的。俺沒法才去報告；福老爺和那二位老爺同我來了；俺把他們領到西北角去看了；你老來了，叫福老爺領你老去吧；俺瞧那一片白的就害怕。』說罷又點々頭，大約是表示他行禮。

李智向署長說道：「這屍體老兄看了沒有呢？」

署長說道：「我只在距離十步以外瞧了瞧；沒敢到近前，恐怕踩亂了現場的痕跡。」

李智笑道：「還能有甚麼痕跡；鄭五在那兒連滾帶爬，甚麼痕跡弄不亂？您既已瞧過，不去也可以；請您在這兒把所有圍裏的人們，都集合來；小弟去檢察回來；對他們有詰問。」

署長說道：「也好，那末就叫福巡官引導您二位，到現場去吧。」

李智，王用勤，隨着福巡官走出茶社；少頃來到西北角。見一片片的芳草，都自然的生着；並未經人蹂躪過。一株一叢的野花，也自然的開着；並未經人採折過。土道上的地皮也鬆動的，並未被人們踏實。可知道這地方是遊人不到的僻處。

一名警士立在另一棵樹下監守着；見了李智行禮致敬。李智來到尸體近處；見是一片草地直到樹根下；草地上面連鄭五來過的痕跡都沒有；別的痕跡更不能有了。這棵樹是一株兩人合抱不交的大柏樹；枝葉繁密老幹鱗皴；尸體在樹幹之東北方；頭向西南側面躺着；頭頂離樹根不到一尺遠。見脖項上顯明的一隻手印；摸一摸連喉骨都掐斷了。將衣鈕解開，見小腹青腫，大約被拳打或腳踢所致；別處並無傷痕。再仔細查看；見尸體身旁的草根，有幾處踏

倒的痕跡。距頭部一尺多遠，扔着一個小皮包；撿起看時；見皮包內除去化粧用具之外，還有二十五元錢；一個小片夾內夾着二十多枚；名刺上印着——新女性共進會會員朱梅影——此外並無他物。李智察看許久，手提皮包外面竟沒發見指紋；參以牌項上的傷痕形狀；料凶手必是帶着手套。由那踏倒的草根位置上判斷；這位朱女士在沒死以前，必然坐在樹的北方；凶手突然動手，她身體斜着倒下才移動到現在的位置。一面檢查着，將這情形指說給王用勤聽。檢查已畢；王用勤說道：『由她坐着的位置上推想，她死時一定在十二點前後；因為她在——北面蔭涼裏，可知是正午前後了。』

李智點頭笑道：『這推想是很對的；咱們到茶社去吧。』便拿着皮包離開現場。

回到茶社屋內，侍者忙擰手巾擦臉；又沏新茶送上來。署長笑道：『辛苦！辛苦！二位偏勞；請喝兩碗茶涼快涼快吧；這天氣熱得悶的慌；休息一會兒落々汗，再問不遲；這些人——喊就到呀！』

李智喝了兩碗茶，命巡官去將圍中人招集來；少時都在屋門外天棚下排好。李智立起身來拱手說道：『鄙人有幾句話，請遊客諸位先生注意！今天國內發生的人命，乃是一位青年時

鸚女士；她名叫朱梅影是新女性共進會的會員。她是被人掐死的；脖項上一處傷，小腹上一處傷；都足以致命；這凶手是一個穿西服的人。在座諸公並沒有穿西服的，當然沒有嫌疑者；雖然說園內發生慘案，在園內的人都脫不了關係；但是也得照現場事實判斷。諸位有願意多坐一會兒，就請安心納涼有事要走的，可以隨便走；鄙人少時向園中人們問話之時；諸位中那一位若有見聞，就請隨時指教，說罷走出門外，立在眾人面前說道：『衆位園內的人，比不了屋中的遊客；這園內大家都負着責任的。園子大人數少，當然照顧不能周到；我也不能把監視不到的過錯。幫在衆位的身上。但希望衆位把今天有關係的聽見所聞對我說；使我多得一些偵察的材料；便是幫我的忙了。在正午以前，有一個白衣白裙的女郎，手裏拿着一個小皮包。還有一個身穿洋服的少年。這兩個人也許是一同來的；也許是單獨各自來的；到這兒才會和在一處。這樣的兩個遊人；你們那一位瞧見過呀？』

李智問了這一句，見衆人互相觀望許久；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說道：『同老爺的話；那個白姑娘俺可看見了；他不是十二點以前來的呀！她來的時候兒還不到十一點；俺正掃壇裏的院子；她一個人溜々躑々的進去轉了一圈兒，又出去了。俺見她穿着白衣服白裙子就尋思

這是一個小寡婦吧。往下一看，娘的，還穿着白襪子白鞋；渾身上下全是白的。俺說是不是大白蛇變的呀？若是人，也不能滿身全穿白呀！她不嫌不吉利嗎？俺可是沒敢說出來。她出去往那裏去了，俺可不知道，俺掃完回屋去歇着，才打十一點哪。」

又聽茶社的那侍者說道：「今天我可沒理會；昨天上午十一點前後，有一個穿着藏青色洋服的人；年約二十五六歲；白淨面皮，一身香氣的人。他進屋問我；聽見一個二十來歲的時候，女人進來沒有？我那時正覺頭疼，鼻子裏聞見他那香味兒，又覺發暈；我也沒工夫答對他；就回答他沒瞧見；其實我是真沒瞧見！他又問我：今兒個是禮拜幾？我說：禮拜五。他誤了一聲轉身走了。也不知他是作甚麼的；今天我可沒瞧見。」

又聽一位客人在屋裏大聲說道：「我們來的時候兒，十二點的午炮，已竟剛過去半天了。到圍門下車，我正在開付車錢；見一個二十五六歲的人，身穿藏青色洋服；脚步愴惶的走出圍門。跳上我們坐來的洋車；便催快走；那車夫還沒找完錢，他竟等不得；跳下車去另上一輛車；車夫拉起他便飛跑而去。這一個車夫說；因為給我找錢，就誤他一個坐兒；要求我多給兩個字兒。我只得答應；心內不高興暗罵兩句便走進來；這一說，大概那小子一定是殺人

的凶手了。」

李智都簡略記入日記本內；然後說道：「昨天下午或今天早晨，誰往西北角去過？可曾瞧見這白衣女子嗎？那一位去過請說話。」

一個二十多歲壯漢說道：「俺昨日晚間去過！肥料坑在西北角，俺去擔肥料；預備今天早晨澆菜圃；趁月亮地涼快，俺才去的。來回走了兩趟，後見這個白衣衣服的人；若見着，還能等到今天嗎？」

李智又問今天那位瞧見他們二人在一處？」

問了兩遍也沒人答言。

又問十二點前後，誰在茶社以北作活呢？」

那管園的先生說道：「本園定章，由十一點半至二點是工人們午睡的休息間。」

李智聽了便不再問；命他們等候法醫驗屍；驗過之後再通知她家來此收屍。

署長說道：「不知她的住址，怎樣兒通知他家呀。」

李智笑道：「我去通知吧；我先到共進會去調查一下；共進會裡自然知道她的住處。我再

到她家去，通知她家前來收屍吧。」

說罷辭別衆人，和王用勤匆匆走出園去。

半小時之後，由共進會的傳達將李王二人引入客廳。少頃見尙曼如女士滿面含笑走進來，彼此行禮落坐，尙會長說道：「您二位熱心職務，真令人欽佩；這樣兒的炎熱天氣，辱臨敝會；想必是趙馮二案有了甚麼消息吧。」

李智立刻面似火燒，半晌才羞赧的說道：「慚愧的很；趙馮二案至今未得確切證據；這就汗顏無地自容了；不幸又來報告給您一個噩耗；我二人簡直成了貴會的鴟梟，來此就發生不幸！」

尙會長初時還微笑着，面頰上露着兩個酒渦兒，後來聽說又發生不幸，她的粉面立刻變爲青色，紅脣也紫了。顫動着說道：「又發生了不幸嗎？」

李智一面取出皮包內的名刺，口中說道：「是的！又是一位女士喪命；這名刺之人可是貴會的會員嗎？」

尙會長接過名刺，看了一眼，突然跳起身形；兩隻侷眼張大了，由眼中射出火一般的光

事，點頭說道：「這正是做會同志！莫非朱女士有了不幸嗎？」

李智答道：「是的！屍體現在先農壇園內；尚會長！請您鎮靜一些；不可過度的悲憤和息怒；我們還得處理死者身後的一切事務；對於她的遺物，我為偵察此案，有檢查的必要；請您允許！」

尚會長呆立半晌，才長嘆一聲說道：「檢查遺物，是您的職務何必客氣；朱國應的情形，候我將衆同志集合在宿舍裏，您再發表，免得我多聽一次多受一次刺激，現在請到宿舍去吧。」

當下尚會長引導李王二人，回到宿舍。由尚會長指給朱梅影的床鋪，李王二人便將她的衣物書籍連被褥，都仔細的檢查一遍。不料連一點兒可供參考的材料都沒有；證據是更沒有了；這使李智十分失望。見尚會長已將會員們集合到宿舍中來；一個個都是玉容慘淡，感着眉頭互相視看着。」

尚會長見李智已竟停止不搜，便問道：「偵探長，搜查完了嗎？可曾得到一些證據。」

李智搖頭道：「不幸得很！連一點兒可供參考的材料都沒有；證據更談不到了。由於以前

的趙馮二位和現在的朱女士三件慘案，我很有些奇怪。她們既然新是女性，對於交際也是社交公開；何必密秘。便是與異性發生了關係；也是婚姻自由，身體自主，也不必密秘。關於這種戀愛的過程；一般人都認為是神秘的，蜜甜的；凡能執筆的人，都要記載之，歌詠之，甚至作出曲來，譜上鋼琴開喉時唱兩遍；這都是留下這美滿的痕跡，預備作將來的回味；也就是延長這甜蜜的惟一方法。可是她們三位，完全與一般人相反；她們的致死原因中，都含着很重的桃色。對於此事，竟十分密秘；死後連片紙隻字亦得不着；使辦案的人無所措手；這不是很奇怪嗎？」

未及尙會長答言；會員中一位胖女士撇了一撇咀，然後說道：「偵探長的威名，在北京真是有口皆碑的；聽報紙上宣傳，曾辦理過多少奇巧大案。不料我們趙馮二位同志之事；竟會這些日子還沒消息。現在朱同志又發生不幸；您還怨她們生前沒有記載；使您無虞措手。據我想，她們並沒想到自己會遭到慘死。若是在社交中，或是戀愛過程中；刻夕防着對方的欺騙或謀殺；將每日經過記載下來；留着被害之後，給大偵探們作偵察的證據。若能那樣辦；還不如請求警察保護了；偵探長您說是不是？」說罷又很鄙夷的一笑；將眼向旁邊一溜，厚

咀又撇了一下。見尚會長却將她瞪了兩眼。

李智曉得這還是我們貴國的女人，無理取鬧光會拌咀不能作事的那一套把戲。新女性！雖然掛着新的招牌，賣的還是觀音救苦丹，和舒肝健脾丸而已。但又不能不答覆她幾句，便說道：

「鄙人將要把朱梅影女士的情形報告大家；這位女士有所見教；鄙人不得不略為答覆；然後再報告朱女士一案。方才鄙人所說之話，不是這位女士那樣兒解釋法，我所說的乃是一般人的常情；而她們三位竟出乎常情之外；又都是有意志有才識的新女性；我所以認為奇怪！我不僅是奇怪她們不肯記載自己的社交和戀愛。若是不開通的舊式女子，她們有了社交或有了戀人；自己羞赧着一面要作，一面還要瞞人；惟恐旁人知道，當然不肯自己記載；這是一種未必能瞞得永久，而暫瞞一時的手段。新女性既然是大踏步走向社會裏去；就不應該這樣兒瞞；不應瞞而她偏要瞞，不是奇怪嗎？大家要知道，和新女性接觸的是甚麼樣的人。不識字的窮苦力；或愚拙黑醜的小店員；及逐日奔走着找飯吃的販夫走卒；這一些人有和新女性講社交的資格嗎？若說必得當權的大老；或擁有資產的富紳；才可以和新女性講社交；那未免太污辱新女性三個字了。可是和新女性接觸的；是不是王孫公子纨绔子弟；有錢而又有閒

暇；還得有些學識的青年呢？若真是這種人。絕不致於屢次發生慘案。天下事有真就有假；那些匪黨惡人，他們有充分的作惡能力；有精密預防犯法的計畫；有巧妙逃避偵察的手段；他們能使被害者幫助他欺瞞偵探。趙馮朱三位女士這種片紙隻字的記載都沒有；便是幫助對方欺瞞偵探。在她們三位當時未必不想要記載；大概是受了對方的某種玩弄，就不肯記載了。新女性竟爲此受人玩弄，不是太奇怪嗎？至於偵察案件，捉捕凶犯這是鄙人的職務；也只能向大處着眼安輯社會，不使匪徒跳梁胡鬧而已。像這些桃色的事件，蕩子狂婦願打願捨的；警察官那兒有工夫去管；只要不出人命，便置之不理。一旦發生人命，連被害者都替凶手保守秘密；與被害者有連帶關係的人們，更不肯宣佈秘密了。這叫當偵探的從那兒入手呢？便是明知是某人幹的事；一點證據也得不着；證人證物全沒有；我們若逮捕他；那就是我們違法了。警察官若保護戀愛，我們北京京師警察廳就成了秘密待合所了；這不是笑話？這一篇兒揭過去吧，不必再提。聽我報告朱女士的經過情形吧。我三點多鐘到先農壇現場；在園內西北角株大柏樹下。頭向東南躺着朱女士的屍體；脖項上一處傷痕，是一把掐斷了喉骨的痕跡。他還怕她不死；又在小腹上踢了幾腳；只有這兩處傷。身旁放着她的小皮包；包內有

二十五塊錢和她的名刺。我才知道她名叫朱梅影是這裏的會員。由於我偵察的結果；判定這又是一件桃色關係的命案。因為現場之處很僻靜；不但游園人不到那地方去；連圍丁們也輕易不到那兒去；朱女士竟跟對方到那兒去；可知二人的關係，已超出友誼之外了。朱女士在十點以前就到了先農壇裏；大約他們是約會的禮拜六見面；兩個人跑到那僻靜的大樹下，坐在樹北方蔭涼裏；兩個人開談判。談到十二點時；不知怎樣兒變了臉。她的情人竟一把掐住她的脖項；將她按倒地下；活々搥死。還怕她復甦，又在小腹上踢一頓腳。她這位身穿藏青色西服的愛人；才拋棄了她；自己出圍門；坐洋車走了。我所得的僅僅如此；這怎能捉凶手替她復仇呢？所以我來檢查她的遺物；却不料一個字的材料也沒得着。衆位中有知道朱女士的事實的沒有？若知道就請說出來，給鄙人一點兒幫助；好替死者報仇呀！」

問了三遍也沒人答言；李智和尚會長不約而同的，彼此看了一眼；各打一個咳嗽聲。

李智說道：「天氣炎熱，屍體容易腐爛；我還得到她家去送信；叫她家去收屍呀！」

尚會長說道：「李先生請往朱家去吧，我到先農壇去看看，她家住在送姑娘胡同十八號。

您請吧。」

李智曾辭出來；到送姑娘胡同十八號，和朱梅影的兄長朱梅魂見面。朱梅魂聽說是偵探長和偵緝隊長到家；心裏懷着鬼胎，不知有甚麼事。李智看他那樣子，就知他是個懦弱無能的人；便問道：「你家幾口人；都叫甚麼名字作甚麼事呀？」

朱梅魂說道：「我家五口人，我叫朱梅魂，我們大奶々叫朱大嫂，我的兒子叫小豚兒；我的女孩兒叫小贈兒；還有個妹々叫朱梅影。我不作事在家裏打零兒；大奶々當家；豚兒上學；贈兒還小哪；妹々當新女性去了。」

李智笑道：「你家指着甚麼生活？你妹々當新女性，她化錢你供給嗎？」

朱梅魂道：「指着房子，地，買賣，生活呀。妹々和我分家另過，他化錢她自己有，我不給呀。」

李智說道：「胡說入道。她一個姑娘怎能分家另過；她有丈夫嗎？」

朱梅魂道：「我妹々是大學的學生；她去當新女性。她說：國家說的；新女性得獨立自由；得分開產業才叫獨立；沒人管才叫自由。我說；你是大學生，誰敢管你。她說：我的事甚麼也不許哥々管；還得分家。我不分，她和大嫂老打架；後來沒法子，我分給她兩萬八千塊

錢；她才獨立自由了去當新女性。她沒有丈夫，自由獨立還許有丈夫嗎？不許有呀。」

李智笑道：「你可知道，他有情人嗎？」

朱梅魂道：「當哥々的那有管那個的呢？連她嫂子我都不管；分家另住，誰管她呀；」

李智笑道：「你不管難道還不知道嗎？你不可支吾搪塞；我問的這話有關係！」

朱梅魂道：「我不是支吾，實在不知道呀！」

李智笑道：「她若沒有情人兒；你爲何肯叫她分家；這不是明理嗎。」

朱梅魂道：「您非問這個不可，我還真不知道；在家時真沒有；我確實知道沒有；當了新女性以後，我可不知道有沒有了。分家是因爲她天々吵着要自由；不但她要自由；還勸她嫂子也自由；兩個人惱了的時候兒就打架吵咀；好了的時候兒就商量怎樣兒自由。後來我看不好；妹々一定要獨立自由；就依着她吧。她自己去自由，留下大奶々好過日子；不然就得賣一個搭上一個。我才給她錢，叫她當新女性去了。這一年多她也不常回家來；三兩個月過年過節才回來一鋪；她的事我那兒知道去；她連嫂子都不告訴；我更不成了。」

李智說道：「你分給她的是房產是現金呢？」

朱梅魂道：「她豈肯要房產；逼着我減價賤費了一所大房；又兌出去一個買賣；湊了兩萬八千塊錢；連三萬都沒湊上。給她存在銀號裏；把銀摺子交給她；過五月節時她回來；銀摺子已竟沒了；也不知弄到那兒去了。我只問一問；她說她自由權，別人管不着，我就沒敢問！」

李智點點頭說道：「她沒提過要和誰結婚；或是和誰作買賣嗎？」

朱梅魂說道：「一個字兒也沒提過呀。」

李智料在他口中也得不到甚麼線索；只好將她已死，叫他家去收屍的話說了。

朱梅魂放聲哭起來。他的娘子抱着小孩兒走過來；問他爲甚麼哭。他說妹子被人搥死在兜農壇了；那女人便急問真的嗎？朱梅魂說這不是偵探長和隊長嗎？他們二位那兒能說謊；現在叫咱們去收屍呀。那女人也哭起來；李智只得立起身來催他快去買棺材成殮；把那小皮包交給他；便匆匆走了。

又過兩天，金堅才來報告；說蔣械生已音回來了；尾隨他到錫什庫一百七十號，他走進去直到夜半一點多鐘才出來；又回他的家。

李智命他三人仍舊尾隨偵察；加些小心，不要使他覺察，又隱藏起來就不好辦了。金堅領命而去。

次日報告，蔣械生由白天五點到錫什庫一百七十號；直到夜十二點以後才回家。

當日夜晚十一點時，李智由私宅出來；逕奔南池子張宅，見衙門外停着五輛洋車；車夫們擠在一處談天兒；聽一個唾脖子車夫說道：「劉三兒你猜々昨兒晚晌我送那個主兒，他給我多少錢？」

一個熬聲的說道：「怎麼也得賞一塊呀！當小爺的少了還能拿得出手兒嗎。」

另一個尖嗓兒的說道：「小李，你把他送到那兒去了？若是送到萬壽山，一塊可不算多呀。」
唾脖子道：「誰在十來點鐘上萬壽山；我送他到錫什庫醉紅軒；賞了兩塊；真得說大方吧。」

另一個河間口音的說道：「李哥兒們，醉紅軒在那兒，是個甚麼買賣呀？」

唾脖子嗤的一聲笑了；笑着說道：「怯王，聽你怯，你就怯，醉紅軒這三個字能是買賣嗎？誰作生意起這樣字號呀！告訴你吧；醉紅軒是尚二爺的別墅。別墅就是有钱的闊人兒

們，在自己公館以外，另安一處家；招待朋友玩兒樂；比在家裏方便。門是一百七十號；門外並沒掛牌，紅軒三字的匾；在房門上掛着哪。你若送主兒去；就找一百七十號門牌就成。」

一個天津人說道：「那位姓麻？叫麻名字；我聽他說謔像我們老鄉！」

啞脖子說道：「他姓王，是天津人；他名叫王世芳；他兄弟叫王家芳；他妹兒叫王月芳；都告訴你了。」

尖嘴子說道：「小李你聽誰告訴你的呀？」

啞脖子說道：「吹牛謔骨不成；得有點兒真個的；你不知道我們李家出大偵探嗎？這就是偵探的能為呀！」說罷笑起來。

李智聽了也暗有好笑；聽他們說的有些關係；便多聽一會兒。

尖嘴子笑道：「別吹別吹，天兒熱，牛肉不值錢；你聽誰說的吧。」

啞脖子笑道：「不吹就不吹，我還聽勸；是這兒的呂二爺對我說的呀！」

河間人說道：「真會吹呀！把我都吹糊塗了。」

那四個人一齊大笑起來。

天津人笑道：「這回該吃清燉牛肉；王爺你請客是不是呀？」

河間人說道：「現在沒錢呀！過幾天有錢再說吧。」

他們四個又笑起來。

李智聽他們不談正事了；才越牆進院；仍到正房北窗外窺探。見屋裏坐着十數名男人；留聲機唱盤奏着音樂；有三對男女在地當中相抱跳舞。那邊大少奶被一個男人摟在懷裏；張大少被一個女人摟着；一二三的數着，一步一步的移動；原來是這一對夫婦學習跳舞。兩個留聲機交換着演奏音樂唱片；一些人都看着跳舞的，微笑不語。

李智將這些人逐次細看；並沒有余志恒及水心和蔣穰生三個人在內。暗想那醜紅軒的尙二爺，和這兒的張氏兄弟，大約是一流人物；也是一個有錢的闊老爺。這兒的朋友既往那兒送，那兒的客人也必往這兒來；兩家互通賓客。余志恒等三個人，還許在那兒也未可知！我何不到醜紅軒去察看一下呢。想罷將要回身走；忽聽屋內起了騷動；十數個人一齊道辛苦。

注意察看時；原來是本宅的二少奶和一個瘦子跳罷舞；兩個人撒開手，各退了兩步。看跳

舞的人們才一齊道：「辛苦。二少奶笑道：『不辛苦，並不覺乏！我渴了，要喝些茶；呂先生大概疲乏了吧？』」

瘦子搖頭說道：『不乏不覺；您歇一會兒喝點兒茶；少時接續着再練習。』

一個小白胖子說道：『二少奶真是天才呀！您看她才練習了兩天；舞步兒已經很從容了；現在下場，也足以湊和。若再練習一夜，明天就熟習了，就可以到醉紅軒找二少爺去，夫妻倆跳一場；堵一堵二少爺的咀；看他還說怯不說怯呀？』

此時二少奶已在一張半圓形茶几邊落坐；手裏擎着一杯茶，笑道：『我去了二少爺也不肯和我跳；人家有那樣兒的美人兒陪着；那兒肯理我呢！我學跳舞，為得是自己玩兒；並不為爭氣堵二爺的咀。各不相擾，比甚麼都強；省得招他的不高興呀。』

瘦子說道：『大少奶，二少奶，二位都練習熟了之後；咱們也開一個跳舞會；這客廳足以夠用；醉紅軒那羣客人，就全部過來了；那才熱鬧。』

一個帶着近視眼鏡的說道：『莫若咱們置辦一個戲箱，開排彩唱。請兩位說戲的；用幾個文武場面；把東西兩個單間的隔扇改一改；一半作戲台，一半作池子坐聽戲的。打一個活欄

杆，往地當中一隔。若是開跳舞會，就把欄杆撤下去；大家願意唱戲就唱戲；願意跳舞就跳舞；不會唱的人，願意學有說戲的教給唱。那樣兒一預備；人們一定奔遠兒來的多；比醇紅軒準能熱鬧幾分。好唱戲玩兒的少奶奶小姐們太多了；都是苦於沒處去唱；又不敢到大票房去；沒地方過戲癮。有這樣兒一個雜彩唱的地方；一定都奔來；衆位說是不是一舉兩得呢？

二少奶首先鼓掌說道：「贊成，贊成；那樣兒玩法，比打撲克，推牌九，不是強得多嗎？省得傳出去，像張宅放賭抽頭兒一般呀！」

她這一贊成，接着就有五七個人鼓掌。

學跳舞的大少爺，大少奶，夫妻二人一齊停止。大少奶笑道：「這主義好，比跳舞還有意思；大少爺的那幾個戲；再熟習熟習就可以上場；和王小姐配戲；那有多大樂兒；置戲箱，收拾屋子，統共有五千塊錢就夠了；比打撲克輸，不是強的多；大少爺您說對不對呀？」

張大少笑道：「既然你們姐妹倆願意，咱們就辦吧。二弟他喜歡跳舞；就讓他往醇紅軒玩兒去；我是無可無不可，甚麼都成！」

和二少奶跳舞的那瘦子說道：『咱們要開排彩唱，醜紅軒的那藝人，頂少也得過來一半。二爺也未必是專喜跳舞；他不是爲和尚小姐親近。這兒唱戲，尚小姐必來；二爺還能不跟着嗎？』

帶近視眼鏡的說道：『若是一定辦，我就託朋友請說戲的；找文武場的人。我有一個舅父是老票友，把他請來當總提調。前後台的一切事他全明白；叫他給出主意，咱們照辦；管保像個樣兒。叫他給勾幾位票友的下手兒來；好當配角兒；省得淨唱五家坡，秦蘭會，那一類不配角兒的戲。一個月化幾百塊，就夠開支了；大家分擔，一位也不過出二三十塊錢呀！』

張大少爺道：『笑話！那兒有那個理！幾百元還用湊嗎；一切開銷，當然是我負責任。二爺您就費心去辦吧；錢和我說。』

李智聽他們這俱樂部是決定了；並沒聽得關係余志恆等的談話；決意往醜紅軒去看。便轉身出離張宅；遇見一輛人力車，便跳上車去；這個車夫跑不動，比自己徒步走還慢；李智心急，只得跳下車來；給他五個銅字兒；自己大踏步走了。

劉錫什庫胡同留神查看門牌；見一家門外停着一輛玻璃馬車；還有六七輛人力車那家的臨

壁是一百六十九號；料那停車的大門，必是一百七十號隣紅軒。不便到門前，看着門牌恐啓人疑；隱身在牆外垂柳之下；向四外察看。見一人由東走來；走至切近，才看出是隊員金堅。李智口中輕夕打了一聲唻；金堅也回答一聲，便走到樹下；見是偵探長他行了一個禮，低聲說道：「偵探長您才到來呀；晚一點兒了；已竟走了十幾個人；這是一個俱樂部，叫作隣紅軒；中國人外國人，男的女的都有；您請進去看々吧；蔣械生還沒走哪。」

李智點頭，見四外無人行走；便越牆而入。在東廂房牆角隱身看時；見正房雖有燈光，並無人聲。心中疑訝；便由東廂房後面，繞往北房；見一個月亮門兒是通後院的；才知道後面還有一層房屋。幸而院內栽着不少的花木；可以隱身之處甚多；便隱々藏々の進入月亮門。耳中忽聽一陣笑聲；便由院的東廂房後；繞到北端；見一個垂花門。以爲還有第三層房屋；進入垂花門看時；原來是一所小花園是夜有點陰天；月光被浮雲遮掩，不很明亮；園子裏的景物，遠處瞧不清楚。但見參差不齊黑忽々的高矗着，想是假山。見正房北窗射出燈光；照見幾棵矮樹；那矮樹離北窗不過四五尺遠；便將身隱在矮樹之旁；由玻璃窗向屋內看。見是五間大房；西首有間壁是兩間裏屋；外間的三間房通連着；靠着四面牆壁放一些各式的茶

几；藤椅，沙發，躺椅全有；地當中是三張八仙桌湊在一處；上面鋪着白台布；桌子上放着一些酒瓶；圍着桌子坐了十五個人；六個女的九個男的；正在吃酒；每人面前放着刀叉白磁盤子內盛着菜；吃的是西餐。

見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高鼻子人，坐在主位；見他舉起玻璃酒杯說道：「衆位請再乾一杯。」

席上的人們也都舉起杯來，一飲而盡；互相照杯。挨着主位的第一席坐着的，正是在張宅嚼虹霓關的那位天津王小姐；她只將酒杯舉一舉，仍舊放下並沒喝。挨着她坐的是一個外國人；大約不是英國人，就是美國人；操着不很流利的中國語，說道：「密斯王，請乾這一杯呀。」

王小姐忸怩的說道：「對不起，我的酒量兒淺；這香檳酒力量太大；連方才那一杯我都是勉強喝的；若再喝一杯就得醉；吐天哇地的不好看；請恕過我吧。」

對席的一個分髮俊秀人物說道：「舍妹實在量狹；香檳力猛，她平常是一杯也不喝；今天主人的盛情難却，撥不開主人的面子；她才勉強着喝那一杯。闔席大家飲的正高興；你一個

人不喝，未免使衆位掃興；你喝花貂酒陪着，多喝幾杯不致於大醉吧。」

緊挨着他坐的是一個洋妝的極漂亮美人兒；她笑着說道：「還是老大哥疼妹妹；替她想出這好主意；她喝花貂陪着我們喝香檳；十杯花貂也抵不住一杯香檳呀；月芳妹妹，慫若喝花貂，我也不喝香檳了。」

王小姐的大哥說道：「慫不能和月芳比；這香檳酒你是自幼喝慣了的；月芳妹自幼就不敢喝香檳，藍白地，威士忌，這一類的酷烈酒；小妹妹喝醉了；還得大姐々勞神照顧她；慫不是自己找麻煩嗎？」

挨着洋妝女人坐着，面貌和說話這人相仿；年歲不過二十二三歲；見他插口說道：「凡飲酒或吃東西，最好是各自本人適意；吃下去才不傷身體；營養有益；勉強不得的。女人身體比男人嬌，自然氣也弱；喝烈性的酒，是不適合衛生的。尙女士雖然比妹妹強健一些；但也相差不了許多；若不是特別嗜好香檳；最好和妹妹同喝花貂；免得喝下去之後不好過；慫說對不對呀？」

尙女士笑道：「兩個哥哥都替妹妹討饒了；面子重，只好允許你喝花貂吧。」

那邊一個年歲稍大的伴妝女人，格格的笑著，說道：「雲妹，你別誤會了人家的好意；王二爺不僅是替月妹要求喝花貂；同時也怕你喝香檳不就化，請你喝花貂，這是體貼你呀！」

尙女士點頭笑道：「嫂子您說的不錯；王二爺關照我謝謝吧。」

主人說道：「姐夕和王小姐喝花貂，叫別人都喝香檳；這未免太不公平；我看這樣辦才公平請在席的女士們隨意；願意喝花貂就喝花貂；願意喝香檳就喝香檳；那一位喜歡喝啤酒，就請喝啤酒；）這辦法衆位同意嗎？」

席上幾個女人都鼓掌贊成。一個南京口音的立起說道：「我有一個意見，說出來請大家斟酌；香檳性烈酒量兒淺一點兒的，不能多喝；是必得不待終席就醉了，離席而去；席上出幾個空位；也很掃興。莫如大家都喝啤酒；儘力的喝，也不致於就醉；海量的人喜歡香檳，就請自己隨意喝；這樣兒不拘束，才可以多喝一會兒盡歡而罷；不知道衆位同意不同意呢？」

主人說道：「沈二爺說的有理；簡直就香檳白藍地啤酒花貂都預備着；各自隨意喝；好多坐一會兒；多吃一點兒菜；免得喝醉人。」

席上衆人一齊鼓掌；少時桌上又添了銀酒壺，和貼着金三星商標的瓶兒。

喝了一會兒，忽聽一個胖子說道：「沈怡老弟，來々々哥兒兩個碰々々杯。」

先前說話的那個南京人，舉起香檳杯來說道：「碰就碰香檳，紹酒沒勁。」

胖子笑道：「這是紹酒嗎？你看々々是不是白藍地；香檳白藍地不一樣嗎？」

兩個人立起身來，手舉酒杯微一接觸；然後一飲而盡；互相照杯。

李智心中一動，看着這姓沈的面目透熟；想不起在那兒見過。又想沈怡二字，也想不起這名兒聽誰說過。暗自咕噥他是禮儀的儀？還是聽胎的胎？心中將沈怡二字反來覆去的思索。

忽然想起還有悅怡的怡字，也許他叫沈怡。又仔細端詳他的像貌；端詳了半晌；忽然想起馮翊雲的遺物，那本（愛之花）書中，所得的照片兒；照片上的人，很有些像這個沈怡。像片似乎比這人瘦一些；書本上寫的是水心贈贈；水心二字，與沈怡有甚麼關係呢？忽然明白了，他名字確是悅怡的怡字；沈字的偏旁是水，怡字的偏旁是心；所以他署名水心；這一翻書後白跑；無意中遇見他，明天開始偵察他的踪跡吧。

忽然想起那韓絳生，方才金整說他沒走，既沒走，當然在座，那一個是呢？便將列席的人，

一個一個的細看；面向北坐的人們，全不是；面向南坐的又背着臉，瞧不見面目；此時席上已竟五魁八馬的猜起拳來；亂讓了一陣；忽聽一個上海口音的人說道：「喂，蔣老弟；你不要這樣不高興；一人向隅，滿作不樂；你又不諱話，又不猜拳；低着頭只管自己喝；這真是蔣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了；你可曉得愁悶的酒，是容易醉的呀！心往開廠裏想；憂愁出來後悔就遲了！」

面向南坐的一個矮身量人說道：「蔣老弟有甚麼心事，連這樣的良朋艷友美酒佳肴，都提不起精神，忘不掉煩惱呀？」

見北面靠近桌子角處，坐的那人搖一搖頭，低聲說了一句話，也沒聽見。

那上海人笑道：「你不知道蔣老弟現在悼亡嗎；他的未婚妻死了。」

矮子說道：「怪不得這樣兒不高興呢；遇到這種不幸，就得自己寬解；我給你出個主意；你必須這樣的想——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長久這樣設想，自然就減去許多愁思了。」

挨着矮子坐的一個女人說道：「還沒結婚，就有這麼深的感情，足見蔣先生是個情種；真

正令人可敬；死的那位掛名蔣太太，九泉下也瞑目了。」

上海人笑道：「錢小姐你把蔣大爺看得那樣兒的傻；甚麼叫掛名蔣太太呀？依我說早已名實相符了；他能夠守着豬頭吃素嗎？」

這句話說完；許多人拍起手來。主人便要求叫蔣械生追談以前的樂事；和未婚妻預支花燭的經過。闔席一齊鼓掌；七言八語的催他快講。

蔣械生立起身來說道：「衆位不知詳情，聽我報告。已故的未婚拙荆，乃是我的表妹；我們兩個自幼就在一處；婚姻是兩家的老人給訂的。雖然她不小家子相，見我就深；可是家姑丈是一位老道學；她也重賦一些道學的餘毒。雖是未婚夫婦；她對於我那裏肯以詞色；我若想要和她一同出來逛夕；不定說多少回，她實在却不開情面；才肯答應我。別的話，那兒敢和她說；兩個人談話的時候兒；摸一摸她的手都不成啊！」

衆人同聲笑起來；笑了一陣；一個南方人說京話的說道：「小蔣狡獪，我們不要信他的；如果他那太夕若似他所說的一樣兒；他決不能這樣兒的哀悼。他這是餽詞；還得報告自由洞房的經過。」

衆人又鼓掌和哄笑。

蔣械生說道：「他這是作弄我，衆位不要信他的話！憑良心說；拙荆她既然那樣兒的固執；我當然是不喜歡。若論學識容貌；我還真是愛她。因爲她這古板勁兒；我自己時常想起就發愁；將來結婚也免不了惹氣吵咀；她定然不肯隨着我和朋友們交際應酬；按她的這拘執性兒說；死了也好；免得將來掏氣。可是我們兩個自幼就在一處；我又愛她那模樣兒；她一向待我，也有許多深情蜜意；我怎麼能夠忘得了？每在花前月下，想起她來我就傷心；這是感情的作用呀！衆位請饒過我吧；不要聽他們挑撥；我挨着位的給斟一巡酒，那還不成嗎？」

主人說道：「看他說的這樣兒可憐；我們就饒了他吧；光斟酒不成！你得每位陪一杯才成？」

蔣械生說道：「可以可以。」便出離座位，一手端着酒杯；那一手拿起紹興酒壺；先由那洋人斟起；那洋人却不肯喝花貂；口中揆皮西狄鬧了一陣；那蔣械生也和他翻了一陣；結果是兩人用白藍地對了一杯；喝完了，那洋人說道：「衆位都和他喝白藍地！紹興酒沒意

思。」

席上有多半鼓掌的；蔣械生只得拿起一瓶白蘭地，挨着位的碰一杯酒；只有幾個女人，仍舊用花貂碰了一杯；他轉到桌子南面時；臉向北站着；李智看得真切；正是那蔣械生。見他轉完了這一圈兒；身軀恍々惚々的回歸原坐；已經有幾分醉了。

這一席酒他們吃了有三個小時；一個々喝得東倒西歪；語無倫次；蔣械生首先離開坐位；一躍歪邪跑到沙發上倒下，沉沉睡去。

沈怡拉着一個女人要跳舞；那女子也有七八分酒意；兩個撲在一處耍跳；眾人說笑亂唱亂吵；見那尙女士拉着王小姐走進西裏屋；那洋人和幾個男人，一齊告辭。

李智料他們不久就散，忙由來路回到前院，越牆而出。見金堅還在遠處徘徊着，忙到他身邊；對他說了情形。金堅和李智都隱在垂柳之下，又等了許久，才見客人陸續走出來；沈怡出來時，李智用手向沈怡一指，金堅便尾隨在後，走出胡同去了。曉得蔣械生醉倒，暫不能走；李智才回宅休息。

次日金堅報告；沈怡住在金台旅館三層樓上八號；李智命他多帶二名隊員，分班偵察沈慧二

入的行動；金堅領命而去。

王用勤指着一張報紙說道：「大哥，您看看時評；對於咱們加上譏諷言語了。」

李智皺了一下雙眉；淡淡的說道：「這還不是意中事嗎？」說罷輕嘆一聲。

王用勤說道：「說也奇怪，怎麼這幾案都一點證據也沒有呢？這是甚麼道理呀？」

李智說道：「到這時你還不明白甚麼道理嗎？從前我也和你談過；你總是不細心；還說奇怪；奇怪甚麼呀？你不想這這幾條命案；如草灰蛇線都在有形無形中有些關聯嗎？總而言之，作這幾案的凶人；都是明白法律的知識分子；他們未曾作案之先；便預先計畫怎樣兒下手；怎樣方才可以不留痕跡；怎樣的銷滅證據；只要使我們得不到證據；他便坦然的逍遙法外。一任我們怎樣偵察；沒證據便不敢逮捕他；便是根據着我們的偵察和推想判斷，而逮捕了他們。他們也會早將偽造的反證安排好了；使我們勞而無功。他們將法律作他們的護身符；我們只要強制便是違法；這是謀略計畫的犯法作惡；與那魯莽明火強搶的不同。明火必煩人多，人多就不能全都精明，容易遺留痕跡，我們就容易護得證據。這種謀略強人是在密秘裏自己進行；決沒有共同犯。他作了犯法事，還裝好人；用種種手段掩飾他的犯法；假若

咱們逮捕他；便會有人說咱們錯誤，而替他作反證。在得不到充分證據之前，若還捕他；必然與事無益，還打草驚蛇。現在我認爲有很重大嫌疑的三個人；除去那余志恒已經躲避之外；那兩個現在眼前；他們敢坦然不躲避的原因；就是沒有證據。那蔣穉生更狡猾，他在人前愁眉苦臉的作出悼亡的神氣。欺騙馮湘雲致死的，那個署名水心的；他真名叫沈怡；是怡然自得的怡字；他用字的偏旁署名；那照片大約是早照的；和現在本人不很相似。照片署名都不成證據；只有查對筆跡了；待得到筆跡再說吧。先農壇朱梅影這一案，更糟糕；一點兒入手的線索也沒有。照這局勢看去，我們受社會責難的日子又到了；報紙上的譏諷，還不是應該有的嗎？」兄弟二人談了半晌，各自辦些公事；到下班時，各自回寓。

是夜十一點時，李智來到隣紅軒門外；金堅迎面走來；和李智到牆角邊站下。金堅說道：「白天五點鐘以前，沈怡就到這兒來了；那蔣穉生始終沒出來。那邊停着的那輛玻璃馬車，是馬總長少爺坐來的。那個穿白邊兒藍衣服的自用車夫，是美國公使館書記太落斯的車夫。」

李智點點頭，命他仍在門外守候；等我出來見面再說。說罷見往來並無行人；因今夜月光明亮，便尋一個柳枝飄蕩的地方；跳牆進院。走到東廂房牆角時；耳中聽得音樂之聲；藉牆

角隱身向院內窺探；見正面大廳屋中，燈光輝煌音樂悠揚。自己一想，今夜月光裏不能立在窗外窺察；後院廳房不知有人沒人。想罷便由東房後面，繞至月亮門；進入後院向正房察看；見屋中也有燈光，却不見人影兒。料人們必然都在前廳；後院必然沒多少人；藉着花木隱身，三五步跳至前廳房的北窗外；見一棵垂柳，柳線飄揚直拂北窗；便攀枝上樹，將身隱在密葉柔條之內。由玻璃窗向屋內看；見屋內很寬闊；佈置成一個舞場之狀。靠西牆設一個高約一尺多的台子；台上坐着四五個人；手內各持樂器吹奏。台下圍着牆壁放了一周桌椅；堂中一片舞場；此時已有十餘對男女在場裏相抱跳舞；還有六七個人在椅上坐着喝茶。跳舞的人們，隨着音樂的節奏，舞得正在起勁；喝茶的人們都擎着茶杯呆々の瞧着。這種男女相抱，三步一轉身的趣味；李智不曉得。見屋中人們若癡若狂的情形；不由暗自好笑。

向這些喝茶的人，仔細察看；見蔣械生獨自一人，坐在西南角音樂台邊的一個茶几旁喝茶；也是悠然神往的呆看着。曉得他還是挑着悼亡的招牌；以掩飾他的醜惡；假使若是真悼亡；又不能到這燈紅酒綠的熱鬧場中來了。又一轉念；他這種作偽有甚麼用意呢？難道他曉得我在暗中偵察，作出這樣態度爲的欺哄我嗎？但他並非只欺哄着我，他是連這一群人也用這假

面具欺哄着；莫非這些人對他還有甚麼監視和考察嗎？看他們的奉動也不能。轉念一想忽然想起昨夜那女人說的話；蔣械生是對於這邊的某女人懷着野心；利用周硯芬之死，他這樣哀悼表示他是情種；欲藉着這表示以博得某女士的同情。對了，他一定是爲此。大約在這裏也聽不到甚麼有關係的話；莫若趁着蔣械生在此處留戀，我到他家去查看一下。想罷便退出院外；見了金堅，仍命他在此監視；自己便往南鑼鼓巷二百二十號去查看；結果是白跑一鋪，毫無所得。

次日夜間又往金台旅館沈怡佳的房間內搜查，也是毫無所得。

先農壇女屍一案，轉眼過了一個多月；李智是一點證據也沒得到；心裏焦灼的了不得。各新聞紙又一致的不滿意；諷刺的一天比一天重。使李智十分難堪；雖然竭盡了智與力；也沒獲得證據。

這樣的又過許多日期。這夜李智在私宅臥房中睡得正濃；忽然被電話鈴聲驚醒；忙起床去摘下耳機，說道：『你那兒？我是偵探長……寶禪寺街九十八號……人命案件；我即刻就去。』掛上耳機，忙々穿好衣服；携了應用之物；直奔西城而來。

看手錶已到六點四十分，才來到靈禪寺街；正向門牌尋找九十八號；見一名警士走來行禮；說九十八號在西口兒裏不遠；是秦將軍的公館。

李智隨着警士來到秦公館；見該管的巡官立在大門洞內，行禮之後引着李智走入院內。署長由客廳走過來讓進屋中；落坐後，一個四十多歲的僕人說道：「敝上秦將軍於三月間帶着太太和少爺回亳州原籍去了。這兒只有姨太太和小姐帶着我們幾個下人看家。夢想不到，出了這個大亂子；我們正睡着；被鎗聲驚醒；忙起來查問。聽上房喊叫；跑到上房，見尤媽兒和姨太太都立在小姐臥房的門外；喊叫小姐不見答應。我就知不好；急忙找一個小刀，將門門撥開；進屋一看。見小姐被打死在床上；西窗大開；賊人大概是由西窗走了。我忙告訴姨太太和女僕，千萬別動；等候警察來了再講。我便打電話給署長；那時是六點十分。偵探長怒仔細給察考察考；將軍不在家，姨太太雖然是小姐的生身之母；可是這副重擔子都在我的肩上擔着；我那兒能擔得了這樣大事；就得求您哪多費心，多幫忙吧。您若能把這事查得水落石出；就成全小子我了。」

李智見他那焦急的樣兒，十分同情；便命他引導到小姐房中去檢察。

內宅在第二層院子的正房；李智和署長隨同僕人走進去；見門外立着一名警士。僕人引入西屋便停止脚，說道：『原先姨太太住在這屋；太太住在東屋；太太走時，叫姨太太搬到東屋去住；好看東西；小姐在裏屋住姨太太怕她害怕；就叫尤媽兒住在這外屋。小姐在會上也不長回來；這幾天太熱；小姐嫌會上熱，才回家來宿；不料出了這個事！』

李智聽說在會上住，便問甚麼會？僕人答道：『新女性共進會；小姐是會員，在那兒補習。』

李智點點頭，掀起竹簾先自推門走進西裏屋。見靠東牆放着一架網絲床；雪湖色的洋紗幔帳，並未垂下，在帳鉤上掛着。床上仰面躺着小姐的屍體；面上帶着血污；屍體下半身蓋着夾紗被；上半身在被外；穿着白色睡衣；涼蓆和藤枕土面，在頭部處都積着一片血。鎗彈是由左頰射入，從右頰穿出；又穿過幔帳去，射入牆壁。檢看那藤心的涼蓆，並無異狀。用手去摸脈搏，已竟停止；屍體已竟挺屍。李智連夕搖頭口稱奇怪。向地板上看，並無腳印和別的異狀。便和署長說：請他命警士去；就近醫院請一位大夫來；叫他攜帶着檢定應用之物。署長便去分付警士照辦。

李智回頭將僕人喚進屋來；問道：「方才你和姨太太同時進入這屋嗎？」

僕人說道：「是的！姨太太，尤媽兒，陳媽兒，褚吉祥，和我——我名叫韓忠良——我們五個人一齊進來的；楊大成和孫喜祿後進來的。」

李智問道：「你們進屋時，就是這個樣兒嗎？小姐的屍體沒動嗎？」

韓忠良說道：「我們進來時，就是這個樣兒；姨太太見小姐臉上流血，閉着眼不言語也不動；便撲上去喊叫幾聲。尤媽兒，陳媽兒也幫着叫；姨太太就拿手推她；推了兩下，我見一推她，她的全身都動了；我知道這是挺屍了。忙去攔住姨太太；叫大家都退出屋去了。」

李智問道：「你們公館上下一共幾個人呀？」

韓忠良說道：「上頭就是姨太太和小姐；下入我們四個男的；兩個女的；統共八個人還死了一位。」

李智便向這屋中仔細察看。見西窗雖開着，窗台上並無脚印和別的痕跡；靠窗是一個花梨條案；條案上堆聚着許多書；條案前放一張八仙帶抽屜的桌子；桌子上放着江西磁的筆筒兒；筆筒內插着十數支筆；挨着筆筒放一個紫石的墨海；旁邊一對銅鎮紙；墨海後面放一個

定時自鳴的馬蹄鐵；這馬蹄形開鐵後面放一塊大理石；這塊大理石厚有二寸，長寬五寸見方；拿起看々，石上的天然彩花並沒有出奇之處；仍放在原處。又拿起開鐵看時；見開針指在六點上，却稍微過了一點兒；也放在原處；將才放下，忽見有一段細線約寸餘長，繫在擊開鈴的那小錘杆上。暗自納悶，這是甚麼意思呢？一面想着，隨手將空筒內的毛線抽出一支；見是一支小楷羊毫，帶着銅帽兒。那筆帽兒很厚，還是圓尖；再看筆帽尖上，有螺旋的深紋；這是旋轉固定在銅筆架上的；怎麼取下來了呢？便將空筒內的毛線盡數取出來；見和這筆帽兒同一形式的筆帽，還有四個。暗想一個大些的筆架；多半是五個筆帽兒。他們將筆帽兒全取下來了；那筆架兒還有何用；心中很覺可疑；想了一想；便命韓忠良請姨太太過來。

少頃韓忠良掀起竹簾，走進一位四旬上下的婦人來；見她華屋先向床上一看，便流下淚來；一面用手巾拭淚；一面讓李智請坐。

二人在靠北牆的圓茶几兩旁椅子上坐下；姨太太先開口說道：「將軍不在家；公館裏出了道察大亂子；我實在沒臉見將軍和太太。久聞李先生是辦案的能手，請求格外費心；把小姐

致死的原因偵察明白；將軍和太太回來，我也好有個交代。李先生叫我過來；必然有事；有話請說吧；不必顧忌可以隨便說；這女孩兒是我生的呀！」

李智點頭說道：「小姐是共進會的會員；自然與普通女子不同，關於小姐的一切；因為偵察上的必要；是必須應該知道的；故爾和您領教。」

姨太太說道：「她名叫秦新民今年二十一歲；去年在女師範畢業以後；就入了新女性共進會作會員。因為她嫡母愛惜她，就縱壞了；三番五次的和將軍吵鬧；要求法庭解放她要自由。又說要經濟獨立。我們那兒懂這一套呢！她把共進會印的傳單，拿來給將軍看；我們才明白了。依着我就給她找個婆家，嫁出去就完了。她嫡母偏不聽；依着她的性兒胡鬧；替她和將軍說；允許她自由；又給她五萬塊錢，叫她經濟獨立。我當時就知道不是好事；再三攔阻；她嫡母反倒勸我。說：咱們三個人，只有這一兒一女；她已經成年，師範都畢了業；你還想管束着她；管到幾時為止呢？即便將她嫁出去；難道咱們還不給她弄點兒妝奩嗎？也得化幾萬吧；現在給她五萬塊錢，就算給她置辦嫁妝；省得她埋怨咱們作老人的糊塗，固執，專制，又是不開通，等々の話。她不過拿去五萬；其餘的無論如何也夠少爺念書和咱們三個

人的生活了。都是一樣投父投母來的，你別太偏心！先爲兒子作打算，不給女兒想。她父親已竟答應她，你不可再攔了。太太這樣說法；我怎麼敢再阻擋；她搬進去進會去之後；夜間不大很回寮宿；一個月只好在家宿三兩夜；白天倒時常回來。過機會我就勸她；她只是笑，或者說一句我明白。前兩天她回來說；會上宿舍太熱，回家來宿涼快一些；每天十多點鐘，或是十一點以後才回來。我這兩天就想查查她的錢化了多少；她回來的晚，總沒得便。昨天十一點鐘回來的，過了十二點，我喚她這屋還有動靜哪；天亮了鐘剛才驚醒我；我醒了就喚尤媽兒喊她；我忙跑過來也喊她；隨後僕人們也到了。弄開了門進來看時；她已經死了。李先生傷心悲憤；她一個女子，和誰能有深仇大恨；若沒有仇恨爲甚麼要打死她；自然是爲的錢呀。她父親若不給她這五萬塊錢，還丟不了這條小命兒；我以此事必由錢上起的；不知您以爲對不對？」

李智說道：「在您的理想中，是家賊是外賊呢？」

秦太太說道：「一定是外賊；家裏沒有不可靠的人呀！男僕們都是跟將軍多少年，又同過患難的人；女僕老陳也跟太太十多年了；只有尤媽兒是去年才來的；又是將軍的同鄉，都是

亳州人；也是可靠的！」

李智點々頭便喊尤媽兒進屋來。老尤察進來，眼睛哭得有些紅腫了；站在面前說道：「老爺叫我作甚麼呀？」

李智問道：「昨夜睡覺時，這西窗沒閉嗎？」

老尤說道：「那能不關，是我關的呀。」

李智問道：「這幾天小姐回來後，她都作甚麼事？」

老尤說道：「夜晚回來喝點兒茶；也許寫字兒也許看々書！」

李智問道：「寫字往甚麼上寫；往書本兒上寫，還是往別的紙上寫呢？」

老尤說道：「往紙上寫；好像寫信一般。」

李智問道：「這個關鈴的馬蹄鏢，近幾天小姐擺弄過沒有，這上的線是誰拴上的？」

老尤走過去拿起鏢來一看，自語道：「誰拴上的呢，拴這個作甚麼呀？啊，我想起來了；前天夜裏我聽得這關鐘兒響；想必是小姐擺弄着。玩兒來着這條線不知誰拴的，我收拾屋子的時候兒，好像還沒有；別人也沒進這屋來；大概還是小姐拴上的！」

李智問道：「你既然關了西窗，小姐又將窗開了；她開窗時，自然有個響動，你可曾聽見？」

老尤搖頭道：「沒聽見！也許我睡着了。」

李智走過去，將西窗閉緊；然後又開々；却沒有聲音。點々頭又問道：「你看々這桌子和條案上，缺少了甚麼東西沒有？」

老尤看了看，又翻着眼睛想了想；忽然說道：「咳，小姑奶奶都把我鬧糊突了。天々眼皮底下看着的東西都想不起來了；這桌子上的白銅筆架不見了；別的東西不缺！可是賊還能偷筆架嗎。」

李智方欲再問，忽見警士同着一個身穿西服的走進來，說道：「大夫來了」
署長和李智都站起讓坐；簡單的對大夫說了情形；請他檢定致死的原因。

大夫便去到床邊將屍體詳細檢驗之後；坐下說道：「據我檢驗這人是四五小時以前死的。

她的死因是服下去大量的催眠藥而死；死了二三個小時之後又被打了一鎗。可是這一鎗並不致命；偵探長必然看出來這破綻；所以叫兄弟我來檢驗；給作一個鑑定人；您是這個意思

吧。」

李智笑道：「您猜的一點兒也不錯；我來到時看這鎗傷，並不致命；不致命怎麼會死了人呢？又細看鎗傷處流下來的血也不多；又聽人報告說——他們聽得鎗跑過來，撥開了門；他們跟着姨太太走進來，對死者呼叫不應；姨太太手推屍體呼叫，已竟全身都動是挺了屍——我想由鎗擱到姨太太推她呼叫；這其間最多也不過半點鐘；若是被鎗打死的，那兒有這麼短少的時間就會挺屍之理。因此我猜想到死在前鎗打在後；但不知她吃甚麼藥死的；所以煩勞閣下來檢驗，作一個鑑定；勞駕勞駕。」

大夫口內謙遜着，由皮包內取出紙來；寫了兩張鑑定書，告辭而去。

此時已竟日上三竿了。李智和署長叫僕人引導着，來到西窗外；見坦平的土地被夜間露水潤得微微夕潮濕；並無入跡。見離着西窗不足三尺，有一眼井；井口上面並無井欄及轆轤之類。後邊是一個小花園，雜植許多花木；由井口旁有一小溝直通小園當中；原來是一面澆花的井。往井裏看，不過一丈三四尺便是水。一眼瞧見距井口下五六寸處，井旁木板上釘着一根四五寸長的新洋釘。

李智嘆了一聲，指着問道：「管家請看這根洋釘是早有的是新釘的？」

韓忠良看了看說道：「早先沒有，一定是新釘的！您不見洋釘上一點兒鐵鏽都沒有嗎？」

李智說道：「勞你駕，你去查問貴宅的人們；是誰釘的，有甚麼用處。」

韓忠良應了兩聲，是，是，轉身去了。

李智再向附近細查；見西窗台外面的磚，稜角殘落一寸多長；似用鐵器擊落的；是新狼跡擊落的碎磚屑，還在窗外牆根下。

見韓忠良走來說道：「回稟偵探長，我都問了，誰也沒釘；以前誰也沒見這根釘！」

李智點點頭，背着手一語不發；圍着井慢夕的走着；繞了二周；忽然抬起頭來說道：「管家，勞你駕；你取一根長繩，在一端繫上一個鐵鉤；或是一個鐵鈹竹鈹都可以；我要在這井裏撈取證據。」

韓忠良應了兩聲，轉身去了。

署長摸不清頭腦，笑着問道：「李老弟您要撈甚麼？證據能夠在井裏嗎？」

李智笑道：「我想要由這井底撈一支手鎗，還有一個銅筆架兒，還有……還許有別的東西。」

署長說道：「手鎗？賊人放完了鎗，就拋入井內的嗎？恐怕未必吧。」

李智笑道：「地面上灑土既沒有腳踪；窗台上浮土也沒是印；屋內地板上也沒有痕跡；請問賊人由那兒進去的？他會飛嗎？會飛也得落在屋中地板上啊。可見並沒有賊人呀！您別尋思是賊放的鎗了。」

署長說道：「您這一說，我更不明白了。沒有賊，是誰放的鎗呢？難道是死人自己打的？可是大夫又說，她死了之後鎗才打上的呀！」

李智笑道：「您說的對！的確是死人死過去之後，又自己打了一鎗啊。」

署長笑道：「笑話！死了以後，自己還會放鎗打自己；您這是聊齋，那兒有那個事呀！」二人正說着，韓忠夏同一個胖僕人走來；胖子手裏拿着繩子和鐵錘，笑道：「我由隔壁煤廠借來的鐵錘，您看能成嗎？」

李智說道：「成，成，很好；你把繩子拴在錘桿上；拴堅固了，別掉下去！」

胖子一面繫着繩，說道：「掉下去也不怕！井水不深，我下去撈也成啊！」

撿好了便到井邊將鉆子鬆下去；撈了幾下也沒有；又轉到西面去只一撈；聽他喊道：「有了；還很沉重哪；是甚麼玩藝兒呀！」

胖子一面說着，一面向上收繩子；少時收到井口；一把抓住鉆子桿兒向上直提；提上來時，見鉆子齒兒上掛着一根細麻線；和一個銅筆架兒；麻繩還在下面垂着；胖子喊道：「頭兒您伸々手幫個忙兒；往上拉麻線繩呀；下邊可還有東西哪。」

韓忠良過來將麻線拉上來，見拴着一顆手鎗，還有一個很重的布包；將布包打開看時，原來包的是三塊石頭；別無他物。

署長咋舌說道：「李老弟！真可以；真由您的話上來了；到底兒是怎麼一回事；您別和我講聊齋；詳細的說給我吧；要悶死了。」

李智笑道：「咱們進屋說去；速報告事主；您一聽就不說我講聊齋了。」

二人一同進屋，韓忠良將手鎗和筆架放在桌上。

秦姨太太說道：「手鎗真由井裏撈上來了；請李先生把這件事的詳情，細說々吧。」

李智便將手鎗裏未放的子彈退出來；然後將筆架立着放在西窗前案上書桌的上面。將手鎗夕口向着屍體；立着放在筆架上。指着說道：「小姐的自殺，已在幾天以前就決定了；她自殺的方法，是決定服安眠藥片。她爲甚麼要自殺，現在雖然不曉得；據我的猜測，她必是被入欺騙以致自殺。她對於欺騙她的那人，自然恨入骨髓；但是她活着若告狀或設法復仇；她又沒有告那騙子的證據。既沒有證據，空口告狀；騙子必要反搭一耙，說小姐誣賴他；還是復不了仇，又得丟臉面；同時又難見父母；所以他才想出這自殺假作被殺的法子。她死之後，我們見她是被人殺死的；自然要設法偵察；不必說家中的父母定要替她報仇。就是我當偵探的，職務上也必須破案。她必然以爲我們偵察，比她自己容易獲得證據；有了證據，便可將騙子按殺人罪處分；這樣兒一來，小姐的仇就報了。換而言之，就是小姐要用這假被害，叫我們替她報仇；這是小姐的一定心理。她若用手鎗將自己打死，又怕受痛苦；所以等死後鎗再响，免得受痛苦；這是小姐的用意。她利用她的聰明，想出這個法兒；先試驗鬧鐵的鐘鏗能不能牽動鎗機拔手；試驗的結果，可以牽動拔手；所以老尤聽她擺弄鬧鐵；那就是試驗。她又在六口邊釘一根大洋釘；又取三塊石頭用布包好；用麻線拴好；待老尤睡熟之

後，她開了西窗；這根拴着石頭包兒的藤線，就由西窗引入屋內。將藤線的這一端拴在筆架上；另用一段藤線，這一端拴在手鎗鎗尾繫索環上；那一端拴在繫石頭的長藤線上；將石頭包兒倚托在井口邊那根洋釘上；那石頭包兒下面有洋釘托着；上面有筆架兒拉着；暫時安穩不向下墜。她再用細線拴在鬧錶的鐘錘上；將鬧錶上在六點鐘處。她計算到六點時，藥力發作她已死去；那時子彈射上，也不知痛苦。她將筆架立着放在書桌上，手鎗放在筆架上；將鎗口對正枕頭；將細線的另一端拴個套兒，套在手鎗扳手上。她這樣準備就緒之後；才服下藥去，上床安睡；一心專候到自由之國去了。到六點過後；鬧錶的齒輪轉動，上邊鬧鈴的鐘錘振動；鐘錘牽動細線；細線牽動手鎗機的扳手；扳手一動，自然砰的一聲子彈飛出來。雖然射中頭部，却未中要害；只這一點兒破綻，使我疑心；才探知她的真象。這可以說秦小姐死的藝術研究，還欠精密。手鎗在發射子彈時，鎗身是有後退力的。鎗身在筆架上，鎗身後退，筆架兒必被牽倒。筆架兒一倒，拴筆架的藤線一鬆；在井口的石頭包兒失去上邊牽扯之力；只剩下邊的一根洋釘托着。一根釘如何能保持住平衡的均力；力量不均，自然要向重的一面墜下去。於是石頭包兒先墜下去；牽拉着銅筆架和手鎗也跟隨着由西窗躍出，落於井中。其實

拴在鎗機上還有一條細線；原可以有些留止的力量。無奈這邊的線太細，那邊的石頭太沉；細線掙不過重石頭；本可以牽扯着鬧饑也跟着跳井；無奈鬧饑後邊又有一塊大理石；鬧饑才被大理石強力留住。手鎗只得掙斷了細線，和弩架隨着石頭包兒到井底去了。當手鎗通過窗口之時，手鎗被石頭包兒大力牽扯；墜的勁兒很猛；往下一落，將窗台外面的磚棱角都砸落一寸多長；一根細線那兒能牽得住呢？這就是秦小姐假作被殺的計畫。她這雖然是自殺；也等於從前傳御狀的人，殺身鳴冤一樣兒。我們必須偵察出一切真情來；若能獲得那騙子的證據；將他置於國法；才可以使秦小姐瞑目。關於小姐的事；希望姨太太多告訴我一些；也許於偵察上有益。請問小姐的男友是誰呢？」

秦姨太太嘆一聲，拭淚說道：「自己找死又有甚麼法子。就因為我管束她；她和我貌合神離的，有甚麼話；也不和我說。從前在我身邊，她的舉動我處處留心；她也不敢瞞哄我。自從到共進會之後；雖然白天不斷的回來；她在外邊的事，一個字也不和我說；她有沒有男友，我往那兒知道去！我不是替女兒遮蓋。她已竟死了還要鬧女虛欺哄人；快死了連生身的母親都沒瞧出來；這樣兒的孩子，瞞誰瞞不了。何況是我呢？」

李智點點頭說道：「天氣熱，您命人去準備棺木成殮吧。這屋裏的東西，我有檢查的必要；希望得一點兒線索和證據；您請辦事去吧；這屋內叫老尤在此就成；我若想起甚麼話來，好問問他。」

秦姨太點頭退出屋去；李智便在八仙桌抽屜內察看半天，甚麼也沒得着。又將條案上的書簿，一本一本的翻着看，結果還是毫無所得。又命將箱柜都開開；箱柜也檢查了仍是白費事。這時秦姨太和老陳一同過來，給死者換衣服；老陳端着一盆水。李智只得停止檢查；叫老尤也去幫助；自己躲到外間屋來。

過一些時，僕人進來在堂屋停床；靈床停好，死人衣服也換完了；便抬到堂屋靈床上去。李智仍到屋裏，將死者的衣被檢查；還是白搭工夫。賭氣將幔帳一掀；見由幔帳落下一條手巾。拾起看時，見是一條極細的白絲巾；展開看時，見當中畫着兩個比目魚游行之狀；四圍畫了幾筆水草和水紋；畫得十分精美大方。巾角上畫着一個錢刀形的外線；裏面畫着一隻手一枝花。曉得這不幸的秦小姐；也是遇見獵艷團了。嘆息一聲，將手巾裝入衣袋；見已過十點鐘；自己還未吃早飯；便告辭而出。

就近到護國寺街同豐堂飯莊，淨面吃茶；酒菜上來，自己喝着酒思索；這案總覺奇怪。秦小姐既要偽為被害告她的仇人；就應當留一些痕跡，使仇人蒙着重大嫌疑。最小的限度也得將仇人的姓名居址表示出來；以便警官去探察；她怎麼片紙隻字也不留，叫我們往那兒偵察去。看她那假作被害的能力；思想上很為細密；焉能見不到這一步呢。或是她在共進會那邊留着痕跡，也未可知。便匆匆吃了飯，坐車回到共進會。

李智坐在客廳裏等候少頃，見尚會長滿面春風的走進來；李智立起相見後落坐；尚會長笑道：『我猜李先生今天來，必和以前來不同吧；有甚麼事呢？值得您冒着烈日奔走！您的責任觀念，實在令人欽佩。』

李智嘆了一口氣說道：『我自己也覺慚愧；那一次來，也沒帶過好消息；真是對不起的很；今天來還和前幾次一樣……』

尚會長突然立起身來，玉容驟變；張大了兩眼向李智望着說道：『難道我們同志又發生不幸了嗎？』

李智說道：『秦新民小姐又自殺了事已竟發生；您着急有甚麼益處；請抑制感情鎮靜心

神；這樣兒的熱天，不是鬧着玩兒的呀！鄙人說話太直，還望原諒。」

尙會長將桌子一拍說道：「李先生您的用心是仁人君子；我十分感激；請到宿舍向大家細談吧。」

她說罷便在前先走，李智隨在後面，暗自訝異。進入宿舍，大家都立起來，見李智在後隨着；又都變了疑訝的神色。

尙會長手指一張床鋪說道：「這是秦新民的床鋪，您若要檢查就請隨便檢查，我們此後不須要客氣，先請將事件的經過對我們說吧。」

李智見她如此說法，也不知她是甚麼意思；只得將秦新民的物品書籍詳細檢查。物品中並無可異；書籍中得着一本日誌；料其中記載的必有一些關係；便將這本日誌用手巾包好。再看別的書本，毫無可作參考之處；只得停止搜查。

尙會長見李智檢查完了；便說道：「先生請將秦同志慘死經過發表吧。」

李智點點頭，便將秦新民服安眠藥自殺又用手鎗利用鬧法作成被殺的情狀；詳細說了一遍。又說道：「秦女士用了這麼大的心機，想偽造被殺；希望我們誤認作被殺，便極力偵索

凶手替她報仇。既然是被對方的騙，傾害秦女士到自殺的地步；只要證據確切；便不是他殺的，也可以檢舉他；問實了他也有應得之罪；不必作這種假被害。只知作假被害，却於害她的人還守着密秘；姓名住址一切全不知道；我們由何處入手去偵索呢。我以為秦女士必有一個假證據；使我藉着那證據，便好逮捕那騙子；便是那證據稍差一點兒，我也要捉捕那騙人的賊。無奈秦女士見不到這一步，片紙隻字也沒留下，使我太失望了。現在連一點兒證據也沒有，一條線索也沒有，但憑我的偵察力，在北京城的人海中去瞎摸；請想這是多麼困難的事呀！不定費多大的力，偵察着那個騙人賊；沒有證據還是白費事；他明夕的站在眼前，也不敢逮捕他。逮捕他，我們就先犯了違法罪；國家的法律是這樣兒定的；我們有甚麼法子呢？鄙人不但對於新死的這位秦新民女士表同情，願意替她報仇使她瞑目。就是對於以前死的趙玉英女士，馮湘雲女士，朱梅影女士，也是一樣兒的同情。所以費盡了力量，晝夜偵察；這些日子，僅々偵察明白那騙人賊的名姓和本人。一點兒證據也沒得到；所以只能天天看着他，不能逮捕他；並不是鄙人不關心不盡力。這一案秦女士費了這大的心機；於我們辦案上還是絲毫沒有益處；還不知那一天才可以偵察出騙子的名姓和本人。搜查證據，更不知

何年何月方能搜得。這就是當騙子的利用法律作護身符；使我們得不到證據；他明目張膽的逍遙法外；叫鄙人有甚麼法子呢。」

在李智談話時，尙會長竟改變了她那兩個酒窩兒含笑；一張梨花臉和靄迎人的形像。她是忽然皺眉，忽然咬牙，忽然瞪眼，忽然嘆氣，衆會員們也都驚異。一個夕你望夕我，我看夕你；不知會長犯了甚麼毛病。待李智將這一篇話講完；她又長嘆一聲，請李智坐下。

李智便坐在秦新民的床上；尙會長說道：「李先生辦案的名譽，在北京是婦人小孩兒都知道；從趙會員自殺後，又出了兩案；直到如今，一案也沒破。我很疑心您對於女性解放運動，認識不清；故而對本會不表同情；不爲死者盡力；輕視女人。不然，不能破不了案。今天才了解您的爲人。方才在客廳裏，我被感情衝動；大約態度失了常度；您不但不譏笑我心小，經不得事故；反而極懇切的勸告我；使我心裏感覺着友誼的深切關照。我已經了解您的爲人；也知道您對女人抱着同情心，並不輕視女人。現在您這樣兒開誠布公的一說；我才知道您有如此困難；和不能破案的緣故；現在我已經完全明白您的心理和地位了。以後我們大可以合作；替女性芟除惡魔；給社會除去禍害；我們也入手偵察，自信於您多少也有些幫

助。這幾個殺人不用刀的凶手；他們都在那兒；請您告訴我。我去和他們周旋周旋；不知道您是否同意？」

李智說道：「尚會長我們是友誼關係；我不能不竭誠相告。這些壞蛋們，都聚在一處；現在去偵察，是極容易了；若想獲得他騙人的證據；恐怕難以辦到。您是一位社會期待很深的非常人物；不便和那些下流東西們在一處鬼混。他們是個團體；提起這團體的名兒，令人又可笑又可恨；這團體名叫獵艷團。就由這獵艷二字上着想；便可以知道他們作甚麼事了。每天有一些出賣靈魂的下流女人，和他們在一處享樂。您即便有拋除身分的勇氣；可是不論怎麼樣，您也是一個沒結婚的青年少女；一個純潔無垢的人；怎麼好跑到那下流污穢的人群裏去；我情願不要您的幫助；也不願看着您到那地方去；社會上期待您的，比這個重大的多；您這種設想，我不敢贊成呀！」

尚會長聽了面上現出爲難的神色；半晌說道：「李先生真是仁人義士的用心；使人感激不盡；既然如此，我就聽您的話，不去嘗試了。」

李智又勸說幾句，才攜着那本日誌，告辭自去。

回到警廳喝着茶休息；便取出秦新民的日誌翻開細看。見所記載的是亂七八糟；並不像日記的體裁；雜亂無章的亂寫一氣；並且還沒有正經事。最可笑有一條寫道（阿芳姐下基贏了我七個子，她就彈了我七下腦壳；我贏她五個子，她就不叫彈了，多麼小店兒呀！）她這日誌雖然沒正經，可是除了這日誌，又沒法尋線索；只得耐着性兒，一條一條的往下看。見一條寫着英姐的恒給介紹的品；他說是同鄉；口音又不像；臉那麼白嫩；襯着那片紅痣；瞧着很有意思的。

又一條寫着：「馬二姐也有試驗品了，她說姓水，品又說姓沈，我說你姓品吧；馬二笑起來；品還不懂。」

往下看又一條寫着：「八戒隱身和一個品在一處遊；還以為我沒瞧見，她就就隱起來，明天問々她，背着我作甚麼；看她怎樣回答」

挨着這一條寫道：「八戒隱身被我問短了；她和我說小話兒；不，我不饒他；他說品，姓蔣」

翻過一篇去又見一條寫道：「兩口兒請我吃擷英；死期百賴的請；怪難為情的我不去」

又一條寫着：「馬二的水，請我和馬二，便宜撈吃鴨子；真肥呀，滿口流油；馬二的袖子都油了」

又有一條寫着：「兩口兒邀我和英姐，還有恒；去逛萬壽山；我沒答應；叫他着一着急」

又一條寫着：「八戒隱身給蔣五千；她說煩他買東西，我看要危險吧」

又一條寫着：「英的恒不知往那兒去了；英不放心；叫我問兩口兒」

又掀過一頁見一條寫道「我穿綠綢大褂，胸前插一朵鮮芍藥；兩口兒說這叫萬綠叢中一點紅。我指着他的臉說；這叫點偏左了的射鵰。他急了，一口咬住我的手；手背都咬出牙印兒來了；以後改名叫狗吧；他喜歡咬人嗎？」

換着這一條寫道：「我問英姐的恒，那兒去了？狗說不知道；又說和恒沒很大的交情；認識還不到一年」

再掀過一頁，見有一條寫道：「英變了死英，爲甚麼要死呀？爲失戀嗎？可憐」

換着這一條寫道：「狗把恒罵；見了恒要咬死他；說他喪盡天良」

又一條寫着「馬二，水，八戒隱身，蔣，我和狗，六個在先農壇立誓——互相保守密秘；誰

洩漏，遭惡報；不得好死世々不得入身，水寫的黃表；大家都割破手指，用血畫的押。今天
我才知道；水叫沈怡；蔣叫或生，我的狗叫恩順；蔣的名那個字我不認識；水管他叫玉生」
再掀過一頁，見有一條寫着：「許多日不見水了；馬二偷着落淚；水不能像恆那樣兒吧」
揆着又一條寫道：「狗有個狗命，他又發了五千元的小財；當日就賺這麼多的錢；他真有
經濟知識呀」

又一條寫着：「馬二又遭了不幸；水真喪良心；今天偵察長閻；若不是起了大誓；我一定
舉發他」

揭過一頁又一條寫道：「今天我和兩個老同學在新世界玩兒，看見蔣同一個女學生携手上
樓。淑姐說和她是街坊；她姓周，是蔣的未婚妻；他們是姑表兄妹。八戒隱身又受騙；明天
得告訴她；叫她把錢要回來吧」

揆着又一條寫着「我的狗說，買賣股票他有個秘訣；他的資本少；所以賺的也少；若是資
本多；足可以致富。我說給他拿一萬元資本；他冷笑一聲，沒答言兒。我問他，他說一萬元
過見好行市，一天頂多也賺不了一百塊錢；不要我這一點兒資本。我談起蔣有未婚妻，欺騙

了八戒隱身；狗勸我別管人家的閒事；不許對她說。可是我已竟和她說過了。」

再揭過一頁，見一條寫着：「八戒隱身不知被誰搗死了；先農壇是我們起誓的地方；她應響了嗎？不知她洩漏了誰的密秘；大概不能將我的事和別人說吧。蔣若是有良心的，替她報仇才對。我和狗說，交給他五萬塊錢，替我買股票。他說要打算作，就多拿幾萬，這五萬值當作嗎？我說我只有五萬多了沒有；他說沒法子，我替你再墊五萬吧；賺少了金歸你，賺多了咱倆分。那兒找這樣便宜事去；我將銀摺交給他了。」

又一條寫着：「連日見狗愁眉不展，爲的甚麼呢？問又不說；明天一定問他個水落石出。」再揭過一頁，見寫着：「事情要不好，我的狗不知到那兒去了；倘若他走了不回來；我的錢沒了甚麼臉見父母。姨娘說的話，真就應了；更沒臉見姨娘；還許連帶着姨娘受父親的氣。天哪，保佑我的狗別變心哪。」

又一條已是最末的一條寫着「入活百歲難免的事，早辦晚辦一樣的辦；回家吧。」

李智看完這本日誌，曉得她的對象名叫呂思甯；騙去他五萬元。這個人，在醉紅軒或者張宅，必能尋得；但是一點兒證據也沒有；見面也不敢逮捕呀！這本日誌，只能作參考；豈能

作證據。再看日誌上的記載；不但周硯芬是蔣械生搯死的；連木椽影也是他搯死的；這樣凶徒，他還假裝悼亡；還想欺騙別人；真是可殺不可留。莫若我拚着受點兒違法的處分；將這幾個惡棍捕來刑訊；倘若問出口供，社會上除去一害；但是先得面稟總監，統子監若許可才可以辦。

自己想了半晌，決定如此辦；便去到總監公廳；面見總監，將這幾案的經緯，和實際情形；詳細報告之後；又將自己的意思說了，請求總監許可。

總監笑道：「你是被這幾案鬧糊突了；你不要聽王用勤胡說；依着他的性兒，甚麼笑話都許出來。不論社會上怎樣批評；報紙上怎樣攻擊；我們只抱定主意；第一守法，不貪功，不冒險，我們若作了違法的事；叫人家取笑；顯見得咱們能力短欠，胸中沒有一定見解；不能忍辱負重。第二不要自餒；不怕難，不灰心，抱定百折不同的宗旨；運用你的智與力好好去；必有水到渠成之日；何必故意違法呢。」

李智聽總監如此訓示，豈敢固執己見；只得應了幾個是，退出公廳。

王用勤迎面笑道：「您不和我說一聲，若說了我一定不叫您去，我已經碰過一回釘子了；

準知道您也得碰回來；老頭兒作事，那兒肯違謫呀。」

李智皺着眉說道：「總監說的是正理；我也不是不知道；既然不允許；就得另想法子吧。」

這一案發生之後，轉眼又過二十多天；這期間雖然不斷的到醉紅軒和張宅兩處去探；但是
一點兒證據也沒得；只不過到張宅看兩齣戲；到醉紅軒看一會兒跳舞而已。

這一日李智正在班上；私宅打來電話，說尚會長到私宅來了。李智曉得她必然有事；便將
秦新民的日誌用紙包好，攜帶回家；到自宅時，見兩位太太陪着尚會長談得正高興；見李智
回來，一齊立起身來。

李智笑道：「會長辱臨，蓬壁生輝；鄙人處在家接待，未免疎慢佳客。」

尚會長笑道：「今天無端到府上打攪；又耽擱您的公務；很覺愧對，您還這樣兒客氣；說
甚麼佳客，那兒有這樣的佳客呢？」

四個人一齊笑起來；寒暄之後，便長談起來；尚會長說道：「我早就應到府上來，遲々沒
來的原因；並不是我自外，存着客氣。因為我很明瞭李先生的苦衷；也很知道您的責任觀念

太重，因為那案件不能破獲，我到府上來了，就會使李先生的心焦急，因為這個我沒來。其實呢？因為案子沒頭緒，還限制住我們友誼的互相往來嗎？我的意料，秦女士這一案也不能例外；大概也是一點證據也沒得吧？」

李智笑道：「多承原諒，我很感激；這位秦女士却是例外；她還帶留下一點兒痕跡；雖然作不得證據；對於我們的幫助不小。朱梅影女士那一案，還有周硯芬女士那一案，這兩案的凶手也得了姓名和那本人；這實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國為周女士是凶手的未婚妻，故而推想到殺周女士的是她的未婚夫；却沒料到殺朱女士的也是此人。現在明白了，凶手蔣械生用拆白手段，騙去了朱女士二萬八千塊錢。他和未婚妻同游新世界；被秦女士瞧見；秦女士雖認識蔣械生，却不識他那未婚妻周女士。偏巧和秦女士同行的一位同學，和周女士是街坊；無意中閒說話，說他們是親表兄妹，也是一對未婚的夫婦。秦女士才曉得朱女士受了騙，回去便和朱女士說了，朱女士當然不答應蔣械生，必然向他要錢；蔣械生不知如何的掩飾，才將朱女士哄住。想必說和表妹的婚事，是父母包辦的；不能承認；一定和她離婚娶朱女士。他知道這樣空口擔塞是不成；又不敢和表妹提出離婚的話；萬惡的騙賊，他竟自將妻

妹周女士搯死之後，又懸在標上；作成自縊之狀。被我檢驗出來是先搯死的，後作自縊之狀；這消息傳出去，登在報紙上；朱女士自然也曉得此事了。蔣械生還想欺騙，說表妹自縊了；也用不着辦離婚的手續了；朱女士才曉得他的狠心辣手；豈肯嫁給這樣人。大約當面揭開他的殺人罪；和他絕裂往回要錢；惡賊用冷不防的手段，又將朱女士搯死；按我測度案情必是這樣兒。因為沒有證據，我不能逮捕他們；恨極了，我甘願受遠法的懲罰；想要捉住他們，用嚴刑逼問；問出口供給死者報仇。我不敢自己作主；我便去面稟總監，請求允許。被總監訓教了一頓；不准違法辦案。現在我是智力皆窮，也沒獲得證據；空瞧着凶手逍遙法外。這本目錄，您也可以携回去瞧瞧；就知道會員們的情形了。您對於教育方面，好加以改善。免得日後再發生這一類的「不幸呀！」

尚會長點頭表示謝意；又談了許久；才起身告辭；携着日誌回去了。

光陰如流水一般的過去，轉眼炎暑漸消，又到秋涼；這時交民巷新開了一家飯莊，名叫東亞飯店。天來蚌銀號的老板金作人，和李智王用勸是最近的朋友；這日打電話請吃飯；請李王二位到東亞飯店嘗新。下午六點時；李王二人來到東亞飯店；見是一所三層洋樓；樓下是

東亞跳舞場；二樓是亞東飯店；分設中餐西餐及茶點清茶咖啡部；三樓是東亞旅社；房間寬大設備華美。金作入定的是中餐兩席；列席的客人全是認識的熟人；大家見面免不了周旋一陣。入作之後；酒菜上來；做的十分精美適口；大家都很快；直喝到九點多鐘才散席紛紛散去。

李智王用勤二人下樓來到門外時；見一人正在飯店門前下車；付給人力車錢，便走入門內。李智認識是余志恒；便和用勤一啾咀兒；王用勤會意，隨在後面跟入門內。李智下了門前台階，走在那車夫面前；問他由那兒拉來的。車夫說，由太平湖咸良公寓拉來的！李智轉身進入門內；見王用勤立在舞場的門首；二人便走進舞場。永豐金店的經理滿恒謙，四民儲蓄銀行的經理袁善積，二人也是才由樓上散下來；進了舞場才坐下。見李王二人走進來，便起身招呼四個人坐在一處；要了四分咖啡喝着；李智暗中關照滿袁二人，不要露出我兩個的本來面目。若遇熟人，不要介紹才好；滿袁二人點頭會意。

這時由外面又走進二個人來；見余志恒站起招手；那兩個人便和余志恒坐在一處；和李智這張桌，只隔一張桌；那邊說話這邊正好聽見。

見余志恒很注意的向這邊一眼一眼的偷看；咀裏和那兩人應答着，却注意的偷聽這邊話。

李智暗中關照了袁滿二人，王用勤會意，便高聲說道：「金老板的交際聽說很寬，今天請的客人怎麼並沒有外人，全是金融界咱們這一夥呢？」

袁善積說道：「也許是分班請客，別的界的人們另請一回吧。」

滿恒謙說道：「金融界的人們，也沒全請；裕民銀號的吳經理，和大福號的魏經理，都沒請啊。」

李智說道：「不是沒請！吳經理，魏經理同我們的經理一同上漢口去了；金作人知道他們沒在京，所以就沒請他們！」

滿恒謙說道：「他們三位上漢口去有甚麼事呢？」

李智說道：「打算三號合資在那兒設一個工商儲蓄銀行；這是去和當地的同業聯絡。」

袁善積說道：「人位定了沒有呢？」

李智笑道：「主要的人位，已經決定了；您想要荐人是怎麼的？若要荐人就趁早兒說話；

別等人位那定了，那時再說就費事了。」

袁善積說道：「是打算荐一個人；他們都沒在京，和誰說呀？」

滿恒謙說道：「聽他的口語兒，和他說就行吧？」

李智笑道：「若是小位置的，我還主得了！」

袁善積笑道：「太好了，就拜託您吧；也不是外人；是我的內侄；小孩子有一個中等地位

號成；承保當然是我；放在帳桌上當內櫃，敢說可靠。」

李智笑道：「回頭您寫個條兒，叫徒弟給我送去；我的事忙，小心忘了。」

袁善積拱手連々稱謝。

王用勤笑道：「您的事真忙，忙急了只好跑到跳舞場來躲々。」

四個人一齊笑起來。偷看那邊余志恒時；見他已不作隄防；李智心中暗笑。

少頃見一個高個細條兒身材的走進來；余志恒立起招手；那人走過來，一處坐了。

聽那邊一個上海口音的說道：「阿七，你怎麼不約會張二少一同來？」

高個子用南京話說道：「張二少那裏肯到這兒來。他往醉紅軒去是戀着那位尙小姐；在那

裏跳慧和這裏不是一樣嗎？」

向東坐的矮子說道：「你看這十六號和那十九號兩個舞女，有多們漂亮；不比尙小姐差吧；張二少戀着尙小姐，能得實惠嗎？你應當和張二少說，舞場伴舞的可以隨便；多給她們一些錢；甚麼都辦得到。比尙小姐還漂亮；他就肯來了。」

南京口音的說道：「明兒我和他說々看；老爺，你怎麼不上醉紅軒去呢？我看那位大奶々異若華，對你很難；你沒瞧出來嗎？」

余志恒說道：「也不是沒瞧出來；我因為着沈，小薛，若品，都在那兒；恐怕受了牽連才天津那邊又沒幾個朋友，孤掌難鳴；不然，我就不回來了。」

上海人說道：「你上天津之後，張家門外天々有掛榜的，看了多少日子，甚麼也沒得着，就洩了氣；這幾天不掛了。上張宅沒關係。」

余志恒說道：「醉紅軒門外不能有站崗的嗎？」

向東坐的說道：「沒有！你只管去吧。」

南京人說道：「醉紅軒那些人，都向大小姐和王小姐轉念頭；我看那畢大奶々就不錯；

油米還是她大；揩油也容易；你不可失了機會；湊和的有了意思，那時不會把她搭出來嗎？這兒就很好。」

余志恆說道：「老吳你說的也對！明天再看吧。」

向東盛的矮子說道：「十九號很好，就是太高；我一個矮子搭配一個長身不合適；五號那個小孩子也很媚；和我比我還比她高哪；少時我照顧她一場。」

高身量的說道：「你嫌她高，和我可相宜；我照顧她一場試々。」

余志恆說道：「老七要佔十九號，老三就佔十六號，張二少來了，他喜歡那個，就讓給他；這是個面子，爲甚麼不費人情呀？」

上海人說道：「我佔十六號也成；你哪？」

余志恆笑道：「我瞧那個大娘兒們，很風騷的倒不錯；我想照顧她。」

上海人說道：「你們和那位王小姐舞過嗎？」

矮子說道：「那是寶物，那兒能到咱們手裏；那是禁樹，也別想到咱們口裏；在張宅，張家的兄弟兩個追求她一個；到醉紅軒，尙二少把持住了；張二少跟過醉紅軒來；也不由尙二

少懷裏完全奪出來；他却毫不灰退；還是積極的進攻；那兩個寶貝傳懷兒抱；不叫她得，別人如何能以親近呀。」

向東坐的南京人說道：「尙小姐叫那美國鬼子佔住了；講跳舞，自然是他們外國人跳得好；我留神看着，尙大小姐和美國人舞的時候兒；兩隻眼睛睜縫着，臉上浮着微笑；那是舒服暢快的神氣；和別人舞，就不那樣；那天和王世芳舞；睜着兩眼瞧着臉兒；總是愛她漂亮；大約不如外國人舞的好！」

余志恒說道：「她和王小姐的二哥王家芳舞的時候兒也是睜着臉兒；勁兒不小。」

此時音樂台上奏起樂來；滿恒謙忙趕到十九號舞女面前，拉着下場；那個老七來遲一步；只得退回座位。上海人也遲到一步，十六號被別人先佔去了；也只得退回坐來。李智不由暗笑。

李智坐在那裏，閉着的看着場裏的人們；見他們一對一對的舞得非常起勁；這樣男女二人攙抱在一處，三步一轉，不知有何趣味。

直到終場；各自歸座；李智覺得無味；對余志恒也沒有可偵察的；便和滿袁二人告辭；同

王用勸先走。

走在路上，王用勸說道：「這跳舞咱們也得學！看着人家跳，咱們不下場；覺得怪難為情的；跳好跳不好，也得下場跳一跳才是呀；不跳，坐在舞場有甚嗎意思呀？不但不好看相，也容易招人疑心；於辦事上有防碍；您說是不是呀？」

李智笑道：「這個活兒，我怕幹不了；學倒容易；三步一轉也很簡單；只是我不近乎這個。」

王用勸笑道：「您不遠乎誰近乎呀？咱們不是爲的辦樂嗎？就講不得不遠乎了。」

李智笑道：「你說的也是；我們閉着也練習練習吧；你有人教嗎？」

王用勸笑道：「我倒有地方學，只怕大哥沒處練習去；我替您介紹一個呀？」

李智笑道：「不必，我也有處學！」

王用勸笑問道：「像他那兒學去？得先告訴我；不然我叫嫂子問您。」

李智笑道：「你又想耍撇弄是非；撇弄人家也不信；何必呢？」

王用勸笑道：「我不撇弄是非；您告訴我，往那兒去練習就成。」

李智笑道：「你成了她們的坐探了；正經事上不知細心；這些閒事上，倒處處留心；我告訴你，你二嫂不是在補習所上學嗎？她一定會跳舞；回去就叫她教給我；豈不比找別人強？」

王用勤將手一拍笑道：「對了；我忘了您練習熟了才有意思哪；閒着沒事，擺上留聲機；擺上音樂片子；叫大嫂給看着；您和二嫂就舞起活兒來；舞一會兒，休息休息再換幾兒；那是多大的樂趣呀？」

李智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兄弟二人說々笑々の走着；忽見一人也身後越過，急匆匆的趨向前邊去了。

是夜月光如水銀鋪地，照得十分明；惟智已看清那人是蔣棧生；看他急惶行走，料必有事；便用手向前一指；王用勤會意，二隻腳下加緊；尾追在後；走了半晌來到錫什庫胡同，見他到一家門前敲門；看時，乃是醉紅軒；李智不由好笑。

收住脚步慢々走着，告訴王用勤，這就是醉紅軒；見門前停着兩輛人力車；大門開處蔣棧生已走進院去。李智和王用勤見胡同中無人行走；便越牆進院；見前廳並無人聲；李智在

前引着王用勤，繞至絲廳北窗外；向屋內窺探。見屋中散坐着十數個人；七言八語的似在議論甚麼事；醉紅軒的主人尙二少，在地當中背着手來往的走；仔細聽他們的言語，又聽不清。

忽聽一個保府口音的說道：「這件事我覺着奇怪；南池子那邊兒天夕賭；撲克，麻雀，牌九，甚麼都來；也沒有人問過；怎麼兒不成呢？」

一個北京人說道：「這裏邊可有個說兒。張家的老人作過總督；這些當官的，在他手下當過差的很多；老頭兒雖然死了；可是老面子還有。少爺在家又不招災不惹禍；有幾個朋友玩一回；官面兒上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假裝不知道。張大少還有一分兒差事；也得有個面兒；他一個在家裏；就不招風。咱們這兒，和那兒不同；若論老頭兒的交際，名聲，自然也有個聽頭兒。不過這不是家；這別墅就是俱樂部的別名；既是俱樂部，每天又有這些朋友們來往；人家就疑惑湊在一處賭博。老頭兒聯絡的是一般潤老；和下邊小差事沒聯絡；二少是更沒有聯絡。每天聚會一些人，容易惹人注意；跳舞會不能天夕兒開；自然就往聚賭上想。這不定訪查多少日子了；訪準了，才進來動手；若不虧太落斯書記官在這兒；咱們一個也少不

了，都得綁到衙門去呀！」

另一個人說道：「美國人當得了甚麼呢？奇文你不知道；別看有身分的當大官兒的巴結美國人；當小差的拿他們不當白薯。他們不犯法，當然不敢動他們。若犯了法，一定照公事辦。明知道管不了，人家不受中國法律制裁；也故意和他為難；給上頭找麻煩過照會；為得幾壓他們的氣餒，掃他們美國的臉面；那兒肯給他面子不綁大家呢？這面子還是在馬大少身上。所以馬大少說：我到統領衙門去一瞞；這些做友請賞個面兒呢那位連長就笑了；還那麼客氣說：您去一瞞更好；省得我們作難；公事上我也沒法子；對不起。先前美國書記官說話的時候兒；那位連長是甚麼神氣？把臉望着天棚，帶答不理的；連公事話都不和他說；我見太落斯一掏名片；我就知道不成；還怕作上勁兒，非帶着不可。幸而馬大少還有兩下子；先一說場面話；那些兵們就不那樣橫眉立目的了；我暗喜有門兒。後來馬大少一露字號；連長才答上眼兒；看那意思，那是打算進來拴上就走；不然，何必來一連人呢！」

另一個人說道：「論說他們軍隊也管不着地面兒的事；這是人家警察廳的責任；他們步軍統領衙門，只會捕盜拿賊，賭博的事他們那兒管得着，這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抓了去也得

給警察廳送云。』

先前說的那北京人說道：『您不知道；北京和天津不同；天津是全歸警察管；軍隊不管閒事。北京是文地武汛一樣兒的責任；文衙門是警察；是地方責任；武衙門就是步軍統領衙門——步軍統領就是以前的九門提督——是坊廂汛地責任；地面兒上的事，甚麼都管得着；人家是正責任呀！和軍隊的性質不一樣兒；像南北方的軍隊，人家再也不來管這個事呀！』

他們說他們的，尙二少一聲不響；只在地下來往的低着頭走。

蔣械生說道：『二少不必着急，這不是甚麼大事；馬少爺在提督衙門今兒晚晌若完不了；到明天上班的時候兒，我那個親戚打一個電話也就沒事了。反正官面兒已竟走了；快沒有今兒晚晌再回來重新再辦之理。敝親給統領衙門總理打電話；備過總理沒回宅；說下班就沒回去；不知往那兒去了。今天不能通電話，明天也橫豎等不上衙門；敝親一個電話就不完了。依我看還許用不着敝親說話；馬少爺必能辦個個落；馬總長的面子上，那兒不高看少爺一眼呢；您又何必這樣兒着急呀！』

尙二少立住脚步說道：『械生哥，令親完全答應了嗎？明天準能完嗎？』

蔣械生說道：「又不是外人；那是我的親表叔；甚麼話不能說；也別說我還在場，你的事還不是和我的事一樣兒嗎？表叔已竟睡下，我跪到臥房裏隔着帳子說的。表嬸說：你這孩子越活越回來了；這算甚麼大事；值得半夜三更的跑了一頭大汗；沒有明天了嗎？表叔說：大約這尙二少是他的親近朋友，所以他如此着急；馬少爺既去了，大概不究了；頂大了把尙二少傳去訓諭一番到頭兒了。你既老遠跑來，怕朋友丟了面子；我就給白總理打一個電話；告訴他別究了。你去往白公館掛電話，說我請白總理說話。我到外屋掛電話一說。那邊兒老媽子說：總理下班沒回來；大約是跟誰去打牌去了，我進裏屋和表叔說了；表叔說：你回去和朋友說吧；叫他放心睡覺吧；明天白總理上班，我給他掛個電話；叫他免究就完了；你去吧。我說：您可別忘了！表嬸您給想着點兒。表嬸笑着罵道：滾你娘的蛋吧；你的事，你叔叔還會忘嗎。我才退出來，和他的當差說；今兒晚晌我們的事若完不了；明天早起我給你打電話；你就去請老爺起床；或者叫老媽子先把太太請起來也成；起來之後，你給我回電話；我好請老人家說話。我安排好了才回來的；路上又沒遇見車；我怕你着急快往回跑；跑回來還是擋不住你着急；若沒有把握，我能說荒唐話嗎？」

尙二少說道：『我真怕把我弄到衙門去；不用說打一頓呀！就是臭罵一頓，臉面上也太難看。方才忘了；你和表叔該說；別傳我去，多罰幾百塊錢，也別傳我；那樣兒說就好了。』

蔣械生笑道：『放心吧，沒那個事！表叔的面子，白總理那兒能還罰呢？別着急了；我負責就完了；他若來傳我替你去；放心吧。』

尙二少背着的手，這時才放下來；說道：『表叔既有把握，我還着甚麼急……』

見由門外走進一個白胖子來；屋內的人，同時都站起來；一齊道辛苦。

那白胖子笑道：『大家都放心吧；事情不究了。』

衆人又七言八語說了一陣；尙二少連々拱手說道：『多謝多謝；馬老兄太辛苦了；敬一敬喝酒吧。』

馬少爺笑道：『天已一點多了，還喝酒；再喝又天亮了；涼々快々の睡點兒覺吧；我可不能陪了；明天見。』轉身要走。

尙二少攔住說道：『您忙甚麼呀？坐一會兒談々再走；衙門怎樣兒說的呢？』

馬少爺退了一步，坐在椅上；說道：『我坐車到大帽胡同統領衙門；到號房說了來意；號

房便將我名片拿進去了，過了一會兒他出來將我領到副官處。和王副官見面；他認識我；他說：您怎麼和一群賭徒湊到一塊兒去了呢？我早就接到報告；說那院子裏聚賭；我還怕有熟入兒；叫他們仔細訪察都是一些甚麼人；若有熟入兒給個信兒，以後別要了。他們報告說全是一群青年無賴；我怕賭博之外，再有別的作用；才派人去抓；想不到您來了；那俱樂部是誰設立的？我說：那兒是俱樂部呀！那是尙二少爺的別墅，叫作醉紅軒。尙二少爺名叫尙易今，是由美國回國的尙耀先老先生的次子；因為朋友們到家裏不方便；所以在別墅裏聚會。常常開跳舞會；在前廳佈置一個舞場；聘了幾位音樂家給奏樂；每天夜間都有二十來個人跳舞。舞乏了，大家玩一會兒撲克；雖然也是賭博，總比牌九，寶，差得多；大家都爲的是消遣；也不在乎輸贏上。到那兒去的人，全是中級社會以上的人；也沒有外人，全是朋友；從來也沒和一個外人；在一處賭過；您是誤會了。這一些人我敢保連一個賭徒都沒有；不要說下等社會的流氓無賴呀！這件事您能不能賞我個面子，從寬免究呢？他說：既然您來了，甚麼事完不了；您又知道底細，並無不良分子；我還能不相信嗎？這件事就作爲罷論；請轉對貴友說：以後總要收斂一些；免得不知內情的人們議論；跳舞會也沒有天天開的；好運動愛

跳舞，何妨到舞場裏去；其實跳舞也不是壞事；不過一群人天天聚會，就難免別人猜疑，既然都是朋友；我也不便存着客氣心；有話不說；我這是爲尙二少作打算哪。我當時謝過他的關照，便告辭出來；他送出我來，還說了兩句客氣話；看着我上了車，他才回去；我也回來了。今天已晚，明天再談吧；我要和衆位告辭睡覺去了。」說罷站起出屋而去。

尙二少送客回來；衆人又紛紛議論；尙二少說道：「打撲克不許可也罷了；跳舞怎麼也叫收斂呢？難道跳舞也不是好事嗎？」

一個矮子說道：「您沒聽馬六少說嗎；副官說，跳舞沒關係；就是不許聚會許多人呀！」

另一個人說道：「跳舞原是人多才有趣味；若是兩個人舞，音樂台上倒有四個入；那還有甚麼趣味呀！他倒會出主意；我們還不知道有舞場嗎？」

蔣械生說道：「官家的事兒，只在一時；他既然這樣兒說了；我們不能不避一避風頭。由明天起；願意跳舞的就請到舞場去；或是到張宅去也可以。二少爺也別在屋裏悶着；出去走走也好；張宅那邊也很方便的；還可以聽夕舊劇。在外邊玩耍三四十天，這風頭兒轉了；咱們再重新照舊跳舞聚會；他們也不能永遠監視着咱們；此刻每隔個五天七天的，大家聚會一

次也還新鮮高興；格外有意思；您看好不好呀？」

尙二少說道：「械生哥講的有理；從明天起，咱們就上舞場去；聽說新開了一個舞場；很有幾個漂亮伴舞的，咱們新鮮新鮮也好。今天眾位誰也別走；你們走了，我更難過了；咱們喝一個堵心酒吧。」

衆人七言八語，安慰尙二少。

李智見天已二點，便和王用勤輕々離開北窗；仍舊越牆而出；各自回寓。

次日上班後，兄弟二人商量；李智說道：「這幾天我正想到班定遠的那句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打算加入他們的夥裏去，又不得其門而入；却有了這個機會。他們既然每天到舞場去；便容易和他們接近了；咱兩個化粧每天到舞場去；一面看機會，一面偵察他們那幾個人；老弟你說好不好呢？」

王用勤說道：「咱們就是這個辦法；不過既要這樣辦；跳舞的技藝就得學呀！二嫂肯收您這個徒弟嗎？」

李智笑道：「我還沒問她，不知她會不會；倘若她也不會；怎麼教我呀？」

王用勤笑道：「兩個嫂子若都不會，您就得跟別人學；我想起來了；昨天滿恒謙不是下場來着；簡直您就跟他學吧；學會了再教給兩個嫂子。」

李智不由的哈哈大笑。

到下班時定規好了，十點前後在舞場見面；便各自回寓而去。

李智到私宅後，和兩個太太一同晚餐；喝着酒，忽然想起；便向曉珠問道：「你在共進會三四個月了；跳舞學會了吧？」

于曉珠笑道：「還問呢，那有甚麼用處呀？有那工夫，學幾個字兒念兩篇書；或是刺綉個花兒；連學着烹調一盤菜也比那個強呀！她們逼着非學不可；我的脚下又重，把人家張小妹的腳指頭都踩腫了；這是那兒的事！這還是兩個女的；若和男人舞去，我簡直是辦不了；殺了我也不幹！也不是誰興的；真缺德。」

李智笑道：「踩腫了人家的腳；現在好了嗎？我可有處弄好藥去！」

曉珠笑道：「你當我是牛？踩一下兩個月還不好；早好了，還等你給藥嗎？」

李智笑道：「每逢星期玩一會兒解々悶，也可以。」

明珠笑道：「你說的倒寫意，星期？一天一回呀！」

李智笑道：「我到底也沒看滑，到底是幾步一轉呀？回頭你教給我。」

明珠紅了臉笑道：「連我還沒學會哪；怎麼能教給你哪？三步一轉，我倒記住了。」

李智笑對太夕說道：「英才，你看明珠和我鬧鬼兒；她說謊是你教的吧。」

吳英才笑道：「別來邪以兒，不論誰教的；我妹妹和你撒甚麼謊了？」

李智笑道：「噢，你還問？她說連她還沒學會，不能教我；你信嗎？」

吳英才笑道：「她又不喜愛那玩藝兒；學的時間又少；那玩藝兒學倒容易；只須熟練；她

若會還能把人家的脚都踩腫了嗎？」

李智是道：「那是兩個月以前的事呀！現在還能踩脚嗎？」

吳英才笑道：「還是不熟，不是一樣踩嗎？」

李智是道：「一天得練習一次呀。」

明珠是道：「姐夕別辦了，說不過他！我上當了；你問這個作甚麼吧？」

李智笑道：「我要學。」

英才說道：「奇怪，真要學嗎？」

李智說道：「我幾時和你們說過謊呢？」

英才沉吟半晌，抬頭說道：「妹々教給他；不但他學，我也要學；你看好不好呀？」

李智仰面大笑，笑完了點頭道：「這才對我的意思；明天再買一個留聲機；兩個唱盤倒換着，音樂才可以不斷；咱們換着班兒經管唱盤；換着班兒跳舞；每天舞一會兒，那才有趣兒。」

英才笑道：「不出去跳嗎？家裏預備作甚麼呀？」

李智笑道：「家裏有人何必出去呀？」

英才方在沉吟不語，魏珠笑道：「好，我依你；我先教給姐々；再叫姐々教給你。」

李智道：「行，誰教都可以呀！」

魏珠道：「姐々您聽々，叫我試出來了；他必是要到舞場裏偵察去；須要跳舞；咱們教給他吧。」

英才點頭道：「對了，是這樣兒；你要學還不明說，這是何必呢？回家來還使手段！」

李智笑了一陣，便將實情說給她二人。

英才道：「爲了遮掩耳目，你帶着妹々一同出去；於你也有些補助！」

李智道：「到那時再說吧。」

由此爲始，在家練習跳舞。到九點半之後，便到東亞舞場去；直到散場才回來。

轉眼又過一個多月。李智王用勤每日化粧到舞場去；雖然和張二少，尙二少，及其他幾個人都認識了；對於余志恒等的殺人騙人證據；還是絲毫得不到；使李王二人十分焦灼。却又無法可想。

這一日由舞場回家，已將夜十二點；便脫衣安眠；還沒睡熟；忽聽電話鈴喇；李智忙翻身坐起；拿起耳機說道：「喂，我是李偵探長！你是那兒？……甚麼，出了人命……後海六十四號，尙小姐死了，死因不明……好，我即刻就去。」說罷掛上耳機；匆匆穿衣，要檢察去；豈知由這個死人的身上，引出許多人命；若問究竟，請看下集。

